

晨光文藝叢書

火葬

走舍創作



書叢學文光晨

編主璧家趙

種三十二第

行發司公版出光晨海上
號五一二路中州四

葬 火

作 創 舍 老



版初本慶重年四四九一
版初本光晨月五年八四九一
版再月一十年八四九一
版三月四年九四九一

權作著有書本

角三元二價基册每

序

在七七抗戰那年的前半年，我同時寫兩篇長篇小說。這兩篇是兩家刊物的「長篇連載」的特約稿，約定：每月各登萬字，稿酬十元千字。這樣，我每月就能有二百元的固定收入，可以作職業寫家矣。兩篇各得三萬餘字，暴敵即詭襲蘆溝橋，遂不續寫。兩稿與書籍俱存濟南的齊魯大學內，今已全失。十一月，我從濟南逃出，直到去年夏天，始終沒有寫過長篇。為稍稍盡力於抗戰的宣傳，人家給我出什麼題，我便寫什麼，好壞不管，只求盡力；於是，時間與精力零售，長篇不可得矣。還有，在抗戰前寫作，選定題目，可以從容搜集材料，而後再從容的排列，從容的修改。抗戰中，一天有一天的特有的生活，難得從容，乃不敢輕率從事長篇。再說，全面抗戰，包羅萬象，小題不屑於寫，大題又寫不上來，只好等等看。

去年夏天來碯，決定寫個中篇小說。原因：（一），天氣極熱，不敢回渝；北碯亦熱，但較淪瀟靜，故決定留碯寫作。（二）抗戰中會屢屢試寫劇本，全不像樣，友好多勸捨劇而返歸小說。（三）榮譽軍人蕭君亦五在碯服務，關於軍事者可隨時打聽。

天奇暑，乃五時起床，寫至八時即止，每日可得千餘字。本擬寫中篇，但已得五六萬字，仍難收筆，遂改作長篇。九月尾，已獲八萬餘字，決于雙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胃腸

，一切停頓。廿日出院，仍須臥床靜養。時家屬已由北平至寶鷄；心急而身不能動，心乃更急。賴友好多方協助，家屬於十一月中旬抵碣。廿三日起，緩緩補寫小說；傷口平復，又患腹疾，日或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寫完全篇，約十一萬字，是爲「火葬」。

寫完，從頭讀閱一遍，自下判語：要不得！有種種原因使此書失敗：（一）五年多未寫長篇，執筆卽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二）天氣奇暑，又多病痛，非極勉強的把自己機械化了，便沒法寫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機械化了，是否能寫出好作品呢？我不敢說。我的寫作生活一向是有規律的，這就是說，我永遠晝夜不分的趕活，而天把上半年劃作寫作的時間，寫多少都不管，反正過午卽不再作，夜晚連信也不寫。不過，這種細水長流的辦法也須在身體好，心境好的時候才能辦得通。在身心全不舒服的時節，像去年夏天，就沒法不過度的勉強，而過度的勉強每每使寫作變成苦刑。我吸烟，喝茶，楞着，擦眼鏡，在屋裏亂轉，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所需要的字句！勉強得到的幾句，絕對不是由筆中流出來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在一處。這些堆砌起來的破甌亂瓦是沒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紙撕掉另寫。另寫麼，我早已筋疲力盡！只好勉強的留下那些破爛兒吧。這不是文藝的創作。而是由夾棍夾出來的血！（三）。故事的地方背景是文城。文城是地圖上找不出一個地方，這就是說，牠並不存在，而是由我心裏鑽出來的。我要寫一個被敵人侵佔了的城市，可是抗戰數年來，我並沒在任何淪陷過的地方住過。只好瞎

課吧。這樣一來，我的「地方」便失去使讀者連那裏的味道都可以聞見的眞切。我寫了文城，可是寫完再看，連我自己也不認識了牠！這個方法要不得！

不過，上述的一些還不是致命傷。最要命的是我寫任何一點都沒有入骨。我要寫的方面很多，可是我對任何一方面都不敢深入，因為我沒有足以深入的知識與經驗。我只畫了個輪廓，而沒能絲絲入扣的擺裏而瑣滿。

抗戰文藝，談何容易！

有人說：戰爭是沒有什麼好寫的，因為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我以為這個意見未免太偏。假若社會上的一切都可以作為文藝材料，我不知道為何應當單單把戰爭除外。假若文藝是含有獎善懲惡的目的，那麼戰爭正是善與惡的交鋒，為什麼不可以寫呢？而且，今日的戰爭是全面的，無分前方後方，無分老少男女，處處人人全都受着戰爭的影響。歷史，在這節段，便以戰爭為主旨。我們今天不寫戰爭和戰爭的影響，便是閉着眼睛過日子，假充胡塗。不錯，戰爭是醜惡的，破壞的；可是，只有我們分析牠，關心牠，表現牠，我們才能知道，而且使大家也知道，去如何消滅戰爭與建立和平。假使我們因厭惡戰爭而即閉口無言，那便是丟失了去面對現實與眞理的勇氣，而只好禱告菩薩賜給我們和平了。

今天的世界已極顯明的分為兩半，一半是侵略的，一半是抵抗的，一半是霸道的，一半是民

主的。在侵略的那一半，他們也有強詞奪理的一片道理好講。因此，在抵抗暴力與建設民主政治的這一半，不但是須用全力赴戰，打倒侵略，他們也必須闡揚他們的作戰目的，而壓倒侵略者的愚弄與謊言。我們的筆也須作戰，不是為提倡戰爭，頌揚戰爭，而是為從戰爭中掘出真理，以消滅戰爭。我們既不能因冷淡戰爭，忽視戰爭，而就得到和平，那麼我們就必須把握住現實，從戰爭中取得勝利；只有我們取得勝利，世界才有和平的曙光。我們要從醜惡中把美麗奪回，從破壞中再行建設。這是民主同盟中每一個公民應負起的責任，為什麼作家單單不喜歡這個調調兒呢？這可就給作家們找來麻煩。戰爭是多麼大的一件事呀！作家從何處說起呢？他們不知道戰術與軍隊的生活，不認識攻擊和防守的方法與武器，不曉得運輸與統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後方的一切準備與設施。他寫什麼呢？怎麼寫呢？

於是，連博學的蕭伯訥老人也皺了眉，而說戰爭是沒有什麼可寫的了——我記得他似乎這麼說過。於是，戰時的出版物反倒讓一個政治家或官吏的報告——像威爾基的天下一家與格魯的東京歸來——或一位新聞記者的冒險的經歷，與一個戰士的日記，風行一時了。不錯，一本講戀愛故事的劇本，或是有十個嫌疑犯的殺人案的偵探小說，也能風行一時，銷售百萬，可是無奈讀者們的心中却有個分寸，他們會辨別哪個是天下大事，哪個是無聊的閒書。等到時過境遷，人們若想着反映時代的東西，他們會翻閱「天下一家」，而不找藏在後花園裏的騎爾摩司！而且他們

會恥笑戰時的文人是多麼無聊，多麼淺薄，多麼懦弱！

從這一點來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牠要關心戰爭，牠要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麼恰好是自取滅亡。可是，牠的願望並不能挽救牠的失敗。牠的失敗不在於牠不應當寫戰爭，或是戰爭並無可寫，而是我對戰爭知道的太少。我的一點感情像停在水上的一滴油，蕩來蕩去。始終不能透入到水中去！我所知道的，別人也都知道，我沒能給人們揭開一點什麼新的東西。我想多方面的去寫戰爭，可是我到處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詳。戰爭不是不可寫，而是不好寫。

我曉得，我應當寫自己的確知道的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戰放在一邊，而只寫我知道的貓兒狗兒。失敗，我不怕。今天我不去試寫我不知道的東西，我就永遠不會知道牠了。什麼比戰爭更大呢？牠使肥美的田畝變成荒地，使黃河改了道，使城市變為廢墟。使弱女變成健男兒，使書生變為戰士，使肉體與鋼鐵相抗。最要緊的，牠使理想與妄想成爲死敵。我們不從這裏學習，認識，我們算幹嗎的呢？寫失敗了一本書事小，讓世界上最大的事輕輕溜過去才是大事。假若文藝作品的目的專是爲給人娛樂，那麼像戰爭與和平那樣的作品便根本不應存在。我們似乎應當「取法乎上」吧？

有人說我寫東西完全是瞎碰，碰好就好，碰壞就壞，因爲我寫的有時候相當的好，有時候極

壞。我承認我有時候寫得極壞，但否認瞎碰。文藝不是能瞎碰出來的東西。作家以為好的，讀者未必以為好，見仁見智，正自不易一致。不過，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這樣的作品，要是擱在抗戰前，我一定會請牠到字紙簍中去的。現在，我沒有那樣的勇氣。這部十萬多字的小說，一共用了四個月的光陰。光陰即使是白用的，可是飯食並不白來。十行紙——連寫帶鈔副本——用了四刀，約計一百元。墨一錠，一百廿元——有便宜一點的，但磨到底還是白的。筆，每枝只能寫一萬上下字，十枝至少須用二百元。求人鈔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請問：下了這麼大的本錢，我敢輕于把牠丟掉麼？我知道牠不好，可是沒法子不厚顏去發表。我並沒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這一點聲明，我並不為求人原諒我自己，而是為教大家注意一點作家的生活應當怎樣改善。假若社會上還需要文藝，大家就須把文藝作家看成個是非吃飯喝茶不可的動物。抗戰是艱苦的，文人比誰都曉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費比較紙筆費還要少的情形下，他們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

三十三年元月於北碚。

不要說高粱與玉米，就是成熟最遲的蕎麥，也收割完了。平原變得更平了，除了灰暗的村莊，與小小的樹林，地上似乎只剩下些衰草與喜歡隨風飛動的黃土。近處的河流與鐵道；和遠處的山峯，都極明顯的展列着，彷彿很得意的指示出這一帶的地勢。這是打仗的好時候。

大山在西邊。我們不要說出牠的名字吧，因為牠彷彿已經不是山，而是一個偉大的會放射與接受炮火的，會發出巨響與火光的，會堅決抵抗暴力的武士。

山下有向東流的一條不很大，也不很小的河。河的北邊，無論是在靠近山脚，還是距山一二百，甚至于好幾百里的地方，都時常有我們的軍隊駐紮。我們的軍隊時時渡過河去殺敵；敵兵也不斷的渡過河來偷襲。這條渾黃，沒有什麼航船，而偶爾有幾座木筏子的河水，也正像西邊的大山，時常發出火光與炮響，成爲決不屈服的戰鬥員。

大山的脚底下，現在，有我們的一軍人。

河南邊，鐵路東邊，是被敵人攻陷的文城。

河北邊，在文城的東北約五十里的王村，駐着我們的一族人。

文城的敵軍，望見遠遠的西山，便極度不安的想起山下的一軍人——他們必須消滅這一軍人

，才能逐漸的「掃蕩」山裏的軍隊；他們只有消滅了山下與山上的軍隊，文城和其餘的好多地方才能安穩的爬伏在他們的腳底下。他們怕和恨西邊的大山，正好像小兒在黑暗中看見一個醜惡的巨人一樣。

同時，我們的駐在文城東北王村的那一族人，就像獵戶似的，不錯眼珠的，日夜監視着文城的敵人。只要文城的敵馬一往西去，他們便追蹤而至，直搗敵人的老巢。

地上連蕎麥也割淨了，西山的遠峯極清楚的給青天畫上亮藍的曲線。山峯高插入雲，也彷彿是一些利劍似的插入文城敵人的心中。

右縱隊自文城附近渡河，再向西；左縱隊自文城先向西，而後再渡河，敵人分南北兩路進攻大山腳下的我軍。

王村的一族接到緊急命令，以先頭部隊兩營渡河南進，相機襲擊文城和車站。

由全旅選派的便衣隊首先出發。他們的任務是：一，要混進城去，探聽敵情；

要把旅長給城內維持會會長——王舉人——的勸告書送達；三，要在城內散佈開，以便襲擊外合，克復文城；四，假若攻城不得手，他們便到車站上破壞交通，並毀壞堆棧。

任務是艱劇的，可是三十二條好漢的臉就像三十二面迎風展動的軍旗那樣鮮明，壯麗，嚴肅。他們似乎不知道什麼叫作危險，而只盼着極快的混進城去——一到城裏便好似探手到敵人心臟

裏去，教敵人立刻死亡！

對化裝，入城，埋伏，襲擊……他們都是老內行。只要還有中國人的地方，他們便能鑽進去；像只要有風便能放起風箏那麼簡單而有把握。

副隊長中尉丁一山雖然已經從軍二年，却還像個學生。他原本位是衰落了的大戶人家的少爺。在胆量上吃若耐勞上，他是個頂好的軍人——要不然他也不會被派為副隊長。但是，在他的身上，總多多少少還保留着一些少爺氣。他決不想再作少爺，也絲毫沒有以身家傲人的意思；可是，不知不覺的，在像一定神或一微笑的，小動作上，他老遺露出一點他的本色。因此，他在軍隊中的綽號便是「大少爺」。

在初一得這個綽號的時候，他心中時時感到不大舒坦。及至被大家叫慣了，而且看清大家絲毫無惡意，他也就不大理會了。久而久之，以他的勇敢，忠誠，和知識，他給「大少爺」掙來一些光輝；使喊他的人不能不表示出親熱與尊敬。

在朋友中，最足以表示出他的大少爺氣味的是他得信最多，寫信最多。他用郵票之多，每每教勤務兵驚訝。他的信，十封倒有八封是寄往文城的。文城的王舉人——現在的維持會會長——曾經教過他的書，而王舉人的女兒，夢蓮，是他的未婚妻。他的信都是寫給夢蓮的——自從他的岳父附逆，他的信中永沒提及那個老人一個字。

從王村一出發，丁副隊長的臉就是紅的。他異常的興奮。偷入文城，除了職分上的任務而外，他還要去看看他所愛的人，而他所愛的人的父親却是漢奸！把所有的主意都想過了，他想不起怎樣處理這件事才好。

朋友們都曉得丁副隊長與文城有關係，但是沒人曉得有什麼樣的關係，因為他絕對不能對任何人說出：他的未婚妻的父親是漢奸。

在途中，他把文城城內的形勢告訴了大家，並且本著他在抗戰前對文城的認識，說出哪裏可以隱避，和哪裏應當作為聯絡的中心。

在大家打尖休息的時候，他請示隊長：「我願意最先進城，看看情形。下午兩點鐘，咱們在東門外松樹林裏相會」。得隊長的許可，他揣起幾個饅頭，快步如飛的向文城走去。

他所提到的松樹林是在東門外，離城門大概有五里地。松林的西端有個人家，孤零零的從松枝下露出點黃色的茅草屋頂。樹林越往東越靠近河岸。假若看見樹再渡河，過了河便可以跑入松林去隱藏起來。丁副隊長便是走這條路的。到了樹林的西端，他在那孤零零的人家門外就誤了兩三分鐘。這裏住着王舉人的佃戶老鄭，和老鄭的兒子，兒媳婦。丁副隊長囑咐老鄭幫忙他的朋友，假若他們也走到這裏來。他又再三囑咐老鄭，切莫說出他自己與王家有親戚的關係。

老鄭讓他喝水，他不喝；讓他吃東西，他不吃；讓他看一看鄭家婆來不到一年的兒媳婦，他

搖頭。就好像有什麼鬼怪追着他似的，他連一句客氣話沒說，便急急的跑去。

老鄭莫明其妙的呆呆的望着王宅的姑老爺的後影。他呆了許久。在他剛要進屋裏去的時節，他彷彿聽到遠處響了兩鎗。

上尉石隊長是位心臟到皮膚都彷彿是石頭作的硬漢。他的頭臉就好像山幾塊石頭子合成的，處處硬，處處有稜有角，圓黑眼珠像兩顆黑棋子，嵌在兩個小石坑裏。兩腮是兩塊長着灰綠色的苦的硬瓦，有時候發亮，有時候晦暗。左額骨特別的高，所以照像的時候，他打偏臉，因為正臉有點難看。高個子，粗脖，背稍微有點往前探着。一雙大腳，有點向外撇着，跑起來很快，而姿式欠佳。

憑他這張七楞七瓣的臉，與這條不甚直溜的身子，無論他是扮作鄉民，還是小販，都絕對的露不出破綻來。潛入敵後，簡直是他的家常便飯。假若與敵人週旋，他是仗着機警與胆氣，可是若沒有鄉間百姓的幫忙，他即使混身是胆，也不會馬到成功。他原本出身農家，所以他的樣子，舉止，言語，和氣質，都足以使老百姓一見便相信他，幫助他，教他成功。對老百姓，他向不施展他的聰明與手段，而絕對的以誠相見。到處，他極快的便與年紀彷彿的拜了盟兄弟，認年老的作為義父。他的毒辣的手段好像都留着對敵人施用呢。對敵人，他手下毫不留情，就彷彿鄉下人對吃穀子的蝗蟲，或偷雞的黃鵠那樣恨惡。

他也會極馬虎。在用不着逞心機的時候，一個十多歲的鄉間小兒都會欺騙了他。他覺得該收

起心來，休息幾天了，他硬像入了螫的昆蟲似的，一動也不動的任人擺佈。這時候，他往往想起他的老婆，而想不起老婆是屬龍的還是屬馬的，也記不得她的生日。他懷疑，現在若回到家中，是否一見面便認識她，因為他在婚後一個月，就離家從軍。算起來已有九年半了。同樣的，他有幾雙襪子，幾套軍衣，和多少錢，他都說不清。往往他的新襪子與勤務兵的破襪子不知怎的換了主人；在發覺了的時候，他也只紅着七楞八瓣的臉罵上幾句，而並不認真追究。

及至奉令出差了，他全身的每一神經都緊張到極度。他的眼放出利刃般的冷森森的光；他的心像個餓急了的蜘蛛，敏捷的，毒狠的，結起一張殺生的網。這時候，他倒真像個連一粒穀子也捨不得遺棄的農人了。他決不肯在敵人面前丟失一件小東西，他甚至想把打出去的子彈還從敵人身上挖出，帶了回來，才心滿意足。

這次，在出發以前，他檢查了每一個人的手槍。然後，對某人應與某人在一組，他仔細的安排，使各組的人都能剛柔相濟，截長補短，成爲堅強的戰鬥單位。對每個人的化裝，他也一一的加以矯正。他不肯有半點疏忽，惟恐怕因一個人有了失閃，而使全體隊員失敗。都檢校停妥，他才下令出發。剛邁第一步，他的鼻子好像已嗅到火藥氣味。他的大脚好似兩個小坦克車，不管地上的磚頭瓦塊，也不管什麼坑坑坎坎，只橫掃直衝的「掃蕩」。

過了河，他把大家散開，約定下午二時在樹林深處集合，以老鷹啼叫爲號。他不會唱歌，不

會唱戲，唯一的音樂修養是學老鷹叫。到下午二時若聽不見老鷹的聲音，大家便分頭進城，不必集合。大家都沒表，可是都會看樹影兒；樹影是太陽的指針。

剛望到茅舍，他便停止前進。四位弟兄像放哨似的散開。石隊長穿的是一身破藍布棉襖棉褲，滿身都是油泥，很像鄉下二把刀的廚子。棉襖敞着懷，鬆鬆的耷着一條已破得一條一條的青搭包。這時候，他擦了擦頭上的汗，說了聲「真要命」！這是他的口頭語，無論是在最安閒舒服的時候，還是最驚險緊張的時候，他總說聲「真要命」來宣洩他的感情。說罷，他由懷中摸出一張破膏藥來，坐在屁股底下。又摸出一個洩了黃的臭雞蛋，和一張用香烟盒裏的錫紙包好的扁扁的小紙包兒——那封給王舉人的信。破膏藥被燙軟，他把臭蛋打破，塗在右胸前，然後，把紙包埋在膏藥裏，貼在臭蛋的汗兒上。「真要命」！他笑了笑。又臊又臭的蛋漿，流成很長的膿道子。他用破棉襖的襟來回搨動，使牠們凝固起來。這樣加好了彩，他背倚着一株老松，想像着；他要臉色晦暗，肩垂腿軟，左手按着膏藥，口中哼哼着，穩穩當當的混進城門。這麼一想，他身上的汗慢慢的落下去，好像自己能感覺到，臉上的顏色是正在逐漸晦暗，而右胸彷彿真有點疼似的！

——真要命！

除了這點要以外表的稀鬆掩飾心中的緊張的想像而外，他簡直想不起一點別的事。他很願意想起一點別的事來，好使他心中平靜一些，而心中平靜，也許更能幫助他的喬裝入城的成功。他

試着想家中的老婆，但是感不到趣味，因為根本想不起她到底是什麼樣子。再試着想勤務兵備過他幾隻襪子，也並不起勁，因為他根本不願意算舊賬。他心中有點急躁。最後，他發現了急躁的原因並不在此，而是在思念了副隊長。

在平日，雖然沒有什麼明白的表示，他多少是有點看不起副隊長。就拿丁副隊長的名字——「一山」——說吧，他在安閒無事的時候，暗自描敲，就不十分高明。怎樣說呢？既是個人嗎，怎能又是「一座山」？什麼山？泰山？華山？翠屏山，要是一座山，就應當標明出山名來；既不標明，到底是哪座山？真要命！石隊長，在閒暇無事的時候，運用着「腦筋」，像一位哲學家似的這樣思索着。思索的結果是十分不利於丁一山的。不管他——丁一山——是不是真正的大少爺，這個名子反正是沒有「腦筋」。假若一山而真是大少爺，他一定不會起這麼個不通的名字。假若他——憑他的不通的名字——不是大少爺，而來冒充，那就更沒「腦筋」！有了這個結論，石隊長十分的高興，覺得自己比大家都多長着一大塊「腦筋」！別人都以為丁副隊長確是一位少爺，所以為巴結他，或是為譏諷他，都以少爺呼之。現在，咱却琢磨出他並不是少爺，因為少爺，既上過洋學堂，就不應有個不知到底是哪座高山的名子。這點推論與發現，使石隊長在悶得發慌的時候，得到歡悅與安慰。他狠狠的把石印的，亮紙的帶着油墨味的濟公傳拋到老遠去。「真要命！咱老石比濟公傳還聰明咧！」

但是，平日彼此開小小的故典，到了一同作戰的時節，便忘得乾乾淨淨。什麼話呢，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一兜兒出來作戰的朋友，比親兄弟還親。親兄弟不見得就有生在一塊兒，死在一塊兒的！關係！現在，石隊長的心，那顆在見了敵人便堅硬不如鐵的心，畢竟着了副隊長，正好像母親惦念着兒女那樣懇切。想到了丁一山對文城的熟習，他咧了咧嘴微笑，暗自責備自己「太神經」。可是，丁一山既對文城熟習，就必定有許多熟識的人啊；焉知道他的熟人中沒有漢奸呢？萬一叫奸細認破……石隊長把按膏藥的手移到臉上，遮住了眼睛，彷彿面前有一灘鮮血似的。

好像睡覺撒嚙似的，他猛孤丁的站起來，想馬上進城去，找丁一山。走了兩步，他又停住。說好了兩點鐘在林中相會，不能自己破壞了預定的計劃。這是作戰，不是鬧着玩！雖然這樣控制住自己，可是心裏依然不安。無聊的揀起兩個松子含在口中，也無濟於事。

有些脚步聲，他極快的藏在樹後。

老鄭極不放心！不放心了一山。因爲一山是夢蓮的未婚夫。雖然是佃戶，在情義上他却和王舉人是老朋友。他特別喜愛夢蓮。一來，她本人就可愛；二來，她是王舉人的獨女。王舉人有過三四個兒女，都不幸而夭折；只有夢蓮，在提心吊胆的撫養中，長大起來。她是王舉人的掌上明珠，而老鄭也就永遠把她捧在手心上！無論他有什麼一點『寶貝』像是頭一個成熟的鮮玉米，或是兩條還頂着黃花的嫩黃瓜，他都極小心的摘下來，用他的最乾淨，幾乎是專爲這種事兒預備的白花藍布大手絹，像裹起珍珠與玉釵那麼慎重的包好，給夢蓮送去了。

五十多歲了，老鄭除了眼睛有點迎風流淚，身上沒有一點別的毛病。作活，走路，都和年輕的人一樣，或者比他們還更潑辣一些。矮個子，大腮幫，全身的肌肉都一疙瘩一塊的像些個棗木榔頭，腮下稀稀疏疎的一部半長的鬚，已經半白；在思索事情，或得意的時候，他便用那短棒錘似的手指狠狠的擦摸鬚鬚，連腮上都擦紅了。而後，像捧着一半個米粒似的，嘴唇併得很緊，而腮上微動。在看到夢蓮的時候，他腮上動得特別厲害；他沒有什麼合適的話足以表示出對她的喜愛，只好這麼不言不語的透出愛她的心意來。

從夢蓮幼年直到現在，老鄭老叫她『蓮姑娘』，而不稱『小姐』。夢蓮也知趣，永遠沒喊

過老鄭。他永遠是她的『松叔叔』。在她小時候，她管他叫作『松樹叔叔』，因為他住在松林裏。長大了，她把『松樹』的『樹』字減去，而他就成了『松叔叔』。每逢在連姑娘叫過幾聲松叔叔之後，老鄭便用各種親熱的音調給她說些松林裏蟲鳥的故事。他的嘴笨，說不好，說着說着，就停頓下來，而眼睛雖然沒有迎風，也流下了淚，一種快活的淚。

在老鄭喝過兩盅酒，連鬚子都彷彿發了紅的時節，才偷偷的對人說：『我要是有連姑娘那麼一個女兒，就是一口氣把我累死，我也得給她買綢子衣裳穿！』

他的真誠得到了報酬，連姑娘把他當作了心腹人。在她十歲的時候，她死了母親，她的房子很大，來往的人很多，可是她感到空虛。只有父親和松叔叔是知心的人。她很愛父親，但是父親似乎還不如松叔叔那麼好。雖然父親是舉人，而松叔叔不識字；雖然父親作過官，而松叔叔只是個農夫；可是松叔叔的簡單就是最高的智慧，她的誠實就是最高的品德，簡單的說，松叔叔的可愛，像一株老松。或一塊山石那麼可愛；愛他，而幾乎說不出所以然來。

王舉人作過幾個月丁一山的老師。他很喜愛一山，但是很不喜歡一山的家窮！

夢蓮喜歡一山，不管他的家窮不窮。

父女之間，因此，起了許許多多的小衝突。衝突雖小，可是根兒都與夢蓮的終身大事相連，所以即使是為一杯茶的冷暖，或一頓飯的遲早，而引起的不快，也會把眼淚誘出來，每一件小小

的衝突都慢慢發展到婚事上來；王舉人說了家窮，夢蓮就說丁家曾經闊綽過。王舉人說過去的富不能補救現在的窮，夢蓮說今日的窮或者正好教明天再富。王舉人以爲嬌生慣養的夢蓮一定受不了委屈，而嬌生慣養的夢蓮以爲只有受點委屈才足以表現出真的愛情來。王舉人，雖然很愛女兒，但在這件事上決定不出父親的威嚴，不許女兒胡鬧；即使女兒因此終日以淚洗面也在所不惜。夢蓮，雖然很愛父親，但在這件事上決定以不吃飯，不起床，頭疼（真的和假的兩種），落淚等等爲反抗的工具，幾乎是故意的使老父親傷心。有一天，夢蓮逃跑了。王舉人發動了不知多少人，到處去找，連河岸上都細細搜查過，可是沒有結果。王舉人一天水米沒有打牙，他很後悔，因爲後悔而想到：丁一山那孩子是有出息的。丁家雖然窮，可是王家不是有產業嗎？自己只有這麼一個女兒，爲什麼不賠送給她一所房，幾十畝地呢？胡塗！——這回，他罵的不是夢蓮，而是他自己。

當王舉人在家後悔的時候，夢蓮正快活的含着淚與松叔叔談心。松叔叔，在開始，並沒聽清他的話，因爲他覺得夢蓮的來訪，至少像一位宮主或仙女來到他的茅舍，樂得他說不上話來，也聽不進話去！

『草房！草房！』他連連的說。意思是：他的草房簡直沒法接待一位宮主或仙女。他把凳子擦了再擦，才請她坐，他把鐵鍋刷了再刷，才給她燒水。他把珍藏着的一撮兒香片，找出來爲她

淘茶，而後想起至少須爲她煮五個雞蛋——剛下的大油雞蛋。只顧了忙着這些，他只感到耳鼓上受着一些溫美的刺戟，而聽不清她說的是什麼。

慢慢的，水開了，茶泡了，雞蛋已煮好了，而且一讓二讓三讓的使夢蓮沒法不吃點喝點了，他的心才安下去，而請她把話重述一遍。

他聽明白了，夢蓮喜愛了一山。把十根小棒槌放在磁膝上，腳上微動着，他聽明白了她的話。腮上又動了好多下，他完全同意於她，她應該喜愛了一山。他本不大認識了一山，現在，他似乎看見了一位最可愛的年輕貌美的，頭插金花，十字披紅的駙馬爺。

夢蓮說一句，松叔叔點一次頭。把話說完，她得到松叔叔百分之一的同意與同情。

及至她問道：怎麼辦呢？松叔叔直楞了一刻鐘，或者更多一些。他覺得，憑他的謙敬與經驗，他一定有辦法，可是，在這一刻鐘的沉默裏，他什麼也沒想起來。他的腦子，在這時候，活像一塊木頭而且是被蟲子盜空了的木頭。

最後，他拿出最高的智慧，說了聲：『蓮姑娘，我送你回家吧！』

天已經快黑了。夢蓮思索了一番，覺得除了接受松叔叔的智慧，還不容易想出更妙的辦法來

於是，她就好像迷路了的羔羊又找到了老牧人似的，隨着松叔叔與一個被燈籠回了家。

在路上，松叔叔想起來一個超智慧的計策。「蓮姑娘，蓮姑娘」！倒好像蓮姑娘會隨時被周圍的黑影給掩了走似的，他連連的叫着。「蓮姑娘，咱們可以扯謊吧」？

蓮姑娘莫明其妙的輕嗽了一聲——那種婦女特有的，閉着嘴，下巴稍微一低，像主母子後邊叫了一聲小玉馨的嗽聲。

松叔叔以為這聲輕美的玉馨是表示同意。「蓮姑娘！咱們扯了謊，我才能對舉人爺說話」！

「說什麼話」？蓮姑娘問。

「你教我說什麼話」？松叔叔故意的賣弄着聰明。

「唉！婚姻的事！」她的思考能力也不弱。

「就是啊」！松叔叔把想好了的話故作驚人之筆的提出來：「蓮姑娘！是上吊好還是投河好」？

「誰呀」？她在黑影裏有點害怕。

「扯謊呀」！怕把她吓壞，松叔叔急忙的直說下去：「比方說，咱們說你去跳河，教我給救了。你才有勁，我才有勁！舉人爺要不答應婚事，你，蓮姑娘，就說，今個晚上歇一夜，天亮再去跳河！我就說：蓮姑娘，你要跳下去一個時辰，我才趕到，不就太晚了嗎？這麼一說，舉人爺準得吓成秀才爺，事情就成了」！

照計而行，事情果然成了功。

老鄭的歡喜是無可形容的！經過好幾天的述說與思索，他決定了可以自居爲蓮姑娘與丁一山的大媒！從這以後，蓮姑娘就是買一包糖炒栗子，也把幾個最大的挑出來，給松叔叔留下。

.....

老鄭極不放心一山。一山來的那麼奇突，走的又那麼匆忙，而且在他走後，老鄭還好似聽見了兩聲鎗響！不放心！不放心！沒敢進屋子，他把正在林裏砍柴的鐵柱——小鄭——找到，囑咐他到路上去看一看；路上若看不到什麼，就進城到王宅，問問蓮姑娘可曾看到了丁一山。

四

四個在林中放槍的弟兄之一，李德明，看見了鐵柱子匆匆走去，又匆匆的跑回來。李德明，身體像牛而心像狐狸的李德明，不能隨便放過一個可疑的人和半點可疑的事。他迎出林外，把鐵柱子攔住，很客氣的把鎗杵在鐵柱子的脊背上。鐵柱子是個除了砍柴種地，只會混吃悶睡的傻子，四肢百體好像都是鐵筋洋灰鑄成的。事情若倒退一年，即使有兩個牛似的李德明，即使有兩把鎗杵住他的脊背，他也不能服氣，而必定用他的鐵筋洋灰的身體和鎗彈碰一碰！今天，他沒有反抗，因為他在今年正月結了婚。爹爹老鄭在鐵柱子結婚的那一天，就盼望得個肥頭大耳朵的孫子，所以時常用一套簡單而意味深長的話教訓兒子：「不能，不能再混吃悶睡，裝傻充楞啊，鐵柱子！你是有了老婆的人！不能，不能再動不動就掄拳頭；得像個人兒似的，好好幹活，好好的給我生個大頭孫子！別看我還能嚼得動鐵蠶豆，誰知道閻王爺幾時叫我回去呢！沒了我，你就是

一家之主了：專憑胳膊粗，拳頭大，不能治家呀！」

這段話，教鐵柱子的鐵筋洋灰的腦子多少要活動活動；而腦子一活動，身體也不知怎的就受了控制，況且，年輕輕的老婆，不管是醜吧，還是俊美，是值得憐愛的，絕對不能用鐵筋洋灰的辦法對待她。她，雖然身體並不弱，可是處處是那裏溫軟，即使他是雙料的鐵筋洋灰，也不能不

漸漸的軟化。

所以，他今天沒有反抗。雖然他的臉紅得像蒸熟的螃蟹似的，可是他沒有劈手奪鎗，而乖乖的擽着眉毛走進樹林來。

兩個人四隻大脚（而且兩隻是鐵筋洋灰的），把地上的乾枝與松花踩得吱吱拍拍的亂響。這，驚動了石隊長。他極快的藏在樹後。

從樹後看明白了來的是李德明，石隊長極自然的走過來，倒好像從家裏出來，要到外面看看天氣那麼自然。「幹嗎的」？他們。

「還沒問呢！出來進去的，見鬼見神的，我怕他地道」！李德明這樣的報告，把「報告隊長」與敬禮都免去。

「你是誰，老鄉」？石隊長的石頭臉上裂開幾道笑紋。「我們也都是莊稼漢兒」！

鐵柱子看了看石隊長，看了看李德明。李德明這時候，也把笑容擺出來，而且把鎗藏在背後。鐵柱子臉上的紅色減去了一二分。他指給他們：「那裏的草房就是咱的家」。他告訴他們：「咱是去找丁一山的」。

「丁一山」？石隊長的心幾乎要從口裏跳出來。可是，他用力把牠嚥了回去。而且臉上裂出更多的笑紋來。他抓了抓頭，把左額骨仰起向着天，假裝在思索：「丁一山？是不是王村那個丁

「山」？

「不是」！鐵柱子的鐵筋洋灰的嘴是不說假話的。「他是王宅姑老爺」！「城裏的王宅」？石隊長順口答音的問。

「王舉人的女兒給了他，還沒娶」。鐵柱子得意的補上一句：「咱爹是媒人」！

「唉！真要命」！石隊長心中十分的舒服。早知道了一山有個未婚妻在文城，他決不許一山跟他一同來。「你幹嗎去找他呢」？

「咱爹不放心」！

「爲什麼不放心」！

「他到咱家來過，連口水都沒喝就走啦」！

「真要命」！石隊長心裏說。而後笑着問：「所以咱爹不放心」？

鐵柱子點了點頭。「咱爹教咱去看」。

「看見他沒有」？石隊長的心又要跳出來。

「看見了」！鐵柱子的黑臉上起了一層白色的小米粒。

「在那兒？他幹什麼呢」？石隊長是用笑容去緩和話語的急切，可是——假若鐵柱子稍微精明一點，必定能看出來——笑得已極不自然了。

「他在大槐樹下面躺着呢！」

「什麼大槐樹？躺着？」石隊長臉上的笑容一點也沒有了，像要生吞了鐵柱子似的張着嘴，向前湊了一步。

「離東門二里來地，有兩棵老槐樹，時常有人在那裏上吊！」鐵柱子臉上的小米粒更多了些，米粒上的小毛都豎立起來。「丁一山在樹下躺着，大概是死啦！」

「死啦？」石隊長的嗓子像忽然被什麼堵住了的樣子，眼睛釘在鐵柱子的臉上，半天不能轉動。

忽然，他抓住鐵柱子的胳膊：聲音極低的說：「你知道，丁一山是我的好朋友嗎？告訴我，他怎麼死的？不知道，就猜猜看！」

「咱猜不着！」鐵柱子把胳膊奪出來「走！問咱爹去！」

「李德明！」石隊長的聲音是由牙縫裏擠出來的，牙已咬緊。「教大家趕緊進城！對誰也不准說，不准說——聽明白了，不准說——丁副隊長的事——大家一知道，就必立刻想報仇，忙中生錯，事情準糟！聽明白沒有？」

「明白！」李德明無心中敬了禮，把鎗狠狠的插入腰裏，三步當二步的走去。

「走！找你爹去！」石隊長命令着鐵柱子。

老鄭正在門外，背着手來回的走呢。假若心情是可以用尺量的，他對一山的關切應當和石隊長的一尺寸。他並不特別喜愛一山，但是一山是蓮姑娘的未婚夫，他就不能不另眼看待了。愛陽光的也就愛月光，雖然明知道月光是由太陽借出來的。

看見跌柱子，他匆忙跑過來：「怎樣？怎樣？」

「完啦！——躺在大槐樹下面了！」

老人的迎風流淚的眼，這時候：並沒有淚。反之：倒好像乾得發癢似的，他用手掌使勁的揉了揉，把眼睛揉紅。像要嚼碎一粒砂子似的那樣用力的咬着牙，連額骨上都微微的動彈，他的心中着了火！「我的錯！我老糊塗了！我應該送他進城！」說着說着，他像全身都軟了似的，慢慢的坐——不是坐，他是癱在了地上。「蓮姑娘怎麼受得了呢？」

「老大爺！」石隊長也坐在了地上。「老大爺！我姓石，丁一山的朋友！我同他一道來的」

老人眨着迎風流淚的眼——現在可有了淚——無精打彩的看了看客人。看明白了，他的腮上慢慢紅起來：「他的朋友？一道兒來的？你爲什麼不同他一塊兒進城？我問你！」小棒錘似的手指幾乎——要不是石隊長驟的快——戳在客人的右眼上。

「老大爺，你看哪！」石隊長指了指胸前的膏藥。「我走的慢哪！」

老鄭的眼剛看到膏藥，便相信了石隊長的話。

「老大爺，那是怎回事呀？」

「丁——」老鄭不往下說了。丁一山囑咐過他，不許把他與王宅的關係說給任何人，而不攔出王宅，話又無從說起。

「老大爺，我是丁一山頂好的朋友，他的事我都知道！他是王舉人的姑老爺」。石隊長看了看在一旁咬着手指甲，呆立着的鐵筋洋灰。

鐵柱子也不知怎的感覺到不好意思了，搭訕着走開。

「你都知道」？老人要問個水落石出。

石隊長點點頭：「你老人家是大嫗」。

「大嫗」像一把鑰匙，咯吱一聲把老人的心打開。他把一山如何來到，如何急忙的走去，和如何他——老人自己——彷彿聽見兩聲鎗響，詳細的說了一遍。

石隊長長的脊背上爬動着一股涼氣，心中冒着一般熱氣，這兩股氣彷彿在身上的某處碰到一塊兒，教他打了個冷戰。「老大爺，你看這是誰幹的？」

「什麼誰幹的」？老人的腦子裏只有個滿臉是淚的連姑娘，簡直沒心思再想別的。

「誰打死一山的」？石隊長幾乎是喊着，這樣的問。把話喊出來，他急忙往左右望了望，很後悔這樣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

老人想了想；我不能血口白牙認賴好人！可是，丁姑爺要是敦文城裏的人打死的，那就一定是劉二狗！」

「劉二狗」？

「唉，唉！」老人連連的點頭；「我知道，他要從丁姑爺的手裏搶走蓮姑娘，我知道！」他是幹什麼的？」石隊長心中很着急，不為蓮姑娘，而是為衆弟兄。假若劉二狗是給城內敵軍作事的，恐怕大家就難得進城了。

「他，二狗，在日本鬼子」老人說到這裏，把聲音放得極低，倒好像四圍的松樹也有耳朵似的，「來到以前，他什麼事也沒有。日本鬼子進城以後，他不知怎的就當了王舉人的蜜——蜜」老人說不上來二狗的官銜，只知道那是個與密有關係的東西。

「祕書吧」？石隊長想幫忙解決這問題。

「不錯！不錯！是祕書！」

石隊長心中安定了一點；「他不帶兵」？

「不！不！他是文的！」

石隊長立起來；「老大爺，你很愛蓮姑娘吧」？

老人也立起來；「比親女兒還親」！

「好！我和了一山比親兄弟還親！我馬上進城，你敢去不敢？」

「我一定得去看看蓮姑娘！」

「見了蓮姑娘，你給我說一聲，告訴他，我是了一山的好朋友，好不好？」石隊長想在王宅「埋伏」。

老人揉了揉眼，不客氣的打量了石隊長一番。「我看你是個好人！可以！」

「一言爲定！咱們在城裏見！」說罷，石隊長邁開大步，往松林外走。

「嗨！」老人在後面喊；「走慢一點！你的瘡！」

石隊長的脸幾乎發了紅。殺住脚步，回頭含笑的說；「不要緊了，老大爺！膿已經流出來了！又走了兩步，補上個「真要命」

老遠，他就看見了那兩株「老而不死」的大槐樹！他的胸中像有一鍋滾水。」鎮靜！鎮靜！老石！」他低聲囑咐自己。他切盼能看到一山尸，好面對面的告訴一山；「老石會給你報仇！」他又切盼尸首已經挪開，因爲他不能保險不去抱着尸身大哭一場！

到了槐樹下，沒有尸身。他的一對老鷹眼轉了兩三次，就看到樹下一片未乾的血跡，低着頭，咬着牙，把淚嚥到肚內，他不敢抬手，不敢停步，而使心中的右手放在眉邊，心中的雙足立正，心中喊着「敬禮」！

他的心窩，這時節，已經不是一鍋沸水，而是完全空了。本能的，他往前挪動着脚步。他的眼睛是乾的，連一點淚的影子也沒有，可是，淚却迷住了他的心——像濕透了的一張白紙那樣。都快到東門了，這張白紙上才有了城門，小攤子，房屋，和日本衛兵。看見這末一項東西——石隊長總以為敵兵是一種東西——他胸中的那鍋水又沸騰起來。但是他須極鎮靜。他須用全身的力氣給自己造出一些冷氣，吹冷了那一鍋沸水。他的臉上發了青！

低着頭，左手按在膏藥上，口內哼哼着，他對着那可以立刻殺死他的敵兵慢慢走去。敵兵的鎗刺戳住他的胸口。他把破襖的襟拉開更寬一些，一股臭氣撲入敵兵的鼻孔。敵兵的厚皮鞋無情的，最傲慢的，狠毒的，踢在石隊長的小腿上，使他跌出老遠。爬起來，帶着一身的馬糞，他進了城。

五

文城沒有什麼特產，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沒有什麼電燈與自來水。牠只是一個平凡的小城。雖然西門外有火車站，而且附設着修車廠，可是僅足以敷開廂洒滿了機油和煤渣，在刮風的時候，到處都是帶着臭味的灰沙，在下雨的時候，到處都可以陷進去個七八歲的娃娃。雖然因為有了車站，西門與南門外創設了應運而生的打蛋廠與紗廠，可是這些建設似乎並沒有在文城人民的心理上或經濟上有什麼顯然的影響。

文城城裏的石板路，大概曾經有那麼一個時期，是相當光滑平坦的，現在，牠的作用不是給人方便，而是千方百計的專絆行人的脚。路旁，沒有使人看着高興的鋪戶與房屋。除了豆腐房——主要的還是爲養豬，賣豆腐僅是帶手兒的事——醬園，小糧食店，其他的買賣，好像都是在這裏作試驗的，試驗成功，便弄來更多的資本，到別的地方去繁榮市面。這裏在晚上八點鐘以後，街上便像死了似的，只有些無家的癩狗在黑暗中巡邏和亂叫。假若不是「文城」寫在了車站的木牌上與車票上，恐怕人們早就把牠忘得一乾二淨了。

可是，炸彈與槍炮似乎是起死回生的東西。西門外的紗廠與車站都遭受了轟炸；文城的人們開始感覺到吃飯喝茶，生兒養女，餵豬，賣（或買）豆腐而外，還有些更大的責與任工作。他們

須設法保衛自己的城池。車站上晝夜過兵，文城的人們晝夜有人在車站上，有招待茶水的，也有賣餅，賣香煙，和茶滷鷄蛋的，還有專爲數一數過來多少列車，車上有多少兵士的。他們看見了本省的和外省的軍隊，一樣都爲他們去打仗。因此，文城的人開始明白，文城不是孤立的一個有幾家雜貨鋪與一座小車站的島，而是與整個的中華聯成一氣的。他們的朋友不僅是朝夕唔面的張三李四和麻子王老二，而是全中國的人民。他們的胆氣壯起來，也就想作出一點事來，表現出文城並不是一口裝着些半死半活的人們的棺材，而是一個足以自傲的地方，因爲牠也有些歡騰亂跳，肯作事的人。

文城沒有自己的報紙。定閱北平天津或保定的報紙的只有縣政府與縣立中學。這兩個機關，永遠把閱過的報紙貼在門外。可是，文城人的看報，不過是一種消遣。他們不但不大了解報紙上所說的國際大事，就是本國的新聞也每每引起他們的誤會，而惹起完全與本題無關，越說越遠的爭辯。現在，日本人的飛機在西門外投過了彈。他們急於看報，而且是認真的看了，因爲西門外的死尸與炸毀的屋宇，作了報紙的最真切的保證！——報紙上所說的，不管關于上海的還是天津的事，並非是信口開河，而必定是確有其事；上海與別處所落的炸彈必定和落在文城的一樣厲害，或者還更厲害一些。他們信任了報紙，也就信任了抗戰，所以，他們老有人在車站上，向旅客，向士兵，「借」報看看。能够把一張報紙，不管是哪裏印的，和哪一天的，拿進城中來的，

幾乎就可以算作一時的英雄！

消息越來越不對了。報紙上所說的，正和敵機的常在頭上飛來飛去，兩相配合。可是，大家並沒有發慌。車站上來了軍隊，住下了；河岸上來了軍隊，住下了；王村，李莊，城裏的中學，與東關外的松林裏，全住了兵！看着士兵們軍容的整齊，鎗砲的齊備，人與馬的精神，紀律的良好，文城的人們不但不慌，反倒睡得更香甜了。彷彿覺得中日戰爭的勝負就決于文城這一戰，而在文城這一戰中，中國必定打勝。

大家非常的興奮。看着城裏城外那麼多的軍隊，聽着早晚在固定時間吹出的號聲，他們雖然不敢明說，可是心裏都暗自盼望；快打吧！快打吧！把日本鬼子打敗！從文城把日本鬼子打敗！城裏最大的人物是王舉人，既是舉人公，又作過京官，還有房子有地。王舉人可是一點也不興奮。反之，他很悲觀。除了對最親信的人，他並不肯輕易發表意見，可是誰也看得出，他的神色，他的故意沉默，他的不常出門，都是對抗戰沒有信心的表示。

他是個讀書人，並且極以此自傲。在他的心目中，讀書人之所以為讀書人，就是遇到事情能夠冷靜的辨別利害（雖然「利害」不就是「是非」）。辨明了利害，才能決定進退出處，這叫作明哲保身。他看不起文城的人們。看，一面軍旗，一隊士兵，一尊大砲，會教他們忘其所以的歡悅，愚夫愚婦們！不錯，在聖經賢傳上，他常常碰見忠孝節義等等字眼；這些字眼也時常的由他

口中有滋有味的說出，但是這與其說是讀書人應當信任這些好字眼，還不如說是讀書人有點義務——把這些好字眼掛在嘴邊說的義務。因此，在他遇到非親非故的人，他的口中不是詩云，便是子曰；彷彿他就是一本活的經典。及至遇到他真關心的人，他的詩云子曰就一齊引退，而讓位於兩個銅板比一個板多，或與此類似的考慮與計算了。假若聖經賢傳像太陽那麼大，王舉人的心眼才不過是個針孔，或更小一些。

「滑癩」是王舉人願意拿來形容自己的兩個字。中等的身材，小瘦臉，王舉人並沒有使人望而生畏的威嚴。全身，除了一些不十分硬的骨頭，便是一些帶着皺紋的軟皮；無論他怎樣憐愛自己，當他摸到自己的——身骨頭與軟皮的時候，也感到十分失望。所以，他一天到晚總去摸他的鬚鬚，好教他的手有個地方放一放。他的鬚鬚也並不體面。一共大概有幾十根吧，而且每一根似乎都沒有固定的顏色，黑不黑，白不白，又不肯定的黃或紅。其中，有四五根很長，十幾根極短，其餘的都一根有一根的獨立的尺寸，彷彿完全是偶然的長在一處，可是，王舉人很珍惜這些根「烏合之衆」的毛兒，因為他以為只有這種稀疏，古怪，不美觀的鬚鬚，才正好配得上他的「滑癩」。他常常的想：憑他的小瘦臉，稀鬚子，再加上藍紗袍，大紅帽子履，和一把鷓鴣扇或團扇，教傳真的好手給他畫下像來，他必定和陶淵明，李太白，至少也和吳梅村，一樣的瀟灑俊逸！

一陣狂風，也許把他吹散，一場暴雨，也許把他澆癱。但是，即使被風雨摧毀，他的眼睛會

永遠完整的存在。他的生命的力量，彷彿都在這一對眼睛上呢！單眼皮裹包着一雙極圓，極黑，極活動的眼珠。一齊往上翻，一齊往下落，一齊往左往右疾行，他的一雙黑眼珠，在單眼皮的掩護之下，像一對詭計多端，無時不鬧事作祟的小黑鬼兒。自左而右，或自右而左，兩個小黑鬼極快的一走，從這個眼角走到那個眼角，他便從聖經賢傳看到兩個銅板比一個銅板多！

「夢蓮」！王舉人托着水烟袋，用單眼皮遮住黑眼珠——他不願教女兒看出他的聰明，因為心中有些怕她。「你看怎樣」？

「什麼怎樣」？夢蓮似笑似不笑的問。

「聽說，連東門外的松林裏都來了軍隊」！他用水烟袋向東指了指。他不敢說「戰事」兩個字，而只提出松林裏的兵。他怕戰爭。

「這兩天，我的心老跳」！夢蓮把柔軟而潔白的小手按在胸前。

「怕」？舉人公從上下眼皮的小縫裏放出點黑光來，又趕緊收回去。

「不是怕」，他又似笑非笑的說：「是興奮」！

舉人公吸了兩口烟，然後又用煙袋向外一指：「你也和他們一樣」？

「誰」？她慢慢的把小手從胸上挪下來，檢查自己的手指——每個指甲都劈得圓圓的，短短液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

舉人公先搖了搖頭，而後不願得罪女兒，又非說出不可的，低聲的說：「那些無知的人！看見幾個兵，一面軍旗，就忘其所以的高興」！

「爸爸，你不高興看見咱們的軍隊」！夢蓮的眉頭皺上了一點。

舉人公低着頭，用眼皮遮住來回轉的黑眼珠。眼珠轉着幾次；他從戰事看到家破人亡。沉默了好大半天，他長嘆了一聲。

六

軍隊調來了，軍隊又調了走。人不知鬼不覺的來到，又人不知鬼不覺的開拔。文城的人們心中有點不安。他們猜測，而猜測便產生了謠言。樂觀的張三以爲日本人不會打到文城來了，因爲我們的軍隊已經調走，去到遠處截擊或追擊敵人。悲觀的李四以爲我們的軍隊調走，是因爲別處的兵力太弱；那麼，假若軍隊都調了走，而敵人向文城攻打，豈不是得唱空城計？這兩種，且無須再多說別種的，猜測都各自去找牠們的佐證與根據，於是可信的與不可信的消息都一到文城便變成了使大家狂笑和皺眉的，有傳染性的東西。

這種有傳染性的東西可是傳染不到王宅，不僅是因爲王宅的房高牆厚，而多半是因爲王宅的主人根本不受傳染。他有自己的主張與打算。他會從八股與策論中找到他們的實際的，像兩個銅板永遠比一個銅板多的道理與辦法。

東門松林外的地是他的地，松林裏可住了兵。他不放心！不管那是哪裏來的兵，和爲什麼來的兵，「他不放心！西門外紗廠有他的股子。紗廠被敵人炸毀，他悲觀！不管那是誰的炸彈，和爲什麼轟炸；他悲觀！由這些使他關切與悲觀的事實，再推想到他的房子，他的書籍，他的金銀器皿；他的黑眼珠不論是怎麼轉，總轉到損失，飢餓，甚至于毀滅上去！最後，還有他的女兒呢

！自從她生下來直到如今，他所得到的只是「爸爸」這兩個字。「爸爸」有時候是帶着笑嘻嘻喊出，有時候是帶着怒氣喊出的，喊出的時間與聲音的不同，便是病痛，頑皮，鬧氣……種種的直接表現。這些表現使「爸爸」心中受到不知多少折磨。可是，儘管折磨很多，他不能不愛他的女兒，他只有這麼一個寶貝。況且，這個寶貝又是個女兒，而女孩子，是他以為，最會給家庭丟人的東西，應當晝夜監視着，像看守一個大案賊一樣！在太平年月，這些折磨與操心，倒也還有牠們的苦痛中的樂趣，及至到了兵荒馬亂的時節，牠們便成最大的負擔與責任，使人只想流淚！

是的，地畝，股票，房產……還有女兒，纏繞住王舉人的心！他無暇顧及比這些東西更高更遠的事。他不能為別人籌畫什麼，他自顧還不暇呢！他不能從國家民族上設想，而把自己犧牲了；因為命只有一條，而國家是大家的呀！

他的心愁成了一個小鐵疙瘩！他想帶着金銀細軟，與女兒，逃往上海或天津。不行，那些地方也有戰事！戰事，戰事，到處有戰事！他以為這簡直是故意與他自己為難，教他老頭子連個逃避的地方都找不到！逃既不行，那就只好硬着頭皮留在家裏，看着自己的房，自己的地，倒也不錯。可是，炸彈又不知哪一時會從空中落下來，把他的房子，書籍，器具，連他自己，都炸個粉碎！

最難處置的，還是那個會喊爸爸，可愛又可氣，而且不能隨便放棄了的夢蓮。假若她是順着

他的心意定了婚的，事情就簡單多了。弄一頂轎子，馬馬虎虎的把她送到婆家去，即使賠送五十畝地也是好的——反正荒亂的年頭，地畝也不甚值錢。這，豈不乾淨利落？可是，她偏偏愛那個丁家的小子要死要活的鬧得滿城風雨！丁家的小子，在哪兒呢？聽說已經當了兵！胡鬧！胡鬧！一百個胡鬧！作老子的趕上這個時代，這個年頭，就算倒了霉！倒了「死霉」！王舉人真動了氣，居然把經傳上不見的字也運用出來。

他可不敢堂堂正正的實備夢蓮。他有點怕她。當他把小黑眼珠睜大，瞻觀宇宙的時候，他覺得只有夢蓮是卅的親人。天上有那麼多的星星，地上有那麼多的生物，可是只有夢蓮時常立在他身邊，叫他「爸爸」。同時，她似乎又離他很遠；她的行動每每教他吸過十幾袋水烟，還琢磨不透。她離他最近，也離他最遠，像吹到臉上的風似的，剛碰到，就馬上走向野海或大漠去了。看吧，她平日看到一個毫無傷害人的意思與能力的綠蟲，都把小臉吓得發青，可是空襲解除後，她會穿上男人衣服（什麼樣子）去加入救護隊，弄得混身像小泥豬似的才回來吃飯！奇怪！平日，鄰居若是有打架的，都足以使她藏在屋裏，半天不敢出來；出來以後還必定鬧點頭疼。現在城裏城外都是軍隊，看她，不但不躲起來，反倒給士兵們去送茶水與鞋襪！平日，有親戚來看她，她都有時候故意的不見；現在，任何一個生人，不管是士兵，還是難民，彷彿都是她的熟朋友！

關於她的婚事，就更不能提！當了一山在文城的時候，兩個人幾乎老在一塊，使王舉人看滿

都覺得臉上應當發燒。及至一山去從軍，王舉人以爲大難又臨了頭，她一定天天和爸爸發脾氣，不說她想念一山，而說爸爸一切都不對，奇怪，她並不發脾氣；反之，她倒歡歡喜喜的告訴爸爸：「一山要是作了軍官，回來與她結婚，够多麼體面呢！王舉人看不出體面在哪裏。她便引電影爲證，說外國的女郎都喜歡軍人。王舉人心裏說：「幸而文城不常演電影！要不然，她還許去嫁個洋人呢！什麼話！」

「夢蓮」！王舉人悲痛的說；「怎麼辦呢」？

「什麼急樣辦」？她又換上了男裝，小手插在褲袋裏，仰着臉，似笑非笑的問。

「唉」！王舉人長嘆了一聲，不願說下去。他覺得女兒離他有十萬八千里。不用跟她多費話吧。他的痛苦與憂慮簡直不是他的那個心所能容納的，因爲他的心才有一顆乾黃豆那麼大。

女兒既不能給他分憂解愁，他切盼有個人——或者哪怕是一條狗呢——來和他談一談，給他出個妥當的主意，保全他的老命，家產，和——唉，沒辦法！——他的女兒！

他很羨慕老鄭。老鄭一看到松林裏來了軍隊，便把媳婦——一張八仙桌，腿兒朝上，上面蓋了一大塊藍布，便算作花轎——接過門來。這樣，媳婦的娘家放了心，而老鄭也覺得對得起祖宗與兒子。

老鄭對得起兒子，王舉人可是對自己的女兒毫無辦法！

老鄭拿來五十塊現洋，交給王舉人，請舉人公給他保存，作他的「棺材本兒」。

「你教我給你存錢，我的錢教誰給存着呢？」王舉人的小黑眼珠上頂着兩小顆淚！

這，把老鄭問住了。他本來想把錢埋在松林裏，可是松林裏有兵。又想把錢縫在腰帶裏，身不離貨，貨不離身；可是，假若日本兵來到，把他打死，豈不連錢帶命一齊丟掉？

想來想去，他決定把「棺材本兒」交給舉人公去。在他心中，他覺得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是總不會輪到舉人公身上的。舉人公不是凡人，他必有神靈保佑着。再說，即使舉人公的命不像他——老鄭——所想的那麼結實，不是還有蓮姑娘嗎？蓮姑娘住在哪裏，哪裏就一定平安無事，像「姜太公在此，諸神退位」那樣。蓮姑娘若是有什麼失閃不幸，世界就必同歸于盡，一點合也沒有，同歸于盡！

舉人公不接受那份「棺材本兒」！老鄭的心裏，打了個冷戰！

「舉人公！難道日本人打進城來，就真的雞犬不留嗎？」老鄭揉了揉迎風流淚的眼，急切的等清足使他獲得安慰的問答。他切盼舉人公搖搖頭。可是，舉人公竟點了點頭。

「雞犬不留」？老鄭的牙又嚼着一粒無形的米，

舉人公又點了點頭。

「好」！老鄭握緊了拳頭。「好」！用拳錘了磕膝一下。

「怎麼啦？老鄭！」舉人公低着眼皮問，顯出不動聲色的樣子。

「打就是了，還有什麼可說的！打就是了！」老鄭臉上的皺紋，這時節，都像是一根根鐵絲織成的了！

「打誰」？舉人公問。

「誰無緣無故的來禍害我，我就打誰！誰來「雞犬不留」，我就教他「死無葬身之地」老鄭很恰當的用了兩句成語，眼睛忽然一明，看舉人好像比平日短小了一些。

舉人公今天沒說出話來。他本想和老鄭談談心，誰知老鄭也和夢蓮一路貨！

「去吧，老鄭！」舉人公把老鄭趕走了，獨自緊皺着雙眉！

七

連清三夜了，文城，帶着多少人的跳動的心，與微微的幾點燈火，靜靜的聽着遠處的砲聲，城裏只剩了一連兵，河岸上還有一營。

文城的人們開始互相的問：「你看到底怎樣呢」？把「到底」說得特別的有力。

誰也回答不出來。即使有人極大膽的去判斷，他的語氣還是「彷彿」，而不是「到底」。

可是。大家並沒有十分發慌，因為城裏和河岸上還有那麼一些兵。兵的數目雖少，可是每一個人的臉上都帶出那麼堅決，那麼沉著，那麼勇敢的神氣，使大家覺得假若自己還一勁兒發慌，就對不起人！

連長，唐立華，雖然到文城來才不過一個月，可是彷彿已經像自幼就生在這裏的了。誰都認識他，因為他的身量比常人高着一頭。連剛學說話的小娃娃，都會那用帶着小肉坑兒的胖手指，指着他，嘴裏好像學打鑼似的說：唐！唐！唐！唐！誰都喜歡他，他是那麼和氣，那麼簡單，那麼直爽，彷彿永遠把他的鮮紅可愛的一顆心掛在胸前，教誰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任何人跟他說了一半句話，就馬上感到連長把那顆掛在外面的，鮮紅可愛的心，摘下來，放在他——任何人——的胸裏。

當大家在屋裏靜靜的聽着砲聲的時候，他們的心無法不跳得比平常快一點。可是，同時，他們也知道，唐連長——那個黑塔似的好人——是在他們的街上和他們的城牆上走動呢。他是文城的護神！砲聲一緊，人人都想去問唐連長——到底怎樣呢？

唐連長永遠板起笑着的臉一小會兒，而後又笑一下，才回答：「我不知道別的到底怎樣，我知道我跟敵人幹到底！沒了文城，就沒了我！」

這個簡單的，並不十分樂觀的回答，把文城的百姓感動得落了淚。假若不是打仗，唐連長也許一輩子沒聽說過文城，更不用說來到這裏了。他和文城簡直沒有任何關係，可是他決定與牠共存亡！「看看人家唐連長」！這一句話幾乎是在每個人的嘴上，而每個人的心中也似乎有了一個決定：「咱們還怕什麼」？

砲聲越來越緊了。天還相當的冷，刮着尖溜溜的北風。在北風刮來的時候，文城的人們還可以很清楚的聽見機關槍聲。大家的眼睛，像受了驚恐的小兒尋找媽媽似的，都釘在唐連長身上。唐連長的臉上還是照樣的笑着。他的笑容使許多人板緊了的臉鬆開一點。他的話語更少了一點，表示出他絕對有辦法；有辦法的人是用不着亂吹的。他連走路似乎也慢了一些，他不是幾聲鎗砲所能吓慌了的人。

「唐連長不慌，咱們就不慌」！文城的人們像落在水的人抓住了一塊木板似的，把生命託咐

給唐連長。

可是，唐連長，通過地方政府，勸告大家遷移。胆子小的。而且有地方去的人們，開始含着淚往城外搬家。但大多數的人，因為交通的困難，老家的難捨，金錢的不方便，或是家中有病人，都不肯走。這時候，他們才感覺到文城的可愛。在平日，因為文城的窮苦與簡陋，大家彷彿只好相信自己的「八字」不好，才能忍氣吞聲下去；看，那些命運好的人，不是都上了天津上海麼？就是那到保定或石家莊的也總比在文城窮混的強啊！現在，大砲將要打碎他們的城，他們的家，與他們的性命，而他們無處可逃！看着他們的老人婦孺，看着他們的那些燈鍋碗筯，他們覺得文城必須守住，文城與他們和他們所有的一切是不可分離的！

在前兩三個月，他們聽到學生的講演，看見過各色紙製的標語，甚至於還看過一兩次話劇。講演，標語，話劇，都向他們說過一番頗有道理的話；可是，他們聽過，看過，以後，還是依舊過着他們的日子。標語沒有教豆腐便宜一個銅板，話劇也沒有教誰走了好運。他們沒有得到什麼實際的便宜，便也犯不上多關心什麼國家大事。文城就是文城，馬馬虎虎！現在，假若他們敢半夜裏爬上城去看，就可以看見敵人大砲的火光！他們想起話劇與標語上那些好話。他們必須守住文城，否則一切都要喪失。他們的性命，現在看起來，是牢牢拴在了文城的。

他們最實際，但是到了鼻子碰在牆上的時節，他們也會想用拳頭把牆推倒；儘管拳頭出了血

，而驕還不倒，也不妨試一試。實際與理想，狹小與崇高，在他們的心裏，都只隔着一層窗紙。他們必須作點什麼，好表示他們不是坐着等死的人。他們給軍隊拾沙袋，運子彈，挖壕溝：他們賣點力氣，時上時閒與金錢，都沒關係；只盼能打個極大的勝仗，把文城保住。

他們很希望城樓上插起各色旗幟，城牆上擺列起鎗，機關鎗，與大砲，而唐連長應當像關公似的騎着大馬出城迎敵。可是，唐連長把士兵埋伏在松林裏，車站上，紗廠裏，城裏簡直沒有一個兵。他們感到了惶恐不安，不曉得這是什麼戰法。假若不是他們對唐連長有那麼深的信仰，他們幾乎要說出他是怕死貪生，把兵都藏起來了。

更使大家心中不安的是，據說，王舉人去見了縣長，而縣政府要馬上遷出城去！王舉人和縣長的價值，這時候，被大家大大的打了折扣。縣政府的門前擠滿了人，看縣長怎樣的搬家。可是，縣長出來，告訴大家，政府中的檔案是必須拿走的，他派定第一科科长將牠們拿走。政府中上了點年紀的職員是理當疏散的，他已給他們找到地方，馬上離城。但是，政府中的青年職員和他自己已是決不離開文城一步的。不幸，他若是必須死的話，文城是他最好的坟墓！

文城的人們不會歡呼，不會鼓掌。聽了縣長的話，年輕人的胸口挺起，年老的人流下淚來。一個敢說話的小夥子問縣長，爲什麼城裏沒有一個兵？縣長反問：你們這些年輕人都是幹什麼的？日本賊寇是來打你們的城，你們的家呀！

於是，文城年輕的人在縣長領導之下，開始拿起刀槍棍棒，在城門口，在街心，盡着他們守城的責任。拿在自己手裏的一條棍，勝似別人手裏的兩枝槍。文城的人開始感到自信，和一點英雄氣概。

砲聲越來越近了。他們守河岸的弟兄們，文城的人們這麼想，恐怕都睡了覺吧？爲什麼敵人一動兒開砲，而我們連一鎗也不發呢？大家正在這樣懷疑的時節，被派到河岸上服務的壯漢們拾回來幾位傷兵。由傷兵的口中，他們知道了我們一營人倒有一半早已渡過河去，三個一羣五個一夥，佈好了十面埋伏，教敵人前進一步，就要死許多人！敵人有飛機，我們沒有；敵人有大砲，我們沒有；敵人有各種戰車，我們沒有。可是，我們的機關槍，步槍，和手榴彈，會像勇敢而聰明的獵犬，冷不防的咬住那禍害人的狼與狸狐的腿，而結果了牠們的性命！

「我們勝了」？文城的人們問。

「論砲的響聲，敵人勝了；論死尸的多少，我們勝了！」一位受了傷的同志這樣回答。

文城不是個富庶的地方，可是找幾口豬，幾百斤粉條，與幾缸白乾酒，還不是很難的事。很快的，肥豬，粉條，白乾酒，由兩位年高德劭的紳士——一高一矮——押送到河岸去勞軍。兩位紳士都帶上了兩包小號哈得門香烟，爲是見了官長好敬烟，表示出文城的人是見過世面的。

可是，東西怎樣拾去的，又怎樣拾了回來。他們找不到營部。他們逢人就問，而且覺得那些

人必定知道，可是他們只得到了搖頭。兩位紳士低着頭，吸着敬客的哈德門烟，不住的念道：「這是神兵！這是神兵！來無蹤，去無影！」

「神兵」在不大的工夫已傳遍了全城。大家都後悔了——他們曾經懷疑過：河岸上只有一營人，是否能擋得住敵兵？現在，他們完全相信神兵是一以當百的，即使敵人開來十萬人馬，也是自來送死。

他們去找唐連長，要從唐連長的口中證明他們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無誤的。

唐連長可是並不像他們那樣樂觀，他告訴他們：敵人要我們的城，我們就要敵人的命。城，在最後，也許丟掉，可是在丟了以前，要使敵人賠上頂多的血肉！他還告訴他們：我們軍人要使盡方法，把鎗彈打進敵人的致命的地方；你們老百姓要日夜不息的防備漢奸，別中了敵人襄應外合的詭計。

「漢奸」在文城人們的心中，最不體面的兩個字。當他們辭別了唐連長以後，他們覺得自己的臉上都怪不得勁兒的：「文城，咱們文城，能有漢奸？」假若有的話，「誰？」

「誰」？沒有人能回答。「漢奸」是不能隨便擲在任何人的頭上的。

可是，猜測產生惶恐，而惶恐便容易把猜測變成結論，好使心中定安。他們很快的懷疑到王舉人。由懷疑而很快的給王舉人判了罪：王舉人是漢奸！

城內，誰的院牆最高？王舉人的。平日，他的高牆彷彿老對大家耳語：『不要靠近我，我是保護舉人公的，你們都是賊！』現在，文城在危險中，這些高牆依舊不許任何人靠近。王舉人在這些高牆裏面幹什麼呢？沒人知道。

縣長發動了全城的壯丁，保護文城，王宅可曾出了一個人？沒有。大家抬着豬酒去勞軍，王宅可曾出了一個人，還是一個錢？沒有。王舉人是活着呢，還是死了呢，一定是活着呢，不是據說他去過縣政府，勸縣長同他一塊逃走嗎？況且，王舉人的硃漆的大門裏，近來有誰常出門縫裏鑽進去，鑽出來？劉二狗！文城沒有漢奸罷；假若有，劉二狗必定是一個！劉二狗可是近來常上王舉人那裏！劉二狗，那麼，要是漢奸；王舉人就必是漢奸的頭子！

他們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王舉人是漢奸。在平日，即使他們拿住什麼把柄，大概也不敢有人出頭和王舉人碰一碰。今天以他們的愛護文城的熱誠，憑王舉人對抗戰的冷淡，他們覺得不當再過份的懼怕舉人公。反之，爲了文城的安全，他們即使沒有力量把舉人公按漢奸辦罪，至少也該去問問他，到底他是怎麼一回事。

兩位年高德劭的紳士——高一矮——很願意去和舉人公談一談。當前兩天要去勞軍的時候，大家衆口一聲的都以爲舉人公應作代表。可是舉人公胆子小，不敢到河岸上去冒險。因此，一高一矮的兩位紳士才帶着哈德門烟跑了一趟。兩位紳士在文城中的地位，離遠不及舉人公，可是自

從這次『偏勞』以後，他們的名譽突然增高了許多。他們二位願意去和舉人公談談。

舉人公有點不舒服，拒絕見客。兩位一高一矮的紳士惱羞成怒，很想在王宅的硃漆大門外給舉人公點顏色看看。當他們還沒十分決定是馬上發作。還是少安勿躁的時候，夢蓮小姐出來，把他們讓進去。

夢蓮，什麼都怕，什麼又都不怕的夢蓮，皺一皺眉，笑了一笑，舉着男子漢的姿態，把小手插在腰間，聲音很小，可是很有力的向他們說：『我知道你們兩位的來意！有我在這裏，我爸爸不會作對不起人的事！』說完這兩句，她的臉蛋上紅起兩小塊，輕嗽了一聲，彷彿是告訴他們：『用不着再多費話』。

兩位紳士像是還沒聽够，但是想了一想，又覺得這麼乾脆倒也不錯。

兩位紳士——一高一矮——放了心。文城的人們也都放了心。『無論怎說，夢蓮小姐是會管束舉人公的！』大家這麼想。有了這個結論，大家彷彿已經把漢奸完全肅清，即使偶然還提到這問題，也會由憂慮而放心，因為『夢蓮小姐總會管住舉人公的！』

八

石隊長進了城低着頭。他把牙咬得吱吱的響。他恨，恨，恨踢倒了他，教他『滾』進城來的敵人。他真願意掏出鎗來，一下子把那個兩條腿的矮狗的腦漿打了出來，濺在城門上！可是，他控制住自己。他不能因快意一時而就誤了大事。他須帶着恥辱，馬糞，去執行他所應作的任務。

他不敢在街上東瞧西望，而只能像牲口似的低着頭，用眼角收取一切他所應記住的地方和景象。在平日無事可作的時候，他是個無憂無慮的大小孩子。現在，他要思索，忍耐，勇敢，勇敢而狡猾。他須違背着自己的本性去執行那最狠毒的計劃，而且只有忠誠的去執行，才能消滅他所最恨惡的矮狗們。他的口很乾，好像馬上須喝一大桶冷水，方足以澆滅心中的火，也就解了口中的乾渴。他心中的火是由於和善的天性與毒辣的計劃——像陰陽電互擊而發生雷閃那樣——的磨擦而來的：他要愛，他又須恨；他想活，他又應當去死！沒遇到挑水的，也沒看到井，他用力咬牙，強迫出一點津液。把這麼可憐的一點津液嚥下去，他澆滅了心中的火。不，不，不，他不能再這麼亂想，瞎耽誤工夫。他應該馬上動作，像猛虎看準了一條豬而帶着風撲過去那樣去消滅敵人！是，是，像猛虎似的那麼準確，那麼勇敢，那麼狠毒！他的眼發了光，七楞八瓣的臉上有些發燙，心中輕鬆了許多，光亮了許多，他開始感到一種愉快，而幾乎要高聲的學老鷹叫。

他的愉快只勉強的維持到一分多鐘。他所看到的文城已是一坐死城！城裏，並沒有遭受過轟炸。可是，街上沒有一個小孩，甚至於看不到一條狗。鋪子都開着，但沒有人出來進去。茶館——還開着——沒有人。酒肆——也還開着——沒有人。作買賣的幾乎都是五十歲以上的男或女，不像作買賣，而像看守着還沒有下葬的棺材。鋪子裏都收拾得相當的乾淨，但是貨物——連點心之類的東西都算上——好像都是一年前的舊東西。紙褪了色，鏽生了鏽，可以被蟲子蝕咬的已經都帶着小孔或脫了毛。街上，也相當的乾淨，沒有隨風飛舞的碎紙，鷄毛，燕皮，連小孩的尿迹也看不見一灘。相當乾淨的鋪戶排列在相當乾淨的街道兩旁，靜靜的，沒有笑聲，沒有行人，沒有小孩玩耍，沒有鷄犬的啼叫，好像全城的人都忽然害了什麼病，忽然都死去，而留下一坐陰森而乾淨的城。遭受過轟炸的城，並不像文城這麼使人難堪，因為火與血的災禍會使人憤怒，呼號；會使人因喪失了鄰居，朋友，親戚，而更增多了自己的生命——去報仇。文城仍然是完整的，而且比以前更清潔了，但是牠沒有了生命。牠很像一個穿得很整潔的『睜眼睛』，還睜着眼睛，但是什麼也看不見——慢慢的，走向坟墓裏去！

唯一的鮮明的東西是到處像剛剛貼好的標語——日本的紙，日本人製的標語。各色的紙，都發着光，在牆上，門上，和柱子上。牠們的彩色是那麽鮮明，而門牆與屋柱是那麽黯淡，活像死人的臉上擦了胭脂與鉛粉。

街上偶然有幾個行人，即使他們是至好的朋友，或親戚，也都不敢併肩而行，而是調動好了，保持着相當的距離。他們的眼都看着地，只從眼角彼此打個招呼。不敢說話，不敢露出笑容，他們甚至不敢高聲的咳嗽。當他們進鋪店買點東西的時候，他們像老鼠似的溜進去，而後極快的像老鼠似的再溜出來。他們的一切行動，即使是買一塊豆腐，都會給自己惹來災禍，都會被送到進去就死的牢獄裏去。他們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還會吃飯的死人。

石隊長，轉戰西北的『老』行伍，看見過北平的天壇與金鑿玉棟，看見過天津的洋行與電車，也看見過僅有一二百戶的，蒼蠅比人多的小城。但是無論城大也好，城小也好，見到城他總歡喜。他是鄉下人，見到城——正和別的鄉下人一樣——他老有點害怕；可是城市彷彿是五彩斑斕的老虎，越可怕便越可愛。一到城裏，他可以毫無計劃的，不期然而然的找到有趣的事。他可以吃到各種餡子的餃子，可以聽戲，看電影，洗澡，買牙膏。即使在最小的城裏，除了油條與豆腐腦，沒有別的開胃的東西，他至少也還可以享受油條與豆腐腦。

他沒見過像文城這樣的城！這裏。連油條和豆腐腦都已經發了變！

縣立中學門口立着一個持鎗的矮狗，石隊長不必細看門外木牌上的字，已知道中學也發了變

十字街口——平日最熱鬧的地方——來往的人比較的多一些，可是正在街心立着一條矮狗，

閃着一條白光——刺刀。這一條白光教行人的眼都極快的閉上，只留下一條小縫看着牠。和白光同樣的刺目，是十字街口的最衝要最體面的幾家商店，都邑改成日本鋪子，裏邊擺列着顏色最鮮明而本質最壞的仇貨，外邊掛着有字又有像註音字母的牌匾。有一家正開動着留聲機，放出單調的，淒涼的，哭比嗚的成分還多的東洋歌曲。這裏，顏色最多，最刺目，也最慘淡，刺刀的白光與各種色彩都同樣的有一股冷氣，好像一張大的鬼臉，越花俏越醜惡。越鮮明越教人心顫。

石隊長，在這個無聲的，黯淡而又有顏色的城裏，不敢站住，也不敢坐下，甚至於不敢思想什麼。這是個被毒氣籠罩住的死滅，連地上的石沙好像都是一些毒「真。藜藿要命」！

在一個僻靜的小死巷子裏有個廁所，廁所的牆上還留着一條十個月前貼上的標語。經雨水打過，一條條的好像掛着淚痕；淚痕下幾個也哭過好多次的字是『中國人，起來殺敵！』石隊長咬緊了牙，但是淚還是落了下來。

在西大街，他看到舉人公的宅子。漆漆大門關着一扇，開着一扇，門裏外都沒有。王宅的對過，一排小鋪子，都往外冒着極農厚的鴉片烟味。一些像鬼的中年人老年人一會兒出來，一會兒進去；出來還在門外立着，似乎預備着再進去的樣子。還有些年輕的鬼，有的不過十八九歲，也和年紀大的鬼們擠在一處，有說有笑。這是唯一的有說有笑的地方，彷彿像一種什麼特殊的地帶，准許人們隨便談笑。石隊長看見一個穿着紅小襖的女鬼，發着最尖銳的笑聲，帶着一片霧氣

跑出來，打了一個青年一掌，而後又帶着最尖銳的笑聲跑進去。看看這一排小店，看看舉人公的
株漆大門，石隊長點了點頭。他決定在這裏休息一會兒，因為他看出來這是安全地帶。假若，他
心中盤算，有什麼不對頭的事，他應當往小店裏走——鴉片，在這裏，是最保險的東西！

九

假若石隊長看見了一座死城，那座城在唐連長眼中都是最活躍的。

河岸上的柳樹幾乎全被敵人的砲火打光。我們的軍隊沒有動靜。敵人到了河邊，我們還沒有動靜。敵人渡河了，我們的機關鎗吐出火的舌頭，把敵人與河水一齊打紅。

「我們又勝了；又勝了！」文城的老幼男女不顧得喝茶吃飯，狂跑着，傳播這好消息。

夜裏，大家蒸起饅頭，熬好了稀飯。夜裏，抬着饅頭稀飯，他們直奔那有火光的地方跑去，把饅頭塞在弟兄們的手裏。

夜裏，壯漢們拿着椅子，門板，板凳，到河邊去抬受傷的弟兄。

夜裏，老太婆，大姑娘，連夢蓮小姐，都抱着油燈，給弟兄們縫襪子與酒鞋。

夜裏，十一二歲的男孩子們，聽着遠遠的，連珠響的鎗聲，都不肯去睡，也拿起短棍，偷偷的跑到城門裏，和壯丁們一塊兒挺着胸立着。

夜裏，風是那麼涼，鎗砲的聲音是那麼急，可是大家的心裏感到興奮，興奮產了溫暖和力量。他們的眼神似乎都在表示：沒什麼！我們一定會把敵人全數打跑！

一部份的敵人已經渡過了河，城東的幾個小村已被敵人的砲火打光。可是，我們又打了個勝

仗。

『我們又勝了』！大家爭着傳說。

這次的勝利，幾乎不能使人相信；我們只有半排人和一架機關鎗，在幾棵小松樹後面藏着。把敵人的路上偵探讓過去，再把尖兵讓過去，直到大隊過來一半，我們的那一架機關鎗和所有的手榴彈才冷不防的發了狂。我們的人和鎗都碎在了那裏，可是給他們『殉葬』的是一百九十四個敵兵！

苦戰了五天，河岸上的一營人，只剩下兩排了。

敵人本想用很小的兵力拿下文城，我們的一營人用敢死的精神懲罰了這個狂傲的錯誤。敵人增援；我們的援軍，可是沒有來到。敵人有砲，我們只有輕武器與足用的彈藥。敵砲施威，我們的人散開，各自為戰。敵人的砲火失去了應有的效力，而我們的鎗彈像一種有知覺的東西，到處去找敵人的頭顱與胸口。敵人改變了進攻的計劃。把士兵們分成好幾路，分頭渡河。我們分散開了的士兵，沒有集中與同時殲滅各股強渡的敵兵可能與力量。所以，一部份敵兵已過了河。

唐連長一見敵兵過了河，就知道我們已無望及時的得到援軍。他把埋伏在城郊附近的人全拿上去截擊渡過河來的敵兵。在城郊與河岸之間，他支持了三天，敵人到了東關。

唐連長已整整兩天兩夜沒有合眼，幾乎可以立着便睡去，可是他的臉上還不斷的笑着。笑着

，他指揮；笑清，他射擊；笑清，他前進或後退。前進，他在最前，後退，他在最後。看見他的笑臉，弟兄就好像看見一股溫泉似的，心中立刻感到溫暖，而把一切危險置之度外。我軍與敵兵的裝備幾乎相差了半個世紀。我軍與敵兵的數量相差不止好幾倍。多麼艱苦的任務啊！可是唐連長的笑臉教弟兄們忘了一切，而只顧向敵人射擊。

一手一隻鎗，唐連長在戰鬥最緊強的時候，還勻出平來從腰間抽出一根大葱，咬一大口。咬一口葱，眼中流出點淚來，他感到一點舒服，身上輕鬆了好多。

退到東關，他教弟兄們到西關去守車站，他自己進城去看看縣長。大家都已疲倦得拾不起腳來。他把沒咬完的三根大葱扔給了他們：『咬口葱，跑步！』他的大葱的効力不亞於仙丹，立刻把大家的精神提起，一氣跑到西關。

唐連長在東大街遇到縣長。縣長的眼睛至少和連長的一樣紅，而臉上的神色比連長的更疲倦。縣長是個四十多歲的矮胖子，很忠誠，很慈善，只是不大懂現代的軍事。

『怎樣？連長！』縣長緊緊的握着連長的手。

『敵人已到東關！』唐連長用笑容沖淡了語氣的緊張。

『是嗎？』縣長把汗手抽了出去，楞了一下，轉身就走。

『往那裏去？縣長！』唐連長向前趕了一步。

縣長臉上的神氣是忠厚人偶爾想露一露聰明，不敢自傲，而又不能不自傲的那一種。『他們已經預備好了滾木擂石！』

『誰？』唐連長沒法控制住自己的驚異。

『壯丁們！他們還預備了石灰罐子，等着把敵人的眼睛都迷瞎！』說罷，縣長又要走。

唐連長把縣長一把拉住；『縣長！你該走！帶着壯丁們走！你的石灰罐子一點用處也沒有！』

『走』縣長彷彿永遠沒有想到過這個字，不住的眨眼。

『走！快走！敵人不會馬上進城』，連長極負責的說；『他們必定先把城外的防禦都掃清了』

，才敢進城。快走，還來得及！』

『放棄了城池？』

『壯丁們沒有武器，沒受過訓練，不能作戰！即使有武器，也不該死守城裏，敵人會用大砲轟擊！』

縣長立在那裏，眼睛看着自己的手，好像向來沒有看見過似的。唐連長猜不透這個忠厚的人在思索什麼，他只好接着說：

『援軍一時絕不會來到。敵人的兵力又比我們大的多，我們沒法子守住城！走！快走！別白』

白犧牲了我們的沒受過訓練的壯丁！」

顯然的，縣長並沒發起什麼好主意來，他只問了聲：「你呢？」

『我去守車站！我們守不住城，可是在敵人進城以前，我們能教他們多死幾個，就算盡了職！走！縣長！在路上，你若是遇見我們的師長或旅長，給我說一聲；唐立華已死在了文城！』唐連長雙手拉着縣長，呆立了一會兒。連長低着點頭，縣長仰着點頭，四隻眼對看着，眼神說出來：『我們將是永遠可以共生共死共患難的朋友，假若這次死不了的話！』

再會吧！』唐連長似乎還有許多許多話要說，可是只這麼低聲的向縣長告別。放開手，像老虎看見一個什麼肥美的小動物似的，飛跑而去。

縣長趕上去兩步，想說什麼，他還有沒有找到適當的話，唐連長已經不見了。

車站外的洋槐樹林中，坐着二十二個人。他們都抱着鎗，垂着頭，昏昏的睡去。唐連長不忍驚醒他們，可是又不能不馬上發命令；他楞了一會兒。但是，他們在昏昏忽忽之中，彷彿感到了唐連長的來到。沒有什麼聲響與麻煩，他們都睜開了眼，立起來。向左右稍微一看，他們立刻排得相當的齊整

『坐下』！唐連長低聲的說。等大家又都坐下，他細細的看了一看：連副不見了，排長只剩了兩位，勤務兵和火伴敢情也都拿上了鎗！連勤務兵和火伙都算在內，才一共廿二個人！他砥了

紙上嘴唇，回頭向林外望了望，彷彿希望那些與他共患難的朋友還會從林外走來，雖然他明知道那些熟習的面貌與語聲是永遠，永遠，見不到，聽不着了！轉過頭來，他垂視着地上，好像不敢再看面前的人，因為看到一位排長，就不由的想起另一位排長；看到勤務兵，就想起連副來。連副的小鬍子與一閃一閃的白牙，張排長的斜眼，李萬秋同志的六指，和……都在他的心中活着，都好似他自己身上的東西。可是，牠們都上哪裏去了呢？不能再想！再想一想，他就會馬上大哭起來。不是爲怕死而哭，而是爲給共患難的朋友獻出心中的熱淚。說真的，他們由死亡而得到光榮是映射在他自己，與現在還坐在他面前的每一個人身上。他，與坐在他面前的廿二個，會在陣亡了的朋友的光榮中找到他們自己的光榮。他應當大笑，不該落淚，可是，他笑不出來！他的眼中並沒有淚，可是他用手去揉了揉。他應當趕快向大家說幾句話，否則他也許真的大哭起來。話還沒想好，他已叫出『同志們』！

『同志們』！他重了一句，而仍找不到話講，楞了一會兒，慢慢的蹲下去。這一蹲，他身上的筋肉似乎弛懈了一些，他想起話來。一挺身，他又立起來。慣于在他臉上來往的笑容，又來到他的嘴角與鼻窪間。

『同志們！連火仗算上，咱們只剩了廿多個人！我們已和師部失了聯絡，援軍恐怕一時不會來到。車站上，紗廠裏，還有許多糧食，東西。我們不能給敵人留着。馬上就去焚毀！我沒法子

請示上方，但是我覺得——憑着我的良心——應當這麼作！王排長，你帶八個弟兄破壞車站！孫排長，你同八個弟兄破壞紗廠！我和其餘的人死守這裏；這裏便是連部！也許，敵人馬上就來到，我們抵抗！憑着我一個軍人的良心，我的命令只有一個字，死！」

說完這段話，他的因困倦而發紅的眼，發出些光，像兩片流動的明霞。他的笑意由嘴角鼻凹擴達到眉梢。親切的，慈善而又嚴肅的，他看着像親手足似的廿二個戰士。

廿二個戰士沒有任何動作與表示，只是臉上顯出一種輕快與得意的神氣。假若唐連長的臉是太陽，他們的臉就好似接受到陽光的花。

『王排長，孫排長！馬上出發！』唐連長和兩位排長握了手。

不出唐連長所料，敵人不敢進城，而先在四面的關郊細心的搜索。在南關北關，他們沒有遇到鎗彈與手榴彈，只搜出不少手無寸鐵的壯丁；隨便的選擇了一下，有的留下作苦力，有的死在刺刀下。

將近黃昏的時候，文城城內靜寂得像一座古坟。小兒抱着母親的膝，老人藏在屋中最黑暗的地方。年輕的婦女把臉塗黑，穿上最破的衣衫，像看到貓的老鼠，向門外，廁所，和最不舒服的地方亂躲亂藏。沒人顧得作飯，泡茶，或點燈，而只想像着由門板刺進來的刺刀的可怕！他們知道敵兵已到了城外，逃走是來不及了。他們知道我們的守軍，那給他們打了好幾個勝仗的守軍，

已經都躺在了城外的黃土上。他們知道，縣長已把學生和壯丁帶走，城裏已沒有一個可以拿木棍或花鎗和敵兵拚命的人！怎麼辦？怎麼辦？誰也沒有一點主意！他們已經沒有心思去想明天，因為死亡就在眼前；他們知道自己是捨在屠場的豬羊，刀已經離他們的脖子不遠！刀，或者還是最好的東西；怕只怕，敵人還有比刀更厲害的刑具，最愛體面的姑娘本能的感到她們的刑罰必定不是刀，而是絕對不能忍受的污辱。她們有的上了吊，有的把剪刀揣在懷裏。最親愛的父母，在這時候，不能給她們半點安慰與主張，而只呆呆的看着她們採取最聰明或最愚笨的辦法。聰明與愚笨，在這時節，已失去界限；因為快要進城來的敵人是人獸未分的動物！悲泣，自殺，黑暗，恐怖，教文城城裏靜寂得像一座古坟。實在沒有主意了，他們反倒盼望敵人快些進城，殺戮存留，給個乾脆！

正在這個時候。西門外起了火。城內沒有一個燈亮，城外起了好幾個火頭；城是黑的，天是亮的；人們開始由黑暗的角落裏出來，在門外呆呆的望着火光。火光永遠有一種悲壯的吸引人的力量，不管是在什麼時候。火光給大家一點刺激，大家都想狂喊幾聲，把心中的黑暗吐出來，而使自己與火一樣的光亮。可是，大家並沒敢喊叫。看看那把半個天燒紅的火光，他們反到覺得分外寒冷，不住的打噤。這悲壯而有吸引人的力量的紅光也給人以渺茫之感：沒人能抓到那光，或挨近那火；火與光中宣示着毀滅死亡！

「燒啊！燒啊！」忽然一位老人狂喊起來：「燒了房，燒了城，不給日本鬼子留下呀！燒啊！燒——！」

這個呼聲幾乎沒得到任何響應。牠沒使大家興奮，也沒使大家恐懼。當最大的危險來到眼前，人們反倒在表面上露出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樣子。隨着這呼聲，大家低聲的彼此說了點什麼；此外，別無動作。

那老人——城中最正直剛強的教過私塾的先生——還在喊，而且把一玻璃瓶洋油倒在土坑的草褥子上，預備放火。

這時候，城外的火光忽然暗了一些，漆黑的烟柱，像受了什麼不可忍的刺戟與壓迫，瘋狂的往上冒，似乎要把那天變成黑幕。烟鑽得極高，下面的火舌變成無光的血紅，從黑烟裏吐出來，又吞進去。烟在高處散開，火光又明亮起來，把天都照亮。這時候，城內老人的草褥已經燃起，老人仰臥在火光裏。不久，黑烟與火舌從門窗內吐出，比城外的小，而熱氣直撲到人們的臉上。大家開始喊叫，開始奔跑，爭着來救火。這時候，城外有了鎗聲。

「唐連長還打呢！還打呢！大家的心又欣悅的跳動起來，幾乎和前幾天打勝仗的時候一樣。城外，有鐵路路工的幫忙，士兵們把所有應該破壞的東西都付之一炬。火起來，他們散開，各自為戰。敵兵到了，首先嘗到槐林中射出的子彈。

敵人一方面包圍槐林，一方面到所有能藏人的地方去搜索。不管是樹林，還是獨木，不管是一道淺溝，還是一堆拉圾；不管是一段矮牆，還是鐵道旁邊的小木閣子，都使他們遲疑，害怕，只在一陣兩陣三陣猛烈的射擊之後，他們才敢前進。他們不知道我們有多少人，而只感到這裏的樹、溝、土堆、牆、和一切東西，都有眼睛，都有子彈，都會要他們的命。火光把整個的車站，照得如同白晝，但是火光越明，他們越怕；他們只能像蛇似的爬伏在地，看到一個黑影或黑點，便把頭貼在地上，火忽然明了，又忽然暗了；火忽然移向東邊，西邊暗起來；又忽然移向西邊，東邊暗起來；在這一明一暗，忽東忽西之中，他們惶惑、恐懼，只管放鎗壯自己的胆子，而不管子彈向哪裏打，和打什麼。

從一株樹後跑到另一株樹後，唐連長和他的六個弟兄變動着地位，向四面八方射擊。唐連長的汗把襪子都淹濕。天氣還相當的冷，他的身上可是只脫剩下了一件汗衫。他的心中，現在完全是空的，假若還有什麼感覺的話，他只是想喝水；他的口中冒着火。在敵人的鎗聲稍靜一點的當兒，他倚着樹吐了口氣；更想喝水。從樹旁來了一隻手，輕輕的放在他的腿上。他以為是那個也拿着鎗加入作戰的勤務兵呢。不是，地上臥着的人，不是兵，而是個鐵路工人。

『給你！唐連長！』工人聲音很小，而很清晰的說：『三個饅頭，一瓶水！』

唐連長順手把饅頭接過來，馬上扔在地上，再伸手，他摸到那玻璃瓶的脖子，很涼，很滑；

他的心裏也立刻感到清涼滑潤。水有點煤油味，可是他一氣把牠喝光。『哈！』他吐了口氣。這時候，他才覺得工人的可感與危險。沒顧得道謝，他教工人快走。

唐連長搔了搖頭。『快走！謝謝你！』

敵人的鎗彈又像雨點似的打進來。唐連長不曉得工人是怎麼走開的，他又開始從樹後向外射擊。這時候，他感覺到身後有人在地上爬行。他以為還是那個工人，所以連頭也沒回。可是，身後有了聲音：『報告連長，我，我，完了！』唐連長急轉身，借着閃動的火光，看清：長長的，像一條不大有形狀的口袋，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他的勤務兵！

『老劉！老劉！』他一腿跪着，扳起老劉的頭。老劉的眼還微睜着，可是全身都已不動。他手上摸到血。他輕輕放下老劉的頭，想找一塊布或一件衣服蓋上老劉的臉。這時候，他的左半邊身子已失去掩護。左肩上忽然一麻，他喊了聲『不好！』急要轉身，左臂上又中了一鎗！他知道敵人已發現了他。他想立起來，可是左半邊身子已經不聽他的調動。用了最大的力量，他把自己挪動了一尺多遠。他的左肩靠住了樹幹。他要鎮靜的思索一會兒，可是心中極亂。一種無可形容的迷亂，隨着左臂的由麻木而疼痛，漸次有了他的心。他決定不去思索。咬着牙，右手抓住樹幹，他立了起來。立不穩。他的右臂撲住了樹幹。像醉漢似的，他抱着樹幹繞了一個圈。他的背上又中了一鎗。臉擦着不光滑的樹皮，他跌落下來。

臂上燃燒，腿上燃燒，心中也在燃燒。林外是火光，眼前是火星，心中也變成一團火，火催着他狂喊：『王排長！衝鋒！孫排長！衝鋒！』他不知道自己還是別人正在這裏喊叫，而只覺得有人喊衝鋒。他立了起來，喊了聲『殺』！

隨着這聲『殺』，一切是靜寂。火漸漸熄滅。鎗聲漸漸停止，唐連長的血，已漸漸流淨。到天亮的時候，文城變成了死城。

十

在文城的戰事中，老鄭——夢蓮姑娘的松叔叔——的生活差不多是個惡夢。自從松林內來了軍隊，他的平靜就受了很大的擾亂。他不知道把『棺材本兒』放在哪裏才好，而帶在身上是最不放心的事。他也不放心他的鐵筋洋灰的兒子——這小伙子是那麼楞頭楞腦，說不定哪一刻就會鬧出禍來。媳婦，更難辦！她比棺材本兒還難找到妥當的地方藏起來。假若不幸，她……老頭子簡直不敢往下想！媳婦年輕，年輕人的胆氣往往使自已把該留神的地方故意的忽略過去。老鄭再三的囑咐她隱藏着一點，可是他還照常的出來進去。她不反抗公公的命令，但是由她的眼神可以看出來她是要說：『我要不出屋門，怎能把柴拿進來，把髒水倒出去？』老鄭不想拌嘴，而只終日提着心，手心上老出着討厭的冷汗。

爲了兒子兒媳的安全，他囑咐他們要處處小心，而他自己倒去冒險。作父親的愛心每每有不合邏輯的地方。別等軍人們來找他，他想，他須先去找他們，於是，他背着糞箕，或拿着斧頭，心裏不安，而臉上若無其事的，專往有軍人的地方去徘徊。

溜了幾趟，軍營中的人好像全都認識他了。出他意料之外，軍人是那麼客氣和靄，簡直像學堂裏教書的先生。他們給他說了許多他不大了解的事，許多不知道是在哪裏的地方，並且告訴他

，他們是哪裏人，和家中的情形。在從前，他總以為軍人都是沒家沒業的壞傢伙，穿著虎皮到處欺侮好人。現在，嘔，他開始明白過來：爲什麼了一山肯去從軍。想起了一山，也便想起夢蓮姑娘來，沒有什麼別的足以傲人的話，他把夢蓮姑娘的一切都告訴他們，把一切他所能想像到的美麗的形容詞都加在她身上。她就好比——擦了三四次迎風流淚的老眼，他才想起來——剛下過雨後的嫩青椒！

他不怕軍人了。反之，他倒去給他們砍柴，挑水。他們給他錢，他對天起了誓，（脖子都整得通紅）他若伸手接錢，明年就教蝗蟲把他的莊稼都吃光！當他沒有工夫的時候，他就教鐵筋洋灰去代替。可是，他已經先跟軍官說好：我只有這麼一個『畜生』，你們不能把他拉走！

他們也知道了他有兒媳婦，而把一大堆衣服送了來，求她給縫補。他們給錢，她私自收下。以作公公的身分與尊嚴。他向來不敢在她面前說一句帶髒字的話。等到他發現了她接受了縫補衣服的報酬，他幾乎忘了一切規矩禮貌，而指着媳婦的臉罵了一頓：『下賤！下賤！下賤！下賤！下賤！下賤！下賤！下賤！下賤！下賤！』（自從他剪了辮子那天起，不知由那裏學來的，他把大清國改成了大中國）。『沒有這幾個錢，你就會餓死嗎？要給大中國打仗的人們的錢，你偷挖掘墓去好不好！下賤！不要臉！』把錢要過來，他親自送了回去。

但是，這是他最快活的幾天。他本來準備好去接受損失，污辱，與痛苦。萬沒想到，他所得

到的是友誼與工作。他覺得世界的確是變了。怎麼變的？爲什麼變？誰出主意變的？他都想不出來。他只感到一種未曾經驗過的樂趣。他很想把這點樂趣與變化說給夢蓮姑娘去。她，他想，必定能告訴他這種變化的所由來，而且欣賞他的工作——那似乎應當稱作『爲國家出力』的工作。

在他挑水或砍柴的時候，他老想念着夢蓮。當他立着或坐着休息一會兒，他必面朝城牆。好像他會隔着城牆看到她似的。一會兒他想，假若她能看到他給軍隊服務，她該怎樣的誇獎他；一會兒，他又想到，假若日本鬼子真個打進城來，她怎麼辦呢？他屢次想進城去看看她，可是又不肯耽擱了軍隊中託咐給他的工作。他只能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想念她，關切她，而出現于他心中的她的形影，老使他心中發出些甜美的滋味。

可是，這點快樂是短命的。有一天，天剛剛發亮，他就起來了，吃了一塊昨晚剩下的貼餅子，喝了半瓢涼水，他到林中去，看看有什麼工作。到了軍隊紮營的地方，他懷疑自己是否完全清醒了。拍了拍頭，揉了揉眼，他知道自己的確是醒着呢，不是作夢。奇怪！軍隊不見了！地上打掃得非常的乾淨，連一兩團馬糞都看不到。

他坐在了那剛剛打掃過的地上，胃中的餅子與涼水幾乎翻出來。他感到空虛，失望，與恥辱——他們什麼時候走的？上哪裏去？爲什麼不告訴咱老鄭一聲呢？他想不到軍隊的行動是絕對要守秘密的，他只主觀的以爲；『咱老鄭對你們不錯呀，爲什麼這樣的不講交情，一聲不哼就全開

走呢？」他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創傷，他幾乎後悔了曾經那樣熱心幫他們的忙！「咱老鄭是窮人，巴結不上人家呀！」他一天沒吃什麼，而和兒子發了好幾陣脾氣。

不錯，城裏和河邊上還有軍隊，可是那似乎不是「他」的軍隊。那一片松林是官產，可是他以爲是自己的，連樹上的松鼠和貓頭鷹也都是他自己的。因此，住在松林中的軍隊也應該是他的，至少，「也該告訴我一聲呀！怎麼不辭而別呢？」

幸而唐連長常常山城裏到河邊去，不管是步行，還是騎着自行車，他總到老鄭這裏休息一會兒。起初，老鄭對唐連長並不十分親熱，因爲松林的軍隊剛剛不辭而別。唐連長，可是，沒介意老鄭的神色與態度。他很親熱的喝了老鄭的兩大碗開水。

唐連長第二次來，老鄭給他泡了一大壺棗葉「茶」——茶的代用品，晒乾的嫩棗樹葉。

第三次，老鄭拿出真正的茶葉來。他很喜歡這位黑塔似的軍官。爲確定唐連長的官級，他問：「你老的官比守備大呢還是小呢？」

唐連長向來沒比較過連長與守備的高低，他只能以大笑一陣作回答。

「飛機怎麼就會飛呢？」近來老鄭對軍事感到很高的興趣。

唐連長解釋了半天。老鄭心中不明白，而口中一勁說：「啊！」

無論怎麼說吧，老鄭與唐連長成了好朋友。慢慢的，老鄭把松林中軍隊不辭而別的事說出來

，唐連長給他詳細的解釋了一番，並且告訴老鄭，調走的朋友來了信，都問老鄭好。

老鄭感激得說不出話來。又獨自到松林中轉了一圈。從松林回來。好像詩人看到美景而得了靈感似的，想出一句話來。唐連長又來了，老鄭趕緊把這句話說出：『唐連長，你給他們寫信的時候，也替老鄭問他們好啲！』這裏的『老鄭』顯出很高的身分與很深的關切。

可是軍情又出了岔子，友誼彷彿必然的產生痛苦。唐連長要在松林外王舉人的地上挖壕溝！老鄭深知舉人公的脾氣，他若是不去稟明，舉人公會拿帖子把他（老鄭）送到縣裏去的。在另一方面，唐連長說得十分明白；這是國家大事，是個人就應當幫忙啊！老鄭十分為難，怎麼也想不出兩面圓的辦法來。最後他偷偷的見到蓮姑娘。

蓮姑娘的細白食指指着一個雀斑也沒有的小鼻子，說：請他們放心挖吧，我負責——

『不用稟明了舉人公？』

蓮姑娘輕輕一搖頭。

老鄭幾乎是飛跑着去找唐連長，報告這個好消息。可是他，很鄭重的提出個『書面』來；『連長，我可不好意思幫着挖呀！你們挖，我給抬土吧！有朝一日舉人公問下來的話，我好說；我並沒動手挖呀！』

連長同意於這個足以使老鄭良心上得到安慰的提議。

松林外的壕溝剛剛挖了幾丈，河邊上就打起仗來。老鄭十分的興奮。他並不喜打仗，因為打仗和種地是永遠不相能的事。可是，他興奮。他好像——在跟軍人們有了些交情之後——看得千真萬確，我們的軍隊一定會打勝仗。再說，這次是和日本人打仗，他幾乎天生來的厭惡日本人。

在興奮之中，他也關切着自己的茅屋，自己的兒子兒媳，並且極不放心夢蓮姑娘。假若槍彈打在茅草上，而把房子燒了。可怎好呢！自己的兒子沒有被我們的軍隊拉去，兒媳也沒受到驚險。可是，日本兵能這樣客氣嗎？不能，一定不能！夢蓮姑娘，那麼嬌生慣養的，能受到這個砲火連天的驚恐嗎？幾天幾夜，他幾乎沒有安睡過一個鐘頭。出來進去，他聽着四面八方的槍響，看着屋頂上的茅草，嘴中自言自語的：『早晚，早晚，這個洋火盒子是得燒個一乾二淨！』

有時候，他因關切與憂慮而忘了危險，迷迷糊糊的一直走到河邊，槍彈屢次由他的頭上或耳邊擦過去，他只立住往四下看一看，好像是找槍彈到底落在哪裏似的。在這種時候，他若遇上抬傷兵，或輸送軍火的，他必過去幫一把手。但是，他却不加入他們的組織，因為他須看着他的兒子與草房。這個使他感到一點慚愧。於是，在半夜槍聲最緊的時候，他會燒兩桶開水，挑到前線去，好教心中安定。

他只進城看了蓮姑娘一次。在城門上與街上；他看見了壯丁們耀武揚威拿着刀鎗劍戟巡邏或站崗。他們幾乎都認識。在往日，他們對他都相當的敬重，因為他們在清明或十月一去掃墓，或

出東門有事的時侯，都忍不了到他的茅屋喝碗開水歇歇腿。現在，他們改變了態度。他們居然高聲的問他：『鐵柱子呢？他爲什麼不來守城？』

老鄭的尊嚴降落到零度。見了蓮姑娘，他幾乎說不出話來；只喝了一口她特爲給他泡的好茶，就告辭回家；一路都沒敢抬頭。但是，他下了決心，無論大家怎麼議論他，辱罵他，他萬不能放手兒子！他只有這麼一個『畜生』！他勒緊了腰帶。挺起那有時候發僵的腰背，自己叨叨：『他們要是找上門來的話，我老頭子自己去！別的不會，花槍還能刺幾下子！不能教鄭家絕了根！』

槍聲越來越近了。他不曉得那幾間茅屋和幾個草垛是怎麼會還不會燃着，發起火來。說真的，他差不多已經忘了草房與草垛的危險，而懷疑到一家三口的性命是否能保得住！他切盼舉人公能給他送個信來，指示一些辦法。可是舉人公像完全忘了他的樣子，一點消息也沒有！連蓮姑娘也不派人給他捎句話兒來！

西門外起了火，松林裏已經安睡了的禽鳥都驚惶的啼叫起來。老鄭在茅屋外呆呆的立着，口中像嚼着一顆永遠不碎的米粒，連腮部和太陽穴都輕輕的動。『文城完了！完了！』他掩面哭了起來。

自從文城失陷，夢蓮不但沒出過街門，連屋門幾乎也沒出來過。他沒有臉見人。對文城的人們，她會誇過口——她的父親是不會作出對不起人的事，可是，舉人公居然接受了敵人的命令作了維持會會長。最使她難堪的，是舉人公對她聲明：爲了房子，地產、衣食，我沒有別的辦法！還有，爲了你夢蓮——我不能不投降！

她想逃走，可是門上，院中老有監視着舉人公的人——他們也隨手兒監視着她。她想自殺，可是她又捨不得這個世界。世界是給青年人預備着的。她還想留着這條正在青春的生命，去設法洗刷父親所給她的恥辱。況且她還有個了一山。幾時她能見到了一山，她以爲，她就會把生命和生活火力攔旺，與他攜手創造出一點什麼光榮的事業來。她須耐心的等着他！

她把自己禁閉起來。每逢舉人來看她，她便將門倒鎖，一聲也不出，等到舉人公嘆着走開，她才痛快的哭一場。

夢蓮的身量不高，而全身沒有一處長得不勻稱。在她淘氣的時候，她像個『娃娃』。當她生了氣，或要作些正經事的時候，她很像個發育完全了的小婦人，使人敬畏。小長臉，眉目很清秀，她不能算個美人，但是她可愛。她的臉時時和她自己開玩笑。一會兒，她的小臉板起來，嘴角

往下垂着一點，眉頭微皺；她是準備着發脾氣。一會兒，她的滿臉都是小肉坑兒，很小，很淺，很活動；她是要發笑或唱個聲音很小，只有她自己知道含着什麼意思的歌兒。她的脾氣永遠沒有一定，一天不定變多少回；十分的顯示出她是個嬌生慣養的女孩子。可是，不管她是怎麼善變，在她的心的深處生了根的却是慈善，正直，與正義。最使人畏懼的是她的那黑而厚的頭髮。當她發怒的時候，那些頭髮好像忽然擁到腦門上來，像鷲鳥立起的冠纓那樣。

在她十七八歲的時候，丁一山已經是她的好朋友。丁一山很聽話，她要作什麼，一山永遠不反對。這時候，他不過是她的伴侶——能够在一處玩耍的伴侶。她好玩，她好出主意，而且是一會兒一個主意。所以她的伴侶必定是個隨着她的主意轉動的陀螺，而丁一山恰好是這樣的青年，就是這樣，她還有時候連自己也不準知道爲什麼就發了脾氣，使一山無從捉摸。於是他就生了氣。這種無端的小衝突，使二人能有三四天，或者甚至於一個禮拜不見面。二人都彼此怨恨，都決定永不相見。可是怨恨漸漸的被那些沒法完全忘記的甜美的往事所沖淡，於是漸漸的彼此思慕，直到心中像有個蟲子咬着似的那樣難過。最後，兩個人，不知怎樣的，又見了面；比往常更加親熱。這樣，在玩耍之中，二人的年齡加長，也就慢慢的在玩耍之中添入了愛的成份。

愛的主要滋味是苦的。丁一山不曉得她什麼時候需要愛，什麼時候想玩耍。她自己也不知道。有時候，她很熱烈，頗像要把生命立刻託付給他的樣子。有時候她又很冷淡，皺着眉頭，很像

對自己，對世界，都已厭倦，而想去作尼姑似的；丁一山感到惶恐不安，而不敢問她這種變化是什麼意思。等到她最高興的時候，他大着胆，試着步，去探問。她滿面的小肉坑都發着天真的笑意，告訴他；『沒有什麼意思！』

她頗有些聰明。假若她專心學繪畫，或音樂，或數學，她必能有相當的成就。可是，她是嬌生慣養的女孩子，她愛學什麼與不愛學什麼，都決定於一時的高興。她絕定不能學看護，因為她若一高興，也許一天給病人十次藥吃；而不高興呢，就許三天不管事。她不懂得服從，不受拘束。可是，在這種獨立的精神中，她又需要愛——一種應當被解釋作母愛友愛戀愛的混合物的愛。這種愛很難大量的生產，相機供應；而一山就時常感到無可形容的痛苦。

夢蓮不喜歡林黛玉——太落伍了！可是，她並不反對茶花女。有時候，她極冷淡，而責備一山缺乏熱情；她的意思：『我是茶花女，而你，可惜不是阿蒙！』好，他趕緊去學阿蒙；可是她又與別人表示好感，而把阿蒙放在冰窖中。每一個生人，對她，都有一種誘惑力。她不愛金錢，看不起勢力，但是，她喜歡時時有新的刺戟。對於一個初次見面的人，她能爲上教他感到她是一見傾心，而同時把老朋友幾乎忘得一乾二淨。及至那點新鮮勁兒過去了，她隨手的把新朋友扔在垃圾箱裏去。因此她有許多朋友，而哪一個是她真正的朋友却很難說。她好像捨在河岸柳樹上的一隻小艇，老有活水激蕩她，但是誰也不能把她沖了走。一山沒法不忌妬，沒法不質問她，她並

不回答。直到問急了，她才說：『這是茶花女的辦法！』

『茶花女並沒有這種辦法』！他含着怒說。

她不再反駁，而只輕蔑的一笑。

在她的許多的朋友中，居然也有劉二狗！一山用了最大的容忍，去討好於她。但是無論如何他不能容忍劉二狗。

劉二狗是文城最富的一家——按照老鄭的說法——『畜生』。他是文城唯一的永遠穿着洋服的人。高個子，小眼睛，眼睛老看着自己的皮鞋尖。他的動作，表情，都很像一條大泥鰍——永遠慢慢的往泥裏鑽，彷彿非鑽到泥底下去不能甘心。就是坐着的時候，他的身子也像蛆蟲或泥鰍那樣一刻不停的動；兩個小眼偷偷的向左看一下，又向右看一下，很像要偷點東西似的。他的身子蛆式活動，使人看着惡心，總想一下子把他打死才痛快。他的不住的往兩邊溜的小眼，教人感到不安，像遇見一個慣賊那樣。

可是，夢蓮也招待他——劉二狗！他有時候在她屋中坐一整天，而且隨便的翻動她的東西。一山，憑着過去的經驗，不敢干涉她。但是，他又不能與二狗一同坐在那裏而不發生衝突。他只好躲開。這不知怎的，惹惱了夢蓮。第二天，一山又來看她的時候，（二狗早已坐在那裏）她一聲沒哼！輕蔑的一笑，走了出去！

一山心裏的火把眼睛都燒紅！他不能再忍！他到處去找，找不到她。到第四天上，他才見到她，他第一句話就是『你怎麼啦？』

她毫無表情的回答：『沒什麼』！

對男人，無論是朋友還是愛人，她都沒有表示一般的女人所共有的母性的愛，像問問冷暖或飢飽什麼的；她自己需要個母親，她十歲的時候就失掉了母親。她對誰都像一個男人對一個男人。可是，她又不是個男人，她到底需要愛。在戀愛之中，她不會瘋狂的愛一個人，而把別人擋開。同時，她也不會用一點小的手段，使大家都相安無事。她純潔，純潔得像個沒有性的人。可是，這種純潔使一切朋友都找不到『座位』，而彼此亂擠亂鬧。她沒辦法，也不願去想辦法，有時候她只好以一走了之；把自己藏起去，教他們亂鬧他們的。

因為她純潔，所以她很勇敢，不拘小節。因為她純潔，所以她很柔弱，大事不敢隨便冒險。她願意表示出她是個男人，而事實上她是個女人，她表面上很隨便，可是她並不浪漫。她有很大的胆量，又有個很軟的心腸，而柔軟的心腸使她的胆氣減少了許多。她願意對人親熱，無差別的親熱，於是這親熱——平攤在每個人身上——就等於冷淡。誰都得到一些，誰也就都沒得到一些什麼。她的好心完全白費了。

她的確愛一山。可是她不會用不費什麼事的一個眼神或一句話，使他放心。她要對朋友一視

同仁；假若一山不明白此理而感到痛苦，就活該！她常期的接到許多情書，而且很喜歡讀念牠們。在聽回答那些情書的時候，她永遠不鼓勵任何人向她加緊進攻。可是，她回答他們的信，彷彿向他們暗示：『且莫絕望』！她不敢浪漫，她願意在這些情書中找到一點生活的刺戟。那些富於感情的，誇大的諛讚，使她覺得自己的重要，而且有點害怕。無危險的懼怕，是很好的一種興奮劑！

許多人向她求過婚，而每一次求婚都使她感到真正的危險。她馬上『收兵！』一山向她求過幾次婚，她都不置可否。可是，她並沒立刻疏遠他。她的確愛他。

一山和二狗打了一架，打得相當的厲害。二狗的小眼旁邊加了個青紅相開的大包。一山的腮腫上掉了一塊肉。二狗帶着新添的肉包來向夢蓮誇耀，扭着蛆式的身子報告戰鬥的經過：他得意自己加了一個肉包，而一山失掉了一塊肉。一山沒有來看她。她，臉上由紅而白，小手哆嗦着，告訴二狗，永遠不要再來；而馬上去看了一山。她本能的同情於弱者。

見了面，一山並不提打架的事，而只說他要去從軍。他沒有提及二狗一個字，好像二狗根本不地道，不存在！這個態度完全征服了她。她答應與他定婚。

舉人公不允許他們定婚。夢蓮開始感到生活的趣味。不央告，不屈服，她準備宣戰。假若不是這個刺戟，她也許到答應了一山，馬上就再向他解除婚約。可是，舉人公的抗議，使她決定了

非如此不可。趣味由定婚移轉到戰鬥上來。結果舉人公撤消了抗議。緊跟着，一山來向她辭行。她不懂得如何安慰他鼓勵他，而只從院中的楓樹上折了一個紅葉（正是秋天）給了他。

一山走後，夢蓮感到一種甜美的空虛。定婚不定婚，似乎倒沒多大關係。她確實的失去一個可以一同玩的伴兒，他離她很遠了，可是她的手指上戴着他給的戒指，覺得她已屬於他又不屬於他。這很有意思！皺着眉頭，她獨自徘徊要承認自己是個被拴起來的小貓，又要承認自己還是個極自由的蜻蜓或蝴蝶。這，很有意思！

過了三天，她不願再享受，或忍受，這種虛空的有意思，而開始一天改十幾個主意，設法創造一點樂趣。

直到抗日的戰爭發生，她才真的關切着一山。這並非對一山的生死有什麼疑慮；不，她根本沒想到過他是可以死的。她關切他，因為她很愛她的國家。她極盼望他打個勝仗，給全民族掙點體面。她開始帶着她向來不愛用的真感情給他寫信，鼓勵他，安慰他；而且告訴他，她自己也願到前綫去服務；雖然她一點也不曉得前綫是什麼樣子，和她自己有什麼本事與用處。

十二

夢蓮獨自在屋裏，像牢獄中的一點燈光，雖然是光明，外邊的人却看不見。

劉二狗時常來看這個燈光，不爲求取光明，而是想把那個美觀的小燈台拿到自己的手中。

自從澈人有侵犯文城的消息，劉二狗便成爲文城裏最活動的人。金錢買不來天才。二狗，雖然家中很富，並沒受過什麼教育。他不是念書的材料。他的身量隨着年齡加高，到十八九歲已經長得很高；可是，他的心與腦在十三歲的時候就停止了發展。他吃的很多，喝的很多，只是不能消化十三歲以上的心智所能消化的精神食糧。他的偉大的成就，是得過一張初中畢業的證書，而這張證書還是由人情與面子得來的。

別的同學升入了高中；二狗換上了洋服。在他心中，穿洋服與入高中是完全勢均力敵的。他沒有一點慚愧與不安。

金錢也買不來欽崇敬佩。雖然他是闊少，雖然他穿洋服，雖然他身量很高，可是在文城，他老是二狗！且不說那些倔強的老輩們，就是平日與他有些好感的人們，也還在可以教他聽見的距離中叫他二狗。有時候，大家爲找一點變化，還加上個形容字，把二狗變成二洋狗，因爲他老穿洋服。

因此，他養成一種習慣；眼睛老看着自己的鞋尖。他心中經常的燃着一把毒火，他想報復——『有朝一日，你們得叫我二老爺！』他的眼不屑於看人，而只看着自己的鞋尖，一邊走一邊心中說：『你們都是小螞蟻，我一腳踏死你們一大羣！』地上的螞蟻倒了霉。在他沒能消滅文城的人們之前，只要他看見地上有個蟲子，就必定把牠踩死。

他看中了夢蓮。在文城，二狗的父親與王舉人應當是立在同等地位的兩位代表人。可是，無論在什麼場合，王舉人老比劉老者高著一頭。劉老者不大識字，而王老者是舉人。縣立中學舉行畢業式，或縣中任何的集會，兩位老紳士都必出席。可是王舉人不是作主席，就是特約的講演員，而劉老者永遠慚愧的，極不安的坐在講演台上，不哼一聲，而只管流汗！所以，二狗爲了洗刷父子二人的恥辱，決定去娶夢蓮。她本人就可愛，而她的父親又是大家所欽敬的舉人。娶了她，文城的人們就不敢再用白眼輕視劉家父子了。

他久想和夢蓮親近，可是老不敢大胆的向前邁步。說不滑爲什麼，他有點怕她。廟中的菩薩都很好看，而二狗不敢去愛菩薩。對夢蓮，他也有這樣的感覺。

可是，他萬沒想到，夢蓮會那麼容易接近，他第一次的冒險，就不但沒有碰了釘子，而且在她那裏坐了整整兩個鐘頭。他後悔沒能更早些『伸腿』。假若早下手，他想，他也許已經作了舉人公的女婿。他絲毫不認識夢蓮。他以爲只要她不踢他兩腳，便是大功已成。

沒有別的特長，他只能摹仿公鷄，把羽毛弄得非常的豔麗。他又作了兩套新洋服，顏色頂漂亮，一身綠的，一身花道道的，使人一看就感到點頭疼。他的領帶，一天要換三遍，顏色與花紋不但使人頭疼，而且混身發冷。

夢蓮姑娘永遠不抹口紅，不燙髮，不擦胭脂，不穿鮮豔的衣服。因為她素麗，所以有時候倒顯看別人的身上穿着大紅大綠，好像只有這樣才使世界上的顏色平均分配，而不至於太偏枯。二狗的花公鷄式的衣服引逗出來她的笑聲，二狗的得意是沒法形容的。

但是，夢蓮並不對他『特別』的親熱。有時候，他打扮得像顏料鋪的幌子，而且頭上刷了二兩多凡士林，得意揚揚的來看她，她只用眼角撩他一下，連半句話都不對他說。她也許是正讀着一本書，或者編織着毛線的小手套，她就繼續着工作，好像他只是塊石頭或一張凳子似的。二狗的身子扭來扭去，像個大姐，越扭越不是味兒，手心上出了汗。他擗訕着說一兩句話，夢蓮的眼皮不抬，而他覺到她是在瞪他呢。要喝茶，她便只給自己斟上半碗；要吃飯，她便走出去吃飯；他好像活該在那裏渴着餓着。他動了氣。

不敢怨恨夢蓮，他以為她的冷淡都是丁一山從中作怪。他久想跟他幹一架。

他和一山打了架。他滿想以為這樣一開打，就可以把自己的威力由一山而反射到夢蓮的身上，教她也怕了他。她一害怕，他便可以把她揉在手中，像揉一個泥團似的。

哪知道，夢蓮並不害怕，她的臉仰着一點兒，小鼻子尖指着天，一聲不哼的向他挑戰。

二狗慌得像一條無家可歸的狗。他來看她，不見。他在大門外等着，一等就是幾個鐘頭，盼着她出來，好給她磕頭。可是她不出來。都到快絕望的時候了，她忽然的出來——和一山手拉着手！她打扮得特別的漂亮，向來不施胭脂粉的小臉上居然淡淡的抹了些『摩登黃』，頭上還束了一根豆青的綢帶。她有說有笑，活潑得像一隻冬天的小鳥，美得像一朵鮮花。她隨便的視而不見的，看了二狗一眼。路旁有一條小胖花狗，她用鞋尖逗了逗，而絕對沒有招呼劉二狗的意思。假若二狗稍微聰明一點，他就必定能看出來；夢蓮會愛也會恨。或者，她的恨比愛還來得更方便一點。有膽子的，有正義感的，才會恨。她還多着一點故意的挑釁——嬌生慣養的慣了，她不甘於忍受半點委屈。現在她對二狗的態度，完全像原始的女神故意對待地上的兩條腿的小動物那樣，稍有不敬她，就會用雷電去懲罰。

她給了二狗一個雷——和一山定了婚。

二狗的牙咬得咯吱咯吱的響。他的心智發展到十三歲，就不再前進。假若十三歲的孩子還不能脫淨原始的狡滑與殘忍（像還以活剝小狗的皮爲樂等等），二狗想用最毒辣的手段來報復，是極自然的。他想要一山的命！

可是一山去從軍。二狗的刀落了空。於是，他那簡單，而自以爲聰明的，又開始活動。他

逢人必說：一山那小子是怕了咱，不敢再住在家裏！你們等着瞧，什麼時候他把腳放在文城，什麼時候就沒有命了！

連舉人公帶夢蓮都聽到了這種宣言。舉人公的心中很不安，生怕女兒還沒出嫁，就作了寡婦。爲緩和這種可怕的計謀，他每次請客也必給二狗一張帖子。二狗的簡單的心中得到一點安慰，並且很感激舉人公。在感激之中，他還希望舉人公能強迫夢蓮和一山解除婚約。因此，他對舉人公盡力的巴結；有什麼新鮮果子與點心，他必親自給舉人公送來，舉人公要是在街上溜躑，他必過去攙扶。舉人公是非常愛小便宜的，一個糖豆和一兩金子同樣的能打動他的心。他知道二狗的愚笨無知，但是在消化了二狗的點心與鮮果之後，他從心裏覺得二狗是個可愛的青年，至少比一山要好的多。禮物教他替二狗說了話：『可惜，夢蓮太不聽話，偏要嫁給那個窮小子一山，說真的，二狗比一山要好的多！』

二狗聽見這番誇獎，極快的下了結論，只要把一山弄死，夢蓮還會變成二狗太太！

夢蓮，可是，全不在乎。聽到舉人公與二狗的話，她只從嘴角露出點輕蔑的笑。在她最高興的時候，她才在二狗來看舉人公的時候，輕輕的學兩聲狗叫給他聽。她純潔，她敢開玩笑。

敵人進攻保定的時候，已經派人來到文城『招賢納士』。他們的第一個收穫是二狗。二狗不圖錢，因爲家裏有錢。他只圖得個地位，好教文城的人不敢再叫他二狗，而改稱二太爺。敵人中

的『支那通』的狡滑與毒辣恰好與二狗的差不多——同類而深度稍異。他們拿二狗當作了寶貝。假若也還有不盡滿意之處的話，他們只覺得二狗的洋服不大順眼，因為他們以為只要把穿洋服與中山服的華人殺盡，中國就不會再抗戰了。他們囑告二狗換裝。二狗，在這一點上，可是很堅決。他不能脫去西服；一脫去，他就不存在了。洋服是他的羽毛，也是他的生命！

二狗的堅決，並沒有得罪了他們。他們的眼睛，自從在三島的時候，就看到了王舉人。王舉人是他們最理想的順民。假若中國每一縣都有個王舉人的話，他們就可以兵不血刃而得天下。二狗是王舉人的好朋友，他可以馬上捉到他。這總得算二狗立了一功，洋服的問題，大可以暫時擱在一旁。

二狗去看王舉人。舉人公的心思很簡單：『我不求別的，只求保住我的房子，我的地，我的一切財產，和我的老命，能保住這些，教我幹甚麼我就幹甚麼！』這幾句話，說得那麼簡單，直爽誠實，連二狗都受了感動，而舉人自己也落了兩點老淚。

這時候，夢述很願意買一隻手槍。她不曉得手槍在她手裏有什麼用處，或能解決什麼問題；她只盼望得到一隻！

文城變成了死城。縣中學改作了日本憲兵隊的辦公處與宿舍。昔日的青年的笑臉不再見了，現在出來進去的不是鐵臉的憲兵，便是滿臉淚痕的囚犯。昔日的青年的笑話與歌聲，變成了鞭聲與哭喊。十字街頭的大買賣，都喚上了日本字的牌匾，擺上日本貨物，日本人不帶一個錢的資本而來『合作』，事實上就等於霸佔。西關外的紗廠被唐連長給燒完，只剩下幾堵高牆寂寞無聊的立在那裏。

血是野蠻人最歡喜的顏色，流血是野蠻人的工作與消遣。但是，野蠻人還有他們的禁戒與拘束，他們殺人，也許不敢殺雞，或別的神聖的動物。我們的敵人，哼，只以流血為享受，而毫無禁忌。自從敵人進了文城，文城的夜裏已聽不見雞鳴。雞，和豬牛鴨鵝，都被敵人殺光。像狡猾的狐狸似的，他們到處去搜索；看到一把雞毛揮手，他們便想像到肥美的雞肉。把雞鴨殺光，他們用槍刺戳殺街上的野狗，不為吞吃，而只為看着野狗的苦痛，給他們自己一點愉快。

不過，拿野狗與人相較，恐怕殺人是更有趣的。假若殺一條狗比殺一隻雞有趣，那一定是因為雞是必須殺了才好作菜吃，牠的趣味是比較的更實際更老實一些，遠不及純出于遊戲的，帶有藝術欣賞性質的去殺一條狗——慢慢的流血，混身的抽動，眼神裏的苦與悲哀都更足以滿足殘忍

狂暴的心情。

人的表情又比狗多着許多，而殺人的方法又不限於砍頭或用槍彈穿過胸口。所以殺人更有趣味。剝皮、凌遲、用冷水澆背、用煤油灌鼻子、坐電椅、手指揪指甲……每一種死刑都有牠特殊的技巧，與特殊的趣味。那受刑的人，因年齡，性別，性格的不同，又各有各的表情，喊法，央告或挺受……這種種表情與悲痛，又非任何別種動物所能供給的。所以，野蠻人，在殺人的時候，不但顯露出他們的聰明，也在流血中得到最高的愉快與光榮。我們的敵人也是這樣，不過比野蠻人的花樣更多一些，因為他們曾經從中國與歐美借過去一點『文明』。

到現在為止，人類的文化中還不能把武器除外，也未能消滅戰爭。但是，在戰爭中殺人，比起殺非武裝的，無辜的平民，未及又太機械太單調了。所以，我們的敵人喜歡殺平民，好證明他們在戰場外邊比在戰場裏面更英勇，更聰明，更光榮。

敵人在文城的第一次屠洗，是以雞鴨牛羊為對象。文城的人們認識了什麼叫作『雞犬不留』。可是，他們在顫抖中還希望：敵人只殺雞犬，而把他們的寶貴，只能生一次死一次的生命留下。

家禽家畜屠完，而人是第二步是搶劫。他們有系統的，最精細的，挨家挨戶的搜查好細——而所收到的是時表，金銀手飾，皮衣，和其他的細軟。他們從坑上的衣箱搜到廁所中的破盆與便

盞，從紙糊的頂棚到院中的垃圾堆。他們扯開青年婦女的小衣，解開老婦人的裹腳條，摸一摸小兒的衣袋。只要是可以拿走的，哪怕是一分錢或一個銅鈕子，他們都拿走。那不能拿的，他們會用斧頭，腳，槍柄去弄碎。

這個作完，文城的人民，除了幾個漢奸，都變成無處去要飯的叫花子。但是，他們還忍受着，像遭過明伙路劫的人那樣忍受着，並且準備着用勞力與工作慢慢的恢他們的損失。

可憐的人們和虎狼住在一處，還希望保住自己的皮肉！

敵人把東西搶完，開始頒佈許多命令：不得在街上便溺。夜晚須在門外點起太平燈。晚九點以後不得在街上逗留。和許多其他的與此相似的小事情。文城的人們沒有把這些事情放在心裏，因為他們以為這不過是敵人的小把戲，寧守與否都沒多大關係？即使違犯了這些規矩，也反正不會有很大的罪過。

他們不認識敵人！十幾個小孩子，從兩三歲到十一三歲的，都因為在門外大便或小便，被敵人用刺刀穿過了胸口，而後教他們的父母去交罰款。罰款倒不多，而是要在他們的兒女還沒把血流淨的時候，恭順的，含笑的，眼中沒有淚痕的，去交納。

同樣的，因為忘點了太平燈，或在夜晚九點以後去請個醫生或產婆，都使刺刀穿進他們的胸中。敵人的命令是命令，命令的後面是刺刀。這樣刺刀的滋味無時無刻不在他們的想像中，整個

的文城沒有了笑聲。看見或心中以為看見了敵人，他們的背上就馬上冒出涼氣，嘴唇發顫。他們點太平燈比給神佛燒香還準確。九點以後，他們決不出門，即使是家中死了人，也把哭聲壓抑到天明，免得教街坊四鄰關心而想過來看一看。有誰半夜裏得了急症，他們只能從院牆的上面低聲的慰問，而不敢出去請醫生。這樣，他們希望能保住性命，等着中國軍隊的反攻。

他們不了解敵人！他們是想在老虎的嘴邊上討取性命。

敵人又頒佈了命令：夜間不准關閉街門。從劉二狗的口口，文城的人們得到了解釋：文城要成爲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樂園。可是，文城的人們，特別是婦女，感到了極度的不安。他們希望能以忍耐保全住性命；可是，忍無可忍的污辱就要來到她們的身上。雖然如此，她們可是不敢違抗，夜間只好開着街門，等着野獸們進來。同時，他們只能把婦女藏起去，藏在廁所裏，床底下。夜間，他們聽着喝醉了的敵人狂笑與高歌，他們的牙咬破了自己的嘴唇。一聲尖銳的狂叫，他們知道野獸已經抓住鄰居的少婦或十七八歲的姑娘。

什麼都能忍受，這個污辱可沒法吞下去。男人們開始埋伏在門後或牆角，以木棒和短刀迎接並消滅污辱。女人們，逃既逃不脫，藏也藏不嚴，恨自己爲什麼生爲女人。女人，既不能保護自己，而且連累到父兄丈夫！她們悲泣，把淚流乾，她們有的等死，有的用腰帶或剪刀結束了性命，她們的死，更激動了男人的憤恨；木棍與短刀加在野獸的身上，而後殺死自己。

但是，野獸的命似乎比人命貴的多。一個野獸的死亡，要用十條八條的人命去抵償。一家一家的連還在吃乳的小兒女，都爲一個野獸殉了葬。在殉葬之前，不分男女，都受到最大的污辱，與最複雜的毒刑。男女的汗，血，呻吟，狂喊，詛咒，在生死之間的囑語，給野獸們一點滿足，一點快樂。文城變作一個最黑暗的囚獄。

死，可是，到底有牠的價值。在十幾個野獸失蹤之後不久，敵人撤消了夜不閉戶的命令。

在悲痛慘苦之中，文城的人民得到一點安慰。他們每每對着木棍與切菜刀出神，心中想，只要他們肯抓起牠們向野獸身上打去，砍去，他們連他們的婦女便還可以多呼吸幾天。

他們又想錯了。圈在籠子裏的鳥兒沒有翅膀，拴在木樁上的狗失去爪牙，被征服的人民活潑等死。

敵人給了他們僞幣。在城外，敵人還沒能把刺刀戳在人們的心靈中，人們還帶着感情的使用法幣。還到時候把稅租送到已不住在縣城的縣長那裏去。城外不用僞幣，而敵人把城內的貨物拿去，把僞幣捧在文城的人們臉上。拿出去的是千真萬確的真東西，拿進來的是廢紙，文城的人們遇到了『公平交易』！

文城有許多人是在城外有田產的。僞幣沒有用，他們想收了裝稼不賣，而留着自己吃。只要不餓死，他們暗中禱告，總會有那麼一天他們能看到中國的軍隊來到，把所有的野獸都殺光。他們想起唐連長和他的捨命殺敵的弟兄；有朝一日，第二個唐連長必會來給他們報仇。他們在香港

邊供上一個小木牌，不敢寫上什麼，而他們曉得是虜運長的靈牌。

可是，敵人要他們的糧食，敵人須吃米，敵人的馬須吃麥子；只有玉米和高粱才是文城人的食糧，而玉米高粱也得先交給敵人，再從敵人手中買出來。而且，每個人只許買那麼一點點，不夠吃飽，也不至於馬上餓死。文城的人們在恥辱，窮困，飢餓之中，開始看明白：他們的前途只是死亡！

這時候，他們才知道『恨』。恨，在合適的地點與時期，是崇高的，因為牠會使人從絕望中轉回身來另找活路，使閉目受死改成殺出重圍，使懼怕變為憤怒，使冰變成火！

因為有了恨，他們才有的不管結果如何而逃出城投軍：有的不管是殺頭還是凌遲，且先冷不防的把敵人的頭割了下來；有的破出死命，夜裏去燒滿載軍火的火車；有的給井裏下了毒藥。可惜，他們得不到炸藥，假若能有够用的炸藥，他們必能把鐵道上的鐵橋炸斷，把敵兵的營房炸翻。這樣，他們的生計一天比一天困苦，可是他們的心裏好像倒舒服了一點點，因為他們已經會恨，而且把恨用行動表現出來。他們知道敵人給他們的懲罰是極重極重的，但是連他們的小孩也曉得，只有犧牲才能獲得希望。犧牲，既是犧牲，就不能算計得失；犧牲不是算盤珠子上的事。敵人感覺到了文城表面上的靜寂並不健全。靜寂之中，却有冒着火的眼晴，與報仇的心。他們知道死寂是他們所希望的效果，可是現在又看出來，死寂也有危險，死寂曾一聲不響的捏住他

們的咽喉，使他們像埋在冰窖裏那樣的死去。

他們開始想教文城熱鬧，想教未被屠殺完的人民變成他們的朋友。他們開始創辦「聚樂部」，把妓女，鴉片烟與寶盒子擺在一處，教文城的人們來享受。這裏，可以高聲的笑，可以啾啾椰子降與二黃，可以消遣到夜裏十二點鐘，吸煙的可以歡笑，因為他們已經一半是鬼。

敵人也開了懇親會，教快餓死的人們去聽講演與留聲機。每逢有敵人的官長來往，文城的人們必須拿起紙旗去到車站上歡迎或歡送。他們把關帝廟修理起來，旗杆與廟門都油刷得比血還紅。他們說：他們是被關老爺引進文城來的，關老爺保佑文城的人民，也保佑他們。這樣，敵人以爲文城的人們必定會感激他們，而有說有笑的，甘心樂意的，作他們的順民。

可是，文城人們的臉上似乎已不會笑。他們來開會，來歡迎或歡送，來拜神；無論他們是幹什麼，他們的眼睛永遠蒙着一層似淚非淚，似油非油的光。他們彷彿沒有注意到任何東西，而只低着頭看着自己的心——心中是憤恨！

他們恨敵人，也更恨王舉人，劉二狗，和其他的走狗們。

他們的金銀細軟，雞鴨，婦女，貨物，糧食，甚至於生命，都被敵人奪去，而劉二狗們的一切絲毫未受到損失。反之，劉二狗們的消息靈通，凡是敵人要辦而未辦的事，他們先給自己找到便宜，然後再幫助敵人去強迫施行。對文城的人們，他們或者比敵人還更厲害，因為他們隨時爲

自己的便宜而給敵人獻計；他們的主意比敵人的更狠更多。

可是，文城的人們不易把刀子刺進劉二狗們的胸口去，雖然他們久想這樣作。劉二狗們永遠跟在敵人的身後，像些最卑賤的狗。因此，他們日夜盼望我們的大軍能忽然自天而降，給他們報仇。假若作不到這個，就是來一位英雄好漢，先把劉二狗暗殺了，他們也必燒高香謝天謝地！

十四

文城的人們所希望於王舉人的，是當敵人進城的時候，他會關起大門，在書房裏上吊，或是一把火連人帶房全燒淨。至不濟，他們想，他也會偷偷逃出城去，受點流離之苦。他是讀書人，應當有點氣節。在他們想，劉二狗給敵人作事，是在情理之中，因為他本來是一條狗。王舉人不

是劉二狗，他一定會在這『國亂顯忠臣』的時節，證明他活着死去都無負于大家的欽崇愛戴。可是，他附了逆。文城的人們恨他比恨劉二狗還厲害；他們不敢希望狗變成人，而絕對不去希望人變成狗。

事實上，舉人公的心裏並不十分舒服。他並不希望因給敵人作事，而得到更多的金錢與好處，他只希望能保住他原有的財產。聖賢們都有理想，而理想是無可避免的包括着犧牲。他不願意犧牲他的家產，因為田地房屋不全是他自己掙來的，而大部分是前輩留下的，他以爲，他須對得住祖先，對得住祖先不也是聖賢們所樂於主張的麼？一個走離開大道的人，會立在小徑上看看眼前的風物；明知走錯，却以看到一點新的風景自慰；王舉人須像這樣，明知得罪了聖賢，可是還希望聖賢會原諒他。

他以爲，敵人的請他出山，不過是『利用』他而已，他並不希望得到什麼實權，他曉得自己

已經衰老，精神體力，都已不够支持獨當一面的『差事』。他不能不自激——到底是舉人公啊！假若沒有這個功名，當這改朝換代的時候，他用什麼來保護自己和自己的財產呢？假若他不是舉人公，他還不是被敵人隨便的殺了，像上街的野狗似的麼？他的小黑眼珠發出含着笑的光來。同時，他以爲，敵人只須利用他的名望，而不來打擾他，他就可以坐在屋中，溫一溫東萊博議，吸幾袋黃烟，以遺餘年，保全住性命，家族，財產，與東萊博議，于願足矣。至多，至多，他想，也不過在端陽和中秋請兩桌客，把日本的官長請來喝喝酒，也就算了。

萬沒料到，敵人是那麼囉嗦，那麼好事，那麼認真，他們一天到晚來找他議事，使他絕對沒有溫讀東萊博議的工夫。一切的規章，命令，公文，他都須簽蓋，若只是簽名蓋章也就還簡單；不，他們還教他發表意見。他根本沒意見。當他年富力強作官的時候，對上司他只有點頭稱是；對屬下他只須端着水烟袋發個極簡單的命令。他不會發表意見。連作文章的時候，他也沒有意見，而只有鈔襲——把前人說過的再說一遍。

即使他有意見，也無從發表，因爲日本人已事先把一切都商量好，而他並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商量的。可是，他們教他發表意見。他說不出什麼來，他們等着。最後，他點着小瘦腦袋，連說：好！好！他們教他簽字蓋章，倒好像是他們所商議好的事，都是他最樂意作的，而結果如何，他應當負全責！他想敷衍，他們教他負責，他的帶着深溝的乾腦門上冒出一溜汗珠！

趕到他簽過字蓋過章的公文，或公文內應辦的事情，發生了毛病，日本人會把公文摔在他的臉上，而命令他設法矯正錯誤，日本人，在喝他的酒，吃他的飯的時候是那麽高興，客氣，他萬沒想到他們會翻臉不認人，把公文摔在他的臉上。雙手按在膝蓋上，低著頭，他的淚一行行的往下流。

他後悔，但是無法擺脫。爲田地房屋，他還得和日本人鬼混，不管受多大的污辱。他知道，假若他敢辭職，日本人就會馬上沒收他全部的財產，連褲子也不給他剩一條！

他想起劉二狗——他的祕書——多負一點責，但是劉二狗比他更沒能力。所不同者，他知道，並且承認，自己沒有能力，而劉二狗却一點也不曉得自己是飯桶。劉二狗只要穿着洋服在日本人屁股後頭走，就精神百倍的以爲自己滿有作皇上的資格。二狗愚蠢無知，所以覺得自己聰明絕頂。最教舉人公難過的是明知劉二狗的意見絕不高明，可還沒法不向他咨詢，因爲舉人公自己根本沒有主意。劉二狗呢，只要舉人公——或任何人——向他要主意，他馬上就能有所決定。因此，舉人公願意教劉二狗多負一點責，而劉二狗也就毫不謙退的亂說亂作一氣。及至把事作壞了，日本人可是向舉人公大發雷霆。

舉人公不能辭職，又不能把責任移交給劉二狗，只好怠工。『等着，我等着，他們免我的職好了！』他自言自語的說：『他們免我的職，大概不好意思沒收我的財產吧？』

可是，日本人一點沒有免他的職的意思。日本人似乎專愛用庸碌無能的人！他好像身子已在井裏，而才還抓住井口的人；撒手，便落在井內，不撒手，手又筋疲力盡。他只好喊『救命！』向誰喊？他的親人只有夢蓮，而夢蓮已經多少日子沒有叫過他一聲爸爸！他後悔，爲什麼當初降敵的時候不和夢蓮商議商議！爲什麼糊裏糊塗把劉二狗當作了心腹人！

後悔，像放餓了的豆腐，雖還是那麼一塊東西，而毫無用處。他須作一點什麼，好教她回心轉意。即使她也沒法子救他，父女抱着痛哭一場，至少也會教心裏舒服一陣啊！

半夜裏，他睡醒了一覺，不能再睡。這是後悔的最好時候。一切似乎都入了夢，只有他的已經衰弱了的心還在跳動。一會兒，他覺得心中很熱，手心脚心都出了點汗；想掀開點被子，可是沒有去動手。一會兒，他又覺得全身都冷噤噤的，想哼哼兩聲，可是沒敢出聲。拳着乾瘦的小身子，像被世界遺棄了的一堆骨頭似的，他一動不動的抱着那顆裝滿了苦痛的心。

忽然，他坐起來。稀鬚子微動着對自己囁嚅：『走！問她去！她說逃走，逃走！她說燒房！燒房！只是不能再受這個折磨！』一邊囁嚅，一邊用他的乾枯而有雞眼的腳去摸拖鞋。脚心碰到涼涼的鞋底，他愣住了，隨手抓了一件也許是被單，也許是大衫，披在身上，呆呆的在床沿上坐着，右手習慣的去撕弄那稀疏的鬚子。『不！不！不能跟她那麼說；那太激烈！那麼一說，假若她真要逃走呢？真要燒房呢？那還了得！』他立起來，兩手握緊身上的那件東西，輕輕的往外走。

：『央告她！對！央告她！只要她肯跟我說幾句話，以後再慢慢想萬全之策！』

夢蓮的屋中還有燈光。屏清氣，王老頭子立在窗外。她好像正在低聲的讀念一些什麼，可是忽然停止住。他的心跳起來好高。她的小拖鞋，在地上擱了兩下——是走呢？還是急躁不安的在地上搓脚呢？他想問，而嘴像堵着一團什麼。他又急又愧。屋裏的是他唯一的親愛的女兒；他與她只隔着一道窗子，可是好像隔着一片大海。好容易，他找到了聲音。極柔和，極低細的他叫出來：『蓮！蓮！』眼中不由的濕起來。『夢蓮！開開門！』

屋裏變成了空的，絲毫沒有響動。

『開開門，夢蓮！』

屋裏還是空的。一手抓着衣服，一手扶在窗台上，他覺得屋裏彷彿充滿了像烟霧似的，帶有毒素的怒氣，把燈光遮得暗了許多。

『夢蓮！難道還教我給你下跪嗎？』他吸了吸鼻子。

屋裏的燈光滅了。

十五

王舉人，像一切瑣碎而不識大體的人一樣，把心中所有的怒氣與委屈全團在了一塊兒，而把夢蓮放在正中間，好像個果子的心核。他幹不過日本人，但是可以逗一逗夢蓮。無論她怎樣倔強，怎樣厲害，反正她是他的女兒。他自有辦法懲治她！

在這以前，劉二狗已經透露過幾次：『一山那小子已經當了兵，早晚是要吃一兩顆鎗彈的；夢蓮豈不守了女兒寡？假若一山那小子有胆量，敢回文城來呢，他和舉人公都有逮捕他，交給日本人的責任；而一交給日本人，一山那小子的人頭就必定被切下來。』意在言外，舉人公應當及早給她男找個妥靠的人，而最妥靠的人當然是二狗自己。二狗甚至於表示出：『你是個老胡塗蟲。要不仗着我，你怎會已結得上日本人呢？因此，慢說是明媒正娶，就是咱二狗硬要她作姨太太，你也應當趕快把她雙手送過來！』

舉人公原本看不起二狗，可是自從二人合作以來，他頗有點怕二狗這傢伙——這傢伙是那麼沒有修養，沒有腦子，沒有規矩，可是會跟在日本人屁股後頭到處發威。一個讀過書的，越到亂世越會鎮定，他會以那不可移易的氣節把自己繫結在正義與光榮上；他會以不應付去應付一切。一個沒有讀過書的真的工人或農民，遇到變亂也會鎮定，因為平日就以誠實勤苦維持生活，到大

難臨頭也還會不慌不忙的去找正路兒走。王舉人，可憐的王舉人，既沒有『真』讀過古書，又沒有真讀過社會的活書，遇到變亂，他像捲在大風裏的一個蝴蝶，那怕是一堆牛糞呢，他也想趕緊落在上面，省得被風吹碎，他抓到二狗，甘心的把自己落在牛糞上。

夢蓮得罪了他，他也想把她交給那堆牛糞。

他原本就不大喜歡了一山，因為一山家貧。現在，一山，既然當了兵，是生是死都很難保。那麼，老教夢蓮在家中瞎鬧，未免太危險。女兒是最會給父母丟臉的東西！至於說到二狗，他有出息也罷，沒出息也罷，反正家中有錢，而且自身又勾結上了日本人，前途或許就未可限量。且不說遼遠的前途吧，就拿目前說，王家與劉家聯姻，二狗就必定死心塌地的幫忙老岳父，而老岳父就一定可以省些心，不至於常常受日本人的辱罵。他一定把夢蓮引領到『正路』上來。

可是，他還是有些怕夢蓮。他很想一手托着水煙袋，一手指着夢蓮，小眼珠釘在伊的臉上，堂堂正正的說，我的主意，我的命令，你嫁給劉二狗！願意，也這樣；不願意，也得這樣！我是你的爸爸，我應當給你主婚！

他這樣的想過多少次。想過之後，他把水煙袋托在手中，預備去衝鋒陷陣，可是，燃着火紙，吸了幾口烟，他的勇氣和烟灰一齊落在了地上。二狗催他從速執行。他鼓起勇氣，托起水煙袋找了她去。走到她的門外，他覺得屋裏好像有那麼一股正氣，他停住了脚步。屋裏沒有聲音，而

只有那麼一股氣。那股氣像聖廟大殿裏那樣的嚴肅，像前些日子唐連長臉上的神色那樣可畏。他沒有胆子衝進去，那股氣會教他窒息，會教他的皮膚燒焦。假裝的在院中散步，低着頭，繞了個小圈，他慢慢的退回來。他切盼在院中散步的時候，夢蓮能含着淚跑出來，叫他一聲爸爸，抱住他的腿，求他饒恕她。假若是那樣，他可以馬上原諒她，而父女坐在一處，心平氣和的商議個最妥當的辦法。可是，夢蓮連大氣也沒有出。她簡直沒有拿他當人待！

『就說漢奸不是人，我總還是你的爸爸哪！』舉人公連連的對自己嘟囔，而且幾乎把手拍在自己的腿上。

二狗又來催。他答以『你有本事，自己去辦吧！你辦好辦壞；我總不會反對！』

自從敵人進了文城，二狗的一切都有顯然的『進步』。他發了胖，因為天天喝一大海碗鷄湯。身量可是矮了一點，因為學日本人走路，把腿羅圈起來，所以身子短了一塊。嘴唇上，他也留下小鬍子，有不甚黑的地方，他抹上一點皮鞋油。表面上的變動是內心的傾向的標記。二狗的心靈，正像他肩上的小毛刷子，也慢慢的成了日本式的。他學會了『狠』。對文城的人，無論男女老幼，他用皮鞋替唇舌，先狠命的踢上兩腳再說！他的手，除了在日本人面前，老握成拳頭，隨便的砸在人們的鼻子上，砸出血來。他的牙，經常的咬得吱吱的響，而且會像狗奪食似的那樣露出來。這些腳拳牙的活動，給他極大的安慰與滿意。他報了仇：『看你們還敢叫我二狗不敢！』

我是活閻王，我是二太爺！」

他的『學問，沒有進步，也沒有退步，而恰好足以使他滿意——他寫的中文，和日本人所爲的，正好差不多，日本人不能明白王舉人的東萊博議的筆法，而很能欣賞二狗的別字錯字與不通的詞句。在詳細推敲之後，二狗和日本人能琢磨出天下最奇怪最不通的公文與佈告來，不像中文，也不像日文。而給他們自己以最大的滿足。

當王舉人允許了二狗去自由行動，一狗馬上找了夢蓮去。

夢蓮正在屋中讀着一本書。什麼書？書中說的是什麼？她完全不曉得。眼睛看着書，可是她並沒有看見一個字！

假若沒有戰爭、流血、屠殺、滅亡、飢餓、毒刑、夢蓮大概只是夢蓮——用她的小小的聰明，調動着自己的生活：一會兒看看書，一會兒散散步；一會兒享受着戀愛，一會兒，又厭棄了愛情……：她必定像一朵隨時變換顏色的花，生活在微風與日光中，永不會想到什麼狂風暴雨。她會像小溪的流水，老在波動，也永遠清鮮；雖然終久要流入那茫茫的海洋，可是要經過很長時間的遊戲與享受，每一寸光陰都有牠的可愛之處。

可是，她遇到了戰爭，流血，與牠們帶來的一切不幸與恐怖。她不能再只是她自己。像遇到了風暴的行人，她不能再游山觀景，而須馬上決定如何抵抗或如何逃避。不，還不止於此，她甚

至於要去想如何停止了風暴。這是不可能的。然而她必須去想，因為只有停止住風暴方是澈底的解決。她的那小小的一顆純潔的心，要飛到黃雲裏去把雷閃捉到她的手掌裏，像雙手一合就擒住一個蒼蠅那樣。她想，想！想！但是，想不出辦法！在夢的小宇宙裏，她會成為愛的靈魂：接受並發放愛的香味給父親，朋友，和一切的人，像一朵蘭花會把一間小屋充滿了香味那樣。現在，一切都變了。一個好像無限大的什麼東西，把她的溫暖的香美的小宇宙打碎，她是赤裸裸的立在海與黑風中。一切都變了，他的最親密的文城變成了死城。他的老父親變成活在地獄的『人鬼』。她的家庭變成囚獄，隨着微風到來的只是悲聲與門外煙館的大煙味道。她怎辦？一切的人怎辦？她想不出，而一定要想。戰爭教一朵花和一棵草都與血、炮、鐵蹄，發生了無可逃避的關係！

她厭惡二狗，像厭惡獠犬與毒蛇一樣。她一時無法變成個能够去殺敵除奸的男子漢；她的手脚都不是為戰鬥預備的，她只能消極的去厭惡，厭惡給她一點痛苦的快感。

看見二狗進來，她想用冷淡表示出她的厭惡。可是，她忽覺得那太消極，太微弱。她應當有點更有力的表示，她須動作。

她想要鎮靜，可是她的眉頭不由的皺在一塊，小臉上有點發青，腦門上輕易不顯露的一根青筋暴漲起來。『你』？她噎了一下，不能再說下去。

二狗的眼光從鞋尖移到夢蓮的臉上，嘴慢慢的往左右拉，露出許多的白牙來。

『我、我……』他不知道說什麼才好，而往前湊了兩步，頗有馬上摟住她的意思。在他眼中，她現在已經不是嬌美的夢蓮，而是日本人心中所有的，那個特別下賤的女性。

『你？』夢蓮也往前湊一步，她的手與唇都有點發顫，但是她迎上前來，只有勇敢，才能保護她自己。即使面前是個日本野獸，她也決定迎上去，這是任何一個婦女在抗戰中起碼應作到的事。

他站住了。

她也站住。眼睛對準了他的，她用她的很小很硬的聲音命令他：『你滾出去！』說出這個，她才把右手拾起來，用小小的食指指着門。

像忽然被馬蜂螫了，他稍一愕，馬上感到疼痛；，疼痛刺戟起他怒氣，他想撲滅那個馬蜂，他撲過她去。

她的眼睜到極大，像一匹受了驚的小鹿。她極快的退到八仙卓前，摸到桌子，也就摸到了一個茶盤。摸到，她完全滾加恩索的把盤扔出去。

二狗的眼被血迷住。

夢蓮愣住了。她心中很亂，可是極堅決。她等着他二次的襲擊。她應當喊叫，但是她不肯。

她的心跳得很快，她可是要用自己的堅決把心定住。敢作敢當，等着事情的發展。

出她意料之外，二狗一手握着臉，啣了兩聲，莫名其妙地跑了出去。

極快的，像腳未擦地的，她往外追。追到門口，他站住了，手扶着門口，像多疑的小鳥剛落在地上的時候那樣，她極快的往左右望了兩望。她只看見了一點他的後影。低下頭，看見墻石上，有個鮮紅的小圓點，一滴血。腿一軟，她坐在了門坎上；用小手托住她的有點發熱的腮。

十六

巴經是深夜，夢蓮的屋中還點着小燭。她知道自己闖了禍，她需要一點光明。每逢把頭鑽進被窩裏去，她便看到階石上那一滴血。那一滴紅的汁漿漸次擴大，變成監獄，行刑場。她怕監獄，怕死滅。趕快她把頭伸出來。看見燈光，她心中輕快了一些。她是作了一件應當作的事，一件得意的事，假若二狗去向日本人控訴她，她會不皺一皺眉頭的隨他到案。監獄是可怕的，刑罰是可怕的，可是苟且貪生是更可怕的。她害怕，她感到光榮；她亂想，可是還很堅決。

她不想從父親那裏得到援助或安慰。她只盼了一山會忽然自天外飛來，把她救出重圍。她向來沒有感到這麼孤獨過，也向來沒有這樣想念一山過。雖然她和一山已定了婚，雖然一山對她老像用雙手捧護着風裏的燈光那樣的珍愛，她可永遠沒有過什麼火熱的表示。她愛一山，一點不假，但是她永遠把愛埋在心裏，像蘊荷似的，紅的部分在土內，外面只露出一些綠的葉兒。每逢她問她：『你爲什麼這樣冷呢？』她會微微的一笑的說：『我跟你好！』她只說『好』，不說『愛』，雖然她很需要愛。在一山離開文城以後，她沒有因爲想念他而流過淚。她有許多小事情佔據她的心，她永遠不把目光注射在某一點上，呆視好久。一山的形影，不錯，時常出現在她的心眼中；但只是一閃即逝，像湖水上上的翡翠鳥的影子似的。他的來信裏面是永遠這些極富感情的話。

這些信教她感到生命的充實。但是，她的回信，幾乎永遠找不到一個「愛」字。他的信簡單，用的字更簡單，倒好像一個字有多少多少不同的意思。她簡直不像個女人，而又的確是個女人。

現在，她可是非常的想念一山。還不是熱情，而是盼望他來與她立在一處，去應付，抵抗，一切困難與危險。明知無望，還要盼望，是人的最愚蠢，也是最天真的事。一山不會從天而降，她曉得。

下舉人可是吓慌了。他最怕血。對臭蟲，蚊子，蒼蠅，他都有相當的胆量去撲殺。對蜘蛛，蝸子，馬蜂，他便敬而遠之了。至於對確實足以教他或別人流血的東西，像虎狼，毒蛇，和日本人，他便只有跪請開恩，而絕對不敢去觸犯。即使牠們無緣無故的來傷害他，他也只好俯首受死，死而無怨！

與其說是爲了夢蓮的，還不如說是爲了他自己的安全，舉人公一方面派人帶着雲南白藥與禮物去慰問二狗，一方面他自己找了夢蓮去。

他很怕女兒又一聲不響。可是夢蓮說了話；她所說的，却不是他所願意聽的。他願意閉門見山的商議，怎樣了結這樁不幸『事件』——和日本人來往多了，他頗學了幾個不見於東萊博議的字眼。他實際，他的心中永遠關切着鷄毛蒜皮一類的小事情。每逢他聽到比鷄毛蒜皮稍大一點的事，他會把水煙袋放下，表示他很願意聽取『大』事。及至他聽到比『大』事還大多少倍的事

，他便連連的吸煙，而很快很脆的吹出煙蒂去。那些比『大』事還大的事，教他頭昏，而輕脆的吹出煙蒂去彷彿使他心中舒坦一點。

夢蓮的話使他吹了一地的煙蒂。

她的話好像是久已預備好了的。在平日，她若一動感情，她的話就很少而很硬，有時候使人不大能了解。今天她彷彿在高傲倔強之中。還有點可憐老父親似的，把話說得相當的多。而且沒有什麼費解的地方。

『爸爸！』她的嘴角下垂，輕蔑的一笑。『我還得叫你爸爸，噫！』

舉人公的小黑眼珠，像個小圓玻璃球似的，極快的投在她的臉上，又極快的收了回來。

『爸爸！請你設法放我走！火車站就在城外邊，可是我逃不出這院子去；你得給我設法！你作的事是對不起人的事，連我，你的女兒，都不能再毫不慚愧的叫你一聲爸爸，更不要再說別人了！我們父女的關係已經不再存在，因為咱們的中間有一座極高厚的牆；牆這邊，是你自己的一切；牆那邊，是我的一切。我沒力量推倒那堵牆，你根本不想推倒牠。我們只好各奔前程，把牆留在那裏。請你看在父女的情分上，設法教我逃出去，所以我現在還叫你爸爸！假若不肯呢，我也沒法子強迫你；但是你也不能強迫我像一個女兒似的住在這裏；咱們即使面對面的坐着，中間還是有一堵大牆！至於二狗的事，根本不足道，也就不必談！』

說完，她躺在了自己的床上，枕着兩隻小手，向天花板極慢的眨眼；心裏像完全空了，又像還要想一點什麼似的。

王舉人的手顫得已托不住了水煙袋。他萬沒想到夢蓮會說出那麼堅決無情的話來。他以為：政府可以換，朝代可以換，但是父女的關係與情義是永遠不能改換的，不管是在什麼時間與地點。他絕對想不到，在國家存亡的關頭，父女或父子的關係是可以，而且有時候是必要，改換的。他不能再容忍，將就，原諒夢蓮。他的小薄嘴唇動了好幾動，只把兩根短鬚裹到唇內去，而沒說出什麼來，用他的帶着很長的指甲的小手指，輕輕的把那兩根鬚撥出來，他托着水煙袋走出去。

他不能再敷衍那個家庭的反叛。他須拿出點顏色與尊嚴給她看看，而沉默就是很有力的武器。冷淡她幾天，他以為，她就會回心轉意的，自動的，來求他原諒，因為她既是個女孩子，又沒受過苦，她是絕不會逃出他的手心的。等她自動的來認罪，他再痛痛快快的斥責她一番，那才有味兒。

劉二狗來覓舉人公。他的臉上鋸着兩三個橡皮膏的十字，像剛鋸補起來的破鍋似的。

舉人公要道歉，可是二狗不准他開口。

『嗨！』二狗的音調與神氣完全像一個大流氓命令小流氓的樣子。明天我在你這兒請客，兩桌。山本，青田，大熊……都來。我的爸爸也來。他掏出兩個請帖捧在桌上。『你們爺兒兩個

！

舉人公沒有這樣接受請帖過。但是，他並不很生氣。不錯，二狗的語調與神氣不是他所能，所應，忍受的。可是，二狗的無禮與二狗的心意到底是可以猜想到的，也就是可以由慢慢商議而改換過來的。在學問上，舉人公要比二狗高着許多許多倍。但是，由處世上說，他們倆的心智是同型的，而且立在一條線兒上，分不出什麼高低。二狗的話，儘管十分難聽，究竟是具體的，像鷄毛蒜皮那麼顯明，實在。無論怎說，二狗的話是不像夢蓮的那麼無可捉摸，那麼虛無飄渺。

『我們爺兒倆？』舉人公不知應擺出一點寬犬為懷的笑容來，還是應當帶出點保持尊嚴的怒氣來。他只得把兩道小禿眉毛的中間擦上些皺紋。

『你，夢蓮；倆！』二狗不耐煩的把自己扔在一個椅子上。

舉人公的小黑眼珠在眼眶裏轉了好幾圈。然後乾嗽了一聲，又微笑了一下——一個很乾枯很微弱的笑，像患肺病者明知危險而還不能不表示出點無所謂的精神來。『何必請她呢！一個不懂規矩的小孩子！』

二狗原來的計劃是放下請帖就走，看王舉人怎麼辦。可是，他到底是二狗，他沉不住氣。『哼！』他立起來，把雙手都深深的插入褲袋裏。『她還是非到不可，我告訴你！我教她陪客！等

大熊嚇醉了，我教她給他們攪着××！哼！敢用茶碗打我？我二狗，二太爺，會報復！」

舉人公無論如何不能再忍。但是，他依然忍下去。那些難以入耳的粗話是他永遠不肯說的，但是在發氣動怒的時候他並非不想說出來；牠們——那些村野的話——曾經在他心中轉過多少灣子，而只是到了嘴邊方又轉身回去的。現在，二狗發了怒，把村話說出來。舉人公並沒十分的吃驚，而只覺得不大文雅而已。

『先別動氣，』他住聲的說：『別動氣！』

『別動氣？』二狗的嘴拉得極長，往前挪了兩步，像要把舉人公吃了似的。『你管不了你的女兒，教我去挨打，你是故意的欺侮我！』

『我沒教她打你！』舉人公抗辯，好像自己不過是個五六歲的小孩子。

『你沒有？好：咱們明天見！』二狗要往外走。

舉人公忙攔住他：『別走！別走！咱們慢慢的商量！』急中生智，他建議：『咱們和夢蓮當面講好不好？』

他倒是的確以為二狗的辦法太毒辣。說真的，假若真有個日本官長想娶夢蓮，他滿可以考慮考慮。二狗現在是要使夢蓮當衆出醜，他有點吃不消。他甯肯自己去出醜，也不能教夢蓮去受辱，因為夢蓮是個女的。儘管夢蓮不孝，他可是不能忘記她是個女兒。這是他的宗教——一種特別

的宗教，寧可以賣國，而不能教女兒陪酒。

二狗呢，雖然發怒是真的，可也沒有污辱夢蓮到底的決心。他是用發怒來恫嚇舉人公。假若還可以轉身的話，他寧自願意再換一茶碗，而把夢蓮得到手。

舉人公找到夢蓮，命令她來見見二狗，並向二狗道歉。他確是命令着她，因為他覺得在她得罪他以後，他還能這樣關切她，他的確够個作爸爸的樣子，所以理直氣壯。

夢蓮只山鼻子裏哼了一聲。她不能去見二狗，更不能向他道歉。舉人公以為這點小小的衝突，不過是父女間的，朋友間的常常有的誤會，祇須三言五語，顧作大家的面子，便可以解決一切，像太平年間一樣。他根本沒想到，父女與朋友的關係中，現在，已經攙夾上了更重要的，不可忽視的一些東西；而這些東西會教夢蓮否認父女和朋友的關係。夢蓮看他與二狗是漢奸。她不能敷衍二狗，正如她不能敷衍父親。她沒有多大的胆量，但是任何一個青年在同一的情形下，都會把所有的胆量都拿出來支持一點人間的正義。她沒有什麼本領，但是在人格可存可失的關頭，她寧願因反抗而失敗，也不肯隨便的跪在地上。她知道自己必定失敗，因為她的敵人是二狗與一大羣日本野獸。可是她不能退縮，投降；反正是一死，橫一下心，死得光榮一點，總比經常的受辱強一些。她很弱很小，但是她必須有以死為抵押的決心。她愛自己的手，腳，與全身，她怕死；可是她必須愛自己的靈魂，她得去死！她的淚沒有落下來，而沒有落出來的淚是最酸楚的，也是

真敢的。

舉人公不敢向二狗發氣，更不敢向日本人發氣。平日，他也不敢向夢蓮發氣。氣是必須發的，到了非發不可的時候。現在，他非發氣不可了，因為事情已經不是平心靜氣所能解決的。比較起來，二狗，日本人，與夢蓮之中，只有夢蓮最軟。所以他的怒氣，像一隻毒箭似的，向她射來。

『夢蓮！你這是要我的老命！我有什麼對不起你的地方，你就這麼狠心的擠兌我呢？我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唯恐得罪了人；你怎可以，怎可以，故意的給我招麻煩呢？要我的命，好，拿去，拿刀砍了我！好教人說，你是個孝女！你想想看，二狗是好惹的不是？日本人，』他不由的頓一下，往四下裏看了看，聲音放低了些：『是好惹的不是？你要也長着點腦子的話，你想，想一想！』

發作完這一頓氣，他心中痛快了好多。他幾乎要後悔沒能早一點這樣發作一頓。說真的，自從日本人進城來，誰的氣他都得受着，連二狗的氣都不敢原封的扔回去。他自信是個涵養很大的儒者，但是涵養似乎也並不是沒有限度的。過度的容忍，有時候是不大健康的，他早就該發作一下。現在，發作完了，他覺得身上有了力量；不但手與唇沒有顫動，而且口中的津液似乎源源而來，話盡而意未盡的還想再說下去。

他可是控制住了自己，沒再往下說。他要看一看。假若夢遊哭起來，他便應當一邊給她擦淚，一邊拉着她走，去見二狗，給二狗道歉，事情大概也就可以暫時的敷衍過去了。他並不希望澈底的解決，祇要能敷衍一時就算有了辦法。

夢遊沒出一聲。她不願意再白費唇舌，一個探險家不見得就必定遭險，她希望事情還能好轉。假若真遇到危險呢，那也就只好聽天由命。能消極的，沉穩的，對付暴力，是一個弱女子至少要作到的事。她沒有力量去殺死一個敵人，至少她須不教敵人的手換到她的身體。她慘笑了一下

十七

舉人公爲了大難。怎樣去對二狗說呢？自從敵人進了城，他已經屢次在二狗面前丟臉。但是，那些丟臉的事，都是來自他不善於應付日本人，而教日本人責罵一頓，又彷彿是最應該的事，所以這種丟臉，細想一想以後，便可以等於不丟臉。現在，他又須去丟臉，而丟臉的原因是管束不了自己的女兒；連自己的女兒都管不了，一個人還有什麼活頭呢？

爲遮羞，他怒沖沖的走回來，一邊走一邊罵；見了二狗，他不報告與夢蓮談判的經過，而還是一勁兒的詬罵，好教二狗知道：『你看，我老頭子也會發氣，也會罵人！』

他剛要坐下，夢蓮也輕輕的跟進來。他不好意思再罵下去，又不敢忽然的停住，於是嘴裏不知說什麼好的胡亂出着點聲音，用力的把水烟袋放下！哪無心中的，袖子擦下一個茶杯，拍碎在了地上。這些響聲教他心中滿意，而又有點害怕，怕自己真是動了怒，而有害於自己的健康。

夢蓮沒有看父親，而把眼對準了二狗。二狗的眼睜開了，撇着嘴，好像不屑於看她的樣子。他的心裏，可是很不安。他有點怕她，她的身上似乎有些什麼不可侵犯的正氣。

『二狗！』她的聲音很小，可是很有力，像聲音作的小針尖。她本想教臉上的肌肉都弛懈開，表示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可是，她沒有作到；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肌肉，像忽然受了涼似的

緊急的縮斂。『你只管請日本人來，我一定陪着他們！沒有手槍，我起碼還有小刀，剪子；我會刺死他們一半個，給你看看！即使沒有刀剪，我還有牙有手！我打死他們，我死，你也活不了，因為你是主人，是你請他們來找死的！明白沒有？』

王舉人很想用手指堵住耳朵眼。這時候，他差不多是真恨夢蓮了！他心中說：『憑我還麼有兩隻，怎麼會有個這樣潑辣的小了頭呢？我的老命非斷送在她的手裏不可！可恨！』

二狗的眼睛幾乎永遠沒有睜這麼大過！他開始明白：他是惹惱了一個真正『吃生米』的人！一點不錯，夢蓮要是得罪了日人，（更不要說用刀剪刺殺了！）他自己一定也得陪着死！

他笑了。很快的他把那兩張請帖拿起來，放在衣袋裏。『鬧着玩呢！鬧着玩呢！我並沒有請日本人，我不過要吓唬吓唬你！算了，我走啦！』他扭了兩扭身子，像個大泥鰍似的，要往外走。

『二狗！別走！』夢蓮命令他。『我告訴清楚了，你，從今以後，不許你再打我的主意！告訴你，我就是去嫁一個野豬，也不能嫁給你！你怕日本人，我恨日本人！你滾！』她的一口吐沫唾在了地上。

舉人公要說點什麼；口還沒開張，二狗已經『滾』出去。他長長的嘆了口氣。夢蓮看了父親一眼，很快的走出去。

松叔叔從外面進來。夢蓮沒等他開口打招呼，就弩了一下嘴。松叔叔極快的跟了過來。

松叔叔好像忽然增加了十歲。敵人還沒有怎樣的欺侮過他，因為他是王舉人的佃戶，王舉人已經給他打纏過。可是，松叔叔忽然老了十歲。他看到的，聽到的，全是應當咬牙落淚的事，整個的文城是被淚與血淹起來，雖然住在城外，但是他會聽，由耳朵的感覺，他會分辨出文城的快樂或悲哀，像醫生由聽覺而能斷定人的心臟健全與否那樣。在平日，遠遠的他聽到喇叭與鑼鼓，便知道城內有了喪事，或喜事。在清早，風兒吹來的歌聲會教他的心內看見多少小學生在升旗唱國歌。他最喜歡小孩子，他切盼添個胖孫子。城裏的爆竹聲使他感到過年過節的熱鬧。……住在城外，可是他並不覺得寂寞，因為城裏的種種聲音像留聲機似的，不用到戲園去，而能聽到了戲。現在，城裏什麼聲音也沒有了，鼓樂不再陪伴着婚喪嫁娶，花炮不再迎接着季節，小兒的歌聲變成了暗啞；風來了，帶來的只是空虛，在松樹中停住一會兒，悲泣！文城已經死了。偶爾的，他也聽到一點響動——鎗聲。敵人又在鎗決城裏的人！

在平日，老有城中的人，識與不識，到他這裏要口水喝，歇一歇腿。即使他不常進城，他也會知道城裏的事。現在，城裏的人已不敢再到這裏來；敵人恨這片松樹，由樹林裏穿行的人卻該殺頭。他和城裏幾乎斷絕了關係，文城已不再招呼他。早上，晚上，他必定看到幾個帶着鎗的敵兵，從他的田中走過去。他們教他看見兇狠毒惡，和城裏爲什麼一聲也不響的原因。

在平日，文城雖不是個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樂土，可是城裏城外同樣的可以安居；即使偶

然的有個小偷或路劫，也彷彿只增加了居民們彼此的關切，而不至於大驚小怪的感到什麼威脅。現在，那些早晚巡邏的敵兵便是天字第一號的強盜。他們看見什麼拿什麼，高興拿什麼就拿什麼。鷄鴨，豬羊，衣服，首飾，婦女，都是一樣。他們是海賊，最無情，最小氣的海賊。老鄭看到聽到的是一部最污濁最可恥最野蠻的歷史——雖然還很短，可已經不是稍微有點血性的人所能忍受的。使他最擔心的是小鄭和媳婦。小鄭是那麼心粗胆大，而媳婦是那麼年輕無知。女人，在如今，便是罪惡與禍患。他晝夜緊守着他們，好教他們不碰在敵人的刺刀與獸行上。他是茅舍的眼，耳，鼻；他老看着，聽着，和像獵犬似的嗅着，以免敵人冷不防的捉到他們。他幾乎沒有一天不自己叨念：『要殺，殺我老頭子！老天爺，千萬把我的兒子和兒媳婦留下呀！』白天，他驚惶不安，無論是鷹啼還是犬吠都足以教他心跳；他聽着松風，或看着青天，彷彿林中或青天上都會猛孤行的落下禍患來。夜裏，他睡不安。他追想從前的太平景象，和唐連長的壯烈犧牲，並盤算明天的事。沒有明天，明天的生死禍福已經不是他自己所能決定的。那些拿鎗的敵兵幾時要你的命，你幾時就須到另一世界去。

他最歡喜工作，鋤頭鐵鍬的光滑的木柄，與地上的味道，永遠給他一點欣悅。持着鋤，立在地上，教他覺得自己像松樹那麼穩定，生命在地裏生了根。現在，他懶得去工作，因為文城已經死了，而他自己的明天也不會再光明。他常坐着發愣。在發愣的時候，他悟出許多道理來。在戰

前，他在城裏，聽過學生與學校的先生們的講演。他聽到『愛國』和『亡國』等等動心的名詞與道理。他們的話的確使他動心，但只是那麼一會兒；過去，就馬上忘掉。那些愛國與亡國的事離他太遠，就好像聽說美國的鷄有九斤重一樣，雖然很有趣，可是與自己無關。現在，他悟出許多道理來。假若他有機會去講演，他必定會具體的說出許多愛國與亡國的事實來。

到了夢蓮屋中，夢蓮坐下，松叔叔立着。誰也沒有話說。夢蓮想請他坐下，話還沒有說出，那無聲的，滾熱的，眼淚已經一串串的流下來。對父親，對二狗，她都把淚藏起來；現在，她看見了松叔叔！松叔叔，不知她爲什麼哭，也顧不得問，老淚也自然的湧出來。淚都是由心中出來的，一塊兒哭，心中就一齊得到安慰。他們誰也沒去勸誰，而任着淚去洗淨心中的委屈。

『蓮姑娘！』松叔叔抹着臉上的淚珠，低聲的叫。『蓮姑娘！說會兒話吧！』

夢蓮沒有什麼多餘的動作與撒嬌，用手絹輕輕揉了擦眼，大方的，堅決的，收住了淚。從這裏，她提出聲音來：『松叔叔！』

松叔叔自動的坐下，右手用力的擦那被淚流濕的鬚鬚，呆呆的望着蓮姑娘。她低聲的，簡單扼要的，把心中的委屈告訴了他。『怎麼辦呢？松叔叔！』

『怎麼辦？』松叔叔只給了這麼個回響，並沒有什麼辦法。

『我想逃出去，可是怎麼逃呢？』她把聲音放得極低。

松叔叔搖了搖頭。『那要小心！一位千金小姐，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往那裏逃？』

松叔叔的同情，關切，謹慎，給了她很大的安慰，雖然他並沒有高明的主意。

『不逃吧，又不行！』她的眉頭皺了一下；緊跟着，臉上似乎又微微有點笑意；不是對事情樂觀，而是因松叔叔在一旁，她覺得心中痛快。

『不逃又不行！』他像一座山似的，碰回來她的聲音。『怎辦呢？』

松叔叔的腮緊緊的動，又愕起來。愕了有三四分鐘，他才找到了話：『蓮姑娘！要逃的話，我跟着你！可是有一層，我放心不下我的那個吉生和媳婦！日本人到處找女人，王甫的李寡婦跟她的十八歲的姑娘，就是十二天以前，都——蓮姑娘，你明白，我不敢細說！我不放心兒媳婦！』

『我不能連累你老人家！』

『可是，只有我跟着你，你才敢放心的往外逃！』

這一老一少的心碰到了一處。他們還沒有想出辦法，可是心中碰到了溫暖與希望。他們覺得，只要他們不向敵人投降，他們就必有自救自拔的辦法，雖然其中是有多多少少多少危險與困難。

『蓮姑娘，我先問你一件事。』

『什麼？』她的臉上確是有了笑紋，她高興，她覺出自己的重要。

『我打聽出來，』松叔叔把聲音放得極低：『咱們的縣長現在住在大柳鎮！』

『怎樣？』她湊近他一些。

『我打算去交錢糧！』

『交錢糧？』她彷彿根本不曉得天下還有信麼一種事情。

『我爲是給舉人公減輕點罪過！』他的聲音已低得像耳語。

夢蓮想了一會兒。『我明白了！應當這麼辦！』

『有人已經這麼辦了，把錢糧交到「咱們」的縣長那裏去。咱們也應當那麼辦，好教縣長知道舉人公並沒真「隨」了日本鬼子，他還是大中國的人！』松叔叔的神氣教夢蓮看出來，他雖然是要幫舉人公的忙，可是他並不敢直接去和舉人公講；他知道舉人公愛錢。

夢蓮半天沒言語。戰爭把她改了，她現在已學會了怎樣去思索。從前，她的一切舉動都決定于一時的高興；現在，她已被戰爭把她壓倒在地，她須設法用思想與計劃教自己立起來。『你，松叔叔。去跟爸爸說。我不能去，他和我剛剛鬧了氣。他愛錢，也更愛命！說明你的來意，你看他的眼珠緊緊的轉，事情就算成了！』

『噢』松叔叔立起來，用手背擦了擦迎風流淚的眼。『蓮姑娘，舉人公若是願意，我就跑一趟！一百二十里地，我一天半就能趕到。就手兒我也看看路上的情形，要是好走的話，蓮姑娘你逃走可就有點，有點——』

「把握了！」夢蓮給他找到了適當的字而後，他心中一亮，好像已經看見可以逃走，可以恢復自由的一條大道。

松叔叔用幾根棗木棍子似的手指拍了拍衣服上的土，蹂了蹂大酒鞋，又乾嗽了一兩聲，去見舉人公。

十八

不出夢運所料，舉人公願意交錢糧。老鄭本來很怕和舉公說話，因為舉公人的話裏常常帶着書上的字眼，教他莫明其妙。而且，這一次，是他給舉人公出主意，教舉人公破鈔，他的心裏一點也不像往常來報告『今年多收了十五担高粱』那麼平靜。他幾乎懷疑自己真的有那個胆量把話說出來。況且，他知道，院中老有人監視着舉人公；連給舉公打雜的都是敵人派來的偵探。假若他的話被他們聽了去，怕曉得自己的頭就要在項上長得不十分安穩了。

舉人公正在批閱公文。他討厭看牠們，但是日本人的鞭子——無形的——老在他的背後，他不敢十分的貪戀。那些公文的内容沒有一件是有利於中國人的，納糧，抽壯丁，統制物資，使用偽幣……。他知道他的筆下可以殺死多少多少人，但是他沒法子不批准——他的唯一的任務就是替日本人批准一切殺人放火的事。他不能由國家民族的立場去看事，但是他深知因果報應的可怕。他入過考場，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取得了功名，他知道，是一半來自學問，一半來自祖宗的陰功德行。在他坐在與囚獄相似的書房裏寫卷子的時候，他彷彿看見了好幾個白鬍子老頭兒，都慈眉善目的向他微笑——所以，他中了舉人。現在，在他的筆下，他看見多少沒有頭，或頭上帶着一個血洞的人。他不敢再落筆。但是他又非落筆不可。為維持生命與財產，他須忘了那些屈死鬼

。他須不再迷信！他寫下來批語，簽了字蓋了章，心中痛快了一些。「管牠呢，批完一件是一件！」他告訴自己。

老鄭來得正好。舉人公恰好有一件日本人要「女看護」的公文——文城須至少送出一百廿名「女護士」到各處軍營裏去。看着這件公文，他想起剛剛鬧過氣的夢遊。他決不肯教自己的女兒去陪酒，可是他須把別人的女兒送到軍營中。他看見一羣吐着舌頭，下身流着血的女鬼！他閉上了眼，盼望看到那些曾經在考場裏保護着他的白鬍子老頭兒。沒有看見。睜開眼，他看見了老鄭。他把公文揣在了一旁。

老鄭一眼瞭着院中的人，一眼看着舉人公，很困難的，續續斷斷的，把來意說明。舉人公的小眼珠只轉了兩個圈，就點了頭。看了院中一眼，他口中的熱氣吹在老鄭的耳朵上；「咱們要誰也不得罪！」

老鄭不願意多嘍咕。他向舉人公告辭。怪捨不得似的，舉人公托着水烟袋把他送到院中。

看着老鄭走出去，舉人公的心中輕鬆了許多。他想跟誰再談一談心。在他的蓋滿了恥辱與污濁的心中，他現在找到了一點光亮，像破屋子似的，雖然醜陋不堪，可是屋頂上的漏洞能放進點月光來。恥辱與污濁最好是埋在心裏，像死人須放在棺材裏那樣。但是，光亮是要射出來的。他渴想跟誰談一談心，把剛剛找到一點光亮放射出來。

誰是可以談心的人呢？只有夢蓮。但是夢蓮已經幾乎不再是他的女兒。他的嘴，說不過她。他的『潑潑』，又教他處於不利的地位；她敢任性的亂說，他不敢。但是，他必須找她去，跟她說幾句知心的話；再不說，他的心就會由蹙悶而爆炸，像小孩吹的氣球那樣。他的脚不出的走向她的屋子去。不管她怎樣，他須把心中的話說出來，好教自己的身上還有一點人味兒。

夢蓮正爬在小桌上寫信。她不必抬頭，就知道是誰進來了；她認識他的脚步聲——一種輕，短，而並不快的，彷彿只用脚掌那一點肉用力的，脚步聲。因此，她也沒抬頭。

舉人公停住了脚步。從胸部到喉管，忽然乾辣辣的縮緊，他想扭頭走去。她的冷淡是無可忍受的。但是，他沒動。像被食物噎住似的，他嚥了一大口氣。他看着她。她的額部幾乎不能看見，他只看見她的顴骨和顴——她的顴上是那麼瘦，顏色是那麼慘白，他的怒氣與反感開始變為憐愛與同情。他好像已經有許多天沒有看見她，好像頭一回看清她是這麼憔悴。她不但是他的女兒，而且是個應當被人憐愛的女兒。他覺得有些對不起她。什麼地方對不起她？他不願意去想。因為，假若他要依着她的看法去想——什麼漢奸咧，賣國咧——他就無法再為自己辯護，無法再清下去。他須欺騙自己，以便苟延性命。他希望女兒能明白這一點。

「夢蓮！」他低聲的叫。

「哪？」她的筆尖朝了上，左手按着紙，像知道他來，又像是剛從夢中驚醒的，這麼出了一

響。她的眼中帶出很疲倦的樣子，而皺着的眉頭又表示出雖然疲倦仍然不服氣，還可以隨時對他反抗的神氣。她的上嘴唇翹起一點，露出兩三個小牙；她的牙彷彿不似往日那麼白淨了。

他走到她的旁邊。她沒有改動她的姿態，只把眼低下來，定在信紙上。

「夢蓮」！舉人公把水烟袋放下，自己搬來一個椅子——姿勢極不自然，像三四歲的胖男孩抱着個布娃娃那麼不自然。

夢蓮沒有任何表情，把信紙翻過來，把筆插在筆帽裏。

「夢蓮！老鄭去了，去交錢糧」！他的心中的那點亮兒放射出來，像把一個魚刺吐出來那麼痛快。

她把雙手放在脖子上，臉兒仰着，又「嚶」了一聲。

「你看，夢蓮，我是要誰也不得罪」！他很高興的說出他的哲理。

「各方面敷衍？夢蓮的話像利刀砍在豆腐上。舉人公確是像豆腐，他軟軟的接受了那一刀，並沒使刀刀發出火星兒來。

「那有什麼辦法呢」？舉人公嘆了口氣。

「我們的命就那麼要緊」？是的，她知道，命實在要緊。在抗戰以前，憑她的那麼嬌生慣養，憑她的愛花愛草的天性，她永遠連「死」字都不大愛說。不是出於迷信，而是她以為「死」

字與她相距太遠；誰能看着一個可愛的世界，鳥在唱，水在流，而忽然想到死呢？可是世界變了，她看到死，種種的死，比惡夢還醜陋的死。她認識了死。她覺得死在這年月，一點也不稀奇，而且是人人不能免的。看清楚了這一點，她常常想到死，而不敢死的就好像不配活在戰爭裏。戰爭根本便是死裏求生。她的思想，以前是這麼輕微淺薄，現在却被戰爭熬鍊得像生命那麼大，那麼重。她不能不常常想到生和死，因為水、火、刀、鎗都就在她的眼前。

舉人公不想再談下去。他後悔剛才爲什麼要來和女兒談心。女兒的眼是山生一直看到死，而他是慢慢的慢慢的，像叫花子在拉圾堆上揀東西那樣，逐件的細看，只要看見一塊還有一點點黑色的殘煤，就可以再燃起火來取暖的希望。敷衍，各方面敷衍，的確是他的哲理；而且是，在他想，最適用於亂世的哲學。東摸一把，西摸一把，摸來摸去——他想——就會摸到自己的腦袋還在頂上！這就叫作『一貫』！夢蓮不能懂得這個一貫之道。她年輕幼稚。他不想再和她往下談。

但是，他又不肯走開。好容易和她坐在一處——她既沒一語不發，又沒蹣跚着腳生氣——他須忍耐一會兒，再使她多明白一點他的心。他是有涵養的人。即使她不喜歡聽他的話，他也得說出來——心到神知！

『你恁，夢蓮』，他把聲音放得極低：『這不是第一次了！兩三回，政府派來的人，我都見

了！很冒險！所以，連你都不願意告訴！咱們各方匯都不得罪；哪邊勝了，都得另眼看待咱們！我就盼望早早的打完仗，我還能平平安安的入了棺材！夢蓮，你要明白我，咱們爺兒倆才是……他說不下去了。

夢蓮有許多話要說，但是不願意開口。她討厭父親的無動於衷的客觀，與完全沒有真操的實利，可是趕快結束這種無聊與苦惱，她似乎非表示一點憐憫他的意思不可！她勉强的笑了一下。

十九

墨人公的心裏，自從敵人進了文城，還沒有這痛痛快過。他覺得夢蓮的一笑是父女和好如常的第一層台階。上了這一步，以後就都好說了。只要夢蓮能了解他，他就可以挺起腰板去幹；無論幹什麼也不丟人；一個最小的理由可以解釋開天大的罪過！

夢蓮繼續寫她的信。

『……到今天，愛，我才發現了我的心並不是心，而是一塊肉作的小機器，牠只會均勻的，不斷的，動，而沒有應比機器更多，更熱，更大的感情。因此，我懦弱，我淺薄；我只想在人間遊戲，而不會由心中發出帶顏色的動作來。我是被薄雲遮住的殘月！殘月？我不是很年輕麼？哼！』

『我的腦子也只是一塊與豆腐差不多的東西。牠不會思想。我很年輕，我應當像一個有出息的青年那麼活動我的腦子。可是我淺薄，浮動，我只想這一會兒我該作什麼。過了這一會兒，我再想下一會兒。我的生活是殘破了的電影，而不是有結構的戲劇。我只用腦子去『碰』，而不是去想——把事想『全』了。』

『感謝神聖的抗戰！我看清楚了我自己！我須立刻教我的腦去想，教我的心發出真正的感情』

「我必須找你去！請不要害怕，我不會只用吻與擁抱給你安慰與鼓勵，從而使你——也許——忘了你的責任，而只圖愛的享受。我要去幹點什麼，不爲你，也不爲我自己，而是爲抗戰！你看怎樣？」

她停住了筆。手心對着手心，她自己握手。手心上有點汗，而且發燙。摸摸臉，臉上也發熱。她感到全身都有一點平常所沒有的力量與熱氣。再讀一遍，她滿意自己的文字，承認自己的真誠。她立起來，直了直腰，用拳輕輕捏自己的胸。她又看到火，血，敵兵，困難，死亡；可是她不怕，她深信自己會克服一切，會像一個勇士似的面對着危險。她已不是自己，而是像被一種什麼力量捉住的另一個人，她應當喊叫，隨着狂風向前衝殺！

可是，她知道，這封信寄不出去！自從文城陷落後，她給了一山的信裏只說些最簡單的，最無關係的話。一山的回信也是如此。敵人檢查信件。一山的信裏，不提舉人公一個字，可是信封上老寫着王舉人轉交。他用舉人公保險他的信。夢蓮給他的信，也老是由別人轉遞，不敢直接寫出他的住址。現在剛寫好的這一封，儘管還由別人轉交，也不應當寄出去。她用力攥自己的小手，但是無法可想！她由窗戶中看見一角青天，她想飛出去！

二狗帶着臉上的傷，依舊在街上大搖大擺。他以為沒人敢揣測他受傷的原因，而帶着傷走來走去似乎更足以使人們怕他。可是，文城的人們不曉得怎的知道了：「二狗教蓮姑娘給揍了」

！於是，他們把二狗與舉人公分在一邊，把夢蓮和陣亡了的唐連長分在另一邊；這邊的漢奸，那邊的是英雄。看着二狗的傷，他們每個人都想有朝一日，他們的手也會打在二狗的臉上，一直活活的把他打死！

這個慢慢的噉咕到了二狗的耳中，他咬上了牙。他起誓非把夢蓮弄到手不拉倒。爲增高自己的地位，爲報答一碗茶之仇，爲發洩獸慾，他非把夢蓮壓在身底下不可！他決定殺死一山。他以為，女人都是玩物，夢蓮自然不是例外，况且，夢蓮曾經和他好過呢；他不是在她屋裏坐過一整天麼？一山是唯一的障礙。把他結果了，夢蓮一定會自動的找他——二狗——來。即使她還整扭，他會強迫舉人公求婚——一山已經死了，難道你的女兒還守「女兒寨」嗎？

但是日本人許他殺人不許呢？日本人是可以隨便殺人的，因爲人家是日本人。他自己，儘管留下小鬍子，腿兒羅圈着，可是到底不姓青山或山本啊！他恨自己沒投胎在東洋好，不幸而他殺了人，日本人再一生氣而殺了他，豈不很不上算？

他得先試試看。

文城有個最不怕敵兵的小姑娘。他才十五歲。他的脚。裹過，又放開了；所以走路有點像鴨子，她的身量不高，全身都胖嘟嘟的。眼睛很黑很大，嘴唇很厚，說話時，她先把厚嘴唇翻一兩下，笑一笑。笑得很天真，因此，她很有緣；雖然她並不美麗。儘管有時候他的臉上抹上兩塊

胭脂，她的黃頭髮還是亂蓬蓬的。她似乎永遠管束不住她的黃頭髮。她常爲這個翻着嘴唇笑自己。文城的人們都喜歡她，都管她叫作「小媚兒」，因爲她的頭髮蓬蓬着。「小媚兒」，不是「小媚媚」，因爲人們喜歡她，不肯用那個「媚」字。

敵人進城，小媚兒，才十五歲，受到最無情的蹂躪。已經被敵人把她當作死人扔在城根，她又甦醒過來。

她終日在街上走，眼睛平看着，似乎看見什麼，又似乎什麼也沒有看見。他的厚嘴唇不再向上翻捲，「笑」已經向她告別。她的下嘴唇倒老微微的動，像是微顫，又像是說着些什麼無聲的言語。在街上，她老在街上，看見地上有個梨核，她便揀了起來細瞧瞧，而後放在衣袋裏；若看到一塊有顏色的紙，她便舐上點唾液，把牠貼在臉上。她不哭不鬧不說話，只是終日在街上走，像個無害的鬼魂。

文城的人們都曾經喜愛她，現在對她還時常的施給一點小小的慈惠，連小孩們都尊敬她，不肯和她賭鬧。敵兵，不知是天良發現，還是另有用意，對她也不加干涉；她可以在街上隨便走來走去

二狗想拿她試試手。他把她交給了他的心腹人田麻子。田麻子把她誘到城外，便結束了她的恥辱與苦痛；尸首就扔在路旁，給敵兵看看。

敵兵到城外巡邏，看見了小蟬兒的尸身，他們並沒有追究，就好像看到一條死狗似的那麼不關心。

二狗放了心，他可以殺人，只須殺在城外就行。

他運用日本人，教他幫忙檢查信件。

他看過了好幾封夢蓮與一山的通信，但是裏邊的話語都不給他什麼光亮。

未後，他看到一山的信，信裏暗示出一山也許要回文城來。二狗把一山也交給了田麻子。

一山走到東關外邊大槐樹下，田麻子執行了他的任務，而老鄭在茅屋外邊聽見了鎗聲。

松叔叔坐在夢蓮的對面。他向來沒有覺得這五六里——由松林到王宅——是這麼長，這麼累人，這麼難走過。這不是五六里地，而是五六萬里地。他恨不能一展翅飛到，可是他沒有翅膀。及至見到夢蓮，他又覺得來的太快了。看着蓋滿了黃土的鞋，他沒法張開口說話，偷眼看她，她的眼睛是乾的，沒有一點淚的影子。他爲什麼這樣快的來到，教那一雙美麗的眼睛一定要被淚滿起來呢？

他坐着，呆呆的坐着，連嚼動槽牙的習慣都忘了。他的心中成了一張白紙。

「松叔叔！」夢蓮輕輕的叫了一聲。

老鄭打了個冷戰！「啊」？

『怎麼啦』？她覺得有點不大對，而想不出什麼事情不大對；有敵人在城里，什麼意外的事都可以隨時的發生。

無心的。他用粗硬的手擦了擦腦門上的土。「我，我」，他忽然立起來，「我走啦！沒事！看看你」！

夢蓮揪住他的袖子：「怎麼啦？松叔叔」！

他又坐下了，捏了磕膝一拳，「報仇」！

「怎麼啦？鐵柱子出了毛病？」

「早晚「都」得死」！他拿起桌上的一杯涼茶，一口喝淨。

「他出了什麼毛病」？夢蓮的眼珠大了一些，口中也有點發乾。他的同情心永遠是很現成的

「不是鐵柱子」！

「是誰」？

「一山」！

「誰」？她彷彿沒聽明白？

他說出來了，後了悔。他不想再說。低下頭，心中氣得像弄亂了的一團黑線，再也找不到頭兒。

「一山」？像極快的把手中落出的東西又接住似的，她倒想了起來。

「一山」！

她好似向來不認識這個人——一山。她不知道他要回來，（他的信被二狗扣住）。每逢到他老是先想到山，水，戰場，而後才看到在她的想像中的他——一個英俊的，武裝的，青年。

松叔叔口中的一山，和她心中的一山相距太遠，教他覺得茫然。

「一山怎樣」？她的臉白了。她極快的想到，他也許是陣了亡，而松叔叔先得到了消息。「他受了傷？在前線受了傷？你怎麼知道」？

她覺得即使有什麼不幸，也不過是一山受了傷。她幾乎以爲一山應當受傷。他受了傷，她好下決心，逃出文城，去看他。她想不起她應當怎樣伺候一個病人，但是她想只要她的眼一看到他，他就會好了的。這麼一想，她彷彿頭一次看清松叔叔是個鄉下人有點大驚小怪。她是臉色還沒轉過來，可是嘴角幾乎有點像要笑的意思。

「你怎麼知道的？松叔叔」！

「他來了」！

「來了」？她不知道是事實，還是作夢。她的臉色轉變過來，腮上有了點血色。她一眼看到她與他可以拉着手，一同走向那有自由的地方。「他在哪兒呢？哪兒呢」？她向外面看了一眼，他彷彿望着他就立刻在窗外呢。

「說呀」！

「他，他」，松叔叔噤了一大口氣。「躺在城外」！

「幹嗎躺在城外」？她想不到他會死。

「咱們的城，不是教鬼子佔着嗎？」

「他死……」她想到這個可能，可是還不過是一種試探，猜想；一山是不會死的。松叔叔忍心的點了點頭。他極快的把眼釘住她的臉。

他的淚馬上在眼中轉，可是她的嘴角上還有最小的一點笑意。她想控制住自己，用一點最接近情理的笑，把淚截回去。她有個豪橫的心。

可是，她坐下了。她的手垂下，手指開始抽動。淚並不多，因為黑眼珠有點向上翻。

松叔叔急忙立起來，他把話已說淨，他須準備應付那最難堪的事情。他用大手，一把抓住她的右臂，一手在她的背上拍。他的話是由牙中擠出來的，帶着嘶嘶的響聲：「蓮姑娘，不能這麼着急！不能！蓮姑娘！醒醒！蓮姑娘，我是老混蛋！蓮姑娘！蓮姑娘！……」

一分鐘變成一個世紀，在我們真着急的時候。松叔叔的頭上出了黃豆粒大的汗珠，夢蓮還是沒有哭出來。她的喉中隔半天才噎那麼一下，手脚都在抽動。松叔叔覺得，他是來要她的命，她會這麼不言不語的把自己斃死！

他不敢去告訴舉人公，舉人公只有這麼一個女兒。他不能去找醫生，不能；他不能離開她，他不能聲張；敵敵人知道了蓮姑娘的未婚夫是個軍人那還了得？他須憑着自己的真誠，把她由死裏搶回來。他的胸中發辣，好像要吐血。「蓮姑娘！蓮姑娘！不能這麼想不開啊！」

他把她抱起來。她很輕，彷彿像個小貓那麼輕。把她放在床上，他替她脫鞋。她牽着身子，不動，手還在抽動。他的汗流濕了他的小褂。

慢慢的，她哭了出來；一種不痛快的，啞澀的，若續若斷的哭。他握住她的小手。她的手在顫，冷涼，相當的僵硬。

她始終沒有痛快的哭一聲，就睜開眼。猛孤行的她起來，雙手攏住磕膝，眼眯眯着，發愣。蓮姑娘！哭！哭出來！哭出來！別悶在心裏！

她不哭，她眯着眼，橫了心。『他在哪兒呢？』她是聲音很小，但是拚着命說出來的。

他沒法不回答。他說了他所知道的一切。

她矇着眼，靜靜的聽着。不，不是聽着，而是發愣。她的心走出去很遠，走出去東門，走到高山大川，走到一山的跟前。一山在哪裏呢？她聽到了一點聲音：

『鐵柱子看見了他，躺在大槐樹的底下！』

用她的下部作軸，她把自己轉過來，腳搭拉在床沿下。眼還平視着，她的脚尖自己尋找她的鞋。我到了，沒有提上鞋跟，她立起來。

『走！松叔叔！』

『上哪兒？』松叔叔感到極度的疲乏。

『大槐樹！我看看他！』她的眼中冒出一種冷，亮，像刀刃一上的光。

『有什麼用呢？他們已經把他拖走了！』

『拖走了？』她的腦子已不會思想，她只覺得去看看他的頭一件責任，她至少須抱着他痛哭一場。可是；這一點願望也不能實現，她咬上了她的嘴唇。

但是，她咬不住嘴唇。像被一種無可抵禦的力量催着，她張開了口，淚湧出來，她哭出了聲

松叔叔扶住了她，她的淚流濕了老鄭的衣肩。

二十一

石隊長變成了老鄭的內姪——真要命！

老鄭表演得很不錯。他告訴王舉人：內姪來了，因為日本人在鄉下拉壯丁。我怎麼活得了他呢？他一頓飯要吃一斤二兩鍋餅，還得饒上兩大碗痧痘湯，才將就着說聲飽了！舉人公得幫幫忙啊！

他不爽直的把內姪塞給舉人公，而這麼敲打着和舉人公要主意。他知道自己學壞了，學得像個老狐狸精了。可是，那有什麼辦法呢。日本人狠毒，狡猾，我們還能只裝着傻阿斗，而不學諸葛亮嗎？

王舉人——一聽老鄭的央告——感到自己的重要。他要想想看。一想，他和老鄭有多年的關係，而這個年輕的人又是老鄭的內姪，他為什麼不給自己添個心腹人呢？他的男女僕人已經差不多都是日本人派來的偵探，連他每日三餐吃的什麼都有人報告上去，他還不應當添個自己人嗎！

『把他帶來，看看吧！』舉人公不肯一下子就答應，而須慢慢的把人情送盡。

石隊長，改名叫作李石頭，隨着『姑父』老鄭走進來。老鄭在前，他在後！老鄭的樣子已經够又『怯』又傻的了，他的樣子就更怯更傻。他揭去了胸前的假膏藥，把破棉襖上所能找到的鈕

扣都扣齊。一進門，還沒介紹，他給舉人公請個大安，像前些年衙門裏的僕役見着官長那樣。然後，他不敢走向前去，而後不噤的立在門坎內。頭垂着，兩手緊按在腿上，一雙大腳不知怎樣才好的動着，整像剛入伍的鄉間壯丁頭一次排隊練操。低着頭，他的黑棋子一般的眼可已經把屋中一切的東西都記清。

那一個大安決定了他的幸運。舉人公有好幾年沒看見過這種敬禮了，他決定喜愛這個傢伙。捧着水烟袋，微仰着小尖下巴，舉人公很像戶部正堂似的，問：『你是李石頭麼！』

『是！你老賞飯吃吧！』把『吧』說成『掰』，他的語言有一種鄉民口中的撲拙的音樂。

『你會什麼呢？』舉人公的音聲很輕的，像飛舞的破蝴蝶那麼無聊。

石隊長拾了拾頭，又低下去。

『往前來點！』老鄭又表演了一招。

石隊長往前湊了湊：『放牛，趕車，挑糞……』

『說那些幹什麼！』老鄭截斷內娃話。

『挑水，升火，跑腿，都行！』石隊長臉上居然有點害羞，本來嗎，在舉人公宅子上還能放牛挑糞！

舉人公留下了他。他又請了個大安道謝。舉人公當着老鄭的面說清：每月給這小伙子一塊錢

的工錢，管吃管住；他得挑水，升火，砍柴，掃院子，跑路，和……舉人公相當的滿意，一塊錢能買這麼多的工作。石隊長心中說了許多真命！

老鄭把內姪帶到下屬，不管是十九歲的丫頭，還是沒有鬍子的僕人，一律是內姪的長輩；石隊長一一的給作了揖，然後用大手捧着碗，必恭必敬的給大家端茶，他不敢坐下，背倚着門板立，看看這位，瞧瞧那位，像個剛抱來的小狗似的。

『照應着點』老鄭也向大家作揖。『他沒出過門，有點想家！』

『別說咧！』石隊長哭喪着臉。『俺剛忘了，你老又提！』

大家都笑了。石隊長也轉悲爲喜，隨着大家笑。

老鄭給了內姪一角錢，又託咐了大家一番，才偷偷的去看夢蓮。

夢蓮的眼上有個小小的黑圈，臉上的皮膚像是熬了許多似的。她一夜沒曾合眼。晚上七點鐘也就上了床，剛一躺下，她的淚就不知道怎麼來的，流滿了她的臉。她沒有哭，而只任着熱淚往外流。一會兒，她迷忽過去，看見一山穿着新衣服約她出城去玩耍。她看見東門外的松林，松林像下過雨後那麼翠綠：上面罩着一片沒有一點雲霧的青天。她可是看不見太陽，所以天是那麼藍，那麼靜，而沒有熱力，沒有光，好像一種要死的天，藍得可怕，靜得可怕。她害了怕，她想抓到一山的手，而一山不見了。她喊『一山！一山！』樹林裏迴應着她的聲音。她把自己驚醒。

她的胸口發癢、頭痛，淚還在流。

屋內很黑，屋外很黑，她把頭蒙上，把自己藏起來，藏在黑暗裏。她咬了一咬牙，自己的苦痛須自己受，她不願意任何人知道一山的事。大家知道了，適足以增加二狗的威風——她和老鄭都猜到二狗是兇手——而使王舉人更氣餒。在被子裏，她低聲的喚一山，口中的熱氣碰在被子上，回來，又碰在自己的臉上。

她又到了松林中，一山拉着她的手。她不是那種粗壯的，內感的，女性；她不肯把肩靠著他的，而只敢他握着她的手。可是，有他在身旁，她究竟得到一點別人所不能給她的安全之感。她覺得快活，她不敢想結婚後的一切，她知道治家，作飯，生兒養女，都是使她頭疼的事。她只願意這麼淡而不膩的和一山在一處，沒有憂愁，沒有顧慮，腳底下是柔軟的，香甜的松枝松葉松花，頭上是綠枝和枝葉間隙中的青天，忽然，他們被包圍了，四面都是比野人還狠毒的日本兵，鎗彈由四面颯颯的飛來，她想掩護着一山，一山想掩護着她，他們跑出一株大松跑到另一株大松。一個鎗彈穿透了他們倆，由他的背後穿入，胸前穿出，又穿入她的背。她抱着他，一齊向上飛，像兩個蝴蝶，又像一根箭穿到一處的兩顆血淋漓的心。他們飛，飛到很高，一隻飛機從他們上面飛過，把他倆碰落。落，落，落，落在一個懸崖上，下面是萬丈深淵。她喊了一聲『一山！』又把自己驚醒。噢，日本人，且本人，已侵入了她的夢境，而一山是躺在了一棵樹下！

一夜沒睡，她感到孤寂，苦痛，絕望。有時候，她似睡不睡的，耳中輕輕的響，眼前飛舞着許多像飛塵那麼小的金星，她半意識的覺得生與死相距並不遠，而且願意死——死至少會給她一種無憂無慮的安恬。可是，她沒有死。很早的，她就聽見了父親的噉聲——舉人公上了年紀，每天都起得早。她也起來，輕輕的漱了口，擦了臉，坐在床上等候天明。她決定不教父親知道一山的死與她的痛苦。

她等着，等着；等着什麼？她開始覺得煩燥。她想丟狂跑，跑出東門，跑出松林，頭也不回的跳在大河內，教河水洗淨了她的身體，洗淨了她的苦惱。可是，不能，不能，她不能那麼輕輕的救放了自己。生命是不容易得來的，也不能輕易的捨掉。現在是在打仗，她至少須挺胸向着鎗彈走，不能丟跳河。

老鄭來了。他可是不會花言巧語的安慰人——安慰往往是善意的欺騙。夢蓮看見松叔叔，想再哭，可是眼圍辣，淚彷彿已經乾了。

「我的內姪來了，舉人公已經給了他事作」，松叔叔找不着別的具體的事實，只把這一件浮在心頭的事情說出來。

「內姪？」她低聲的問。

「一山的朋友，冒充我的內姪！」

「他在那兒呢？」她立起來，心中好像看見了光明。

「別忙！別忙！他會拿着他的時候來看你！」松叔叔不忍再多看這樣不快樂的蕙姑娘，搭訕着告辭。

夢蓮的心熱起來。仍然很煩燥，但是心中有了力量。一會兒，她想一山沒有死。一會兒，她又以為他確是死了。但是，假若他是死了，就白白死了嗎？被疾病奪去生命的，還會詛咒老天爺，而況是被敵人打死了呢？她心中此時的敵人不僅是些短腿的猙獰可怕的敵兵，而是更具體當作爲報仇的一種肉靶子樣兒的東西。應當報仇，應當把刀和子彈插入那些塊塊會走路的肉裏！

她等着。等得不耐煩了，她便向窗外，門外，望着。她希望看着一個新的面孔——一山的朋友。這個人一定會給一山報仇！

倒好像松叔叔有意騙她，她看不到那個新面孔。室外的每一個脚步声，都使她心裏亂跳，可是她所希望見到的人沒有來。

天擦黑的時候，舉人公出去有應酬。院裏的偵探們全都彷彿忘了工，各自去找休息的方法。夢蓮點上了燈，拿起一本一山送給她的書，對着書名發愣。

一抬頭，她看見個新面孔，一個七稜八瓣的面孔，他手裏提着一把銅壺，壺嘴兒冒着一點熱氣。他什麼時候進來的？不知道。他立在門板前，是彷彿是怕把自己的影子印在窗子上。

看她沒有動作，他極快的走過來，把背倚在山牆上。

『我姓石，一山的好朋友！』他的黑棋子似的眼對準了她的，聲音很低，很懇切。『我奉命到這裏來工作，你得幫助我！不許再哭，幫助我給一山報仇！有什麼事，寫在皮鞋裏，喊我來擦皮鞋。不要對我说話！我告訴你什麼，我會自己拿定時候來看你！對舉人公，對一猴，你要敷衍，套他們的話。不要淨想一山，得想給他報仇！』沒等她說話，他把一壺熱水倒在臉盆裏，然後當聲的說：『要水就喊唵一聲，唵小名兒叫石頭！』說罷，大脚撲撲喳喳的走出去。

夢蓮看着他走出去。她的身子立不起來，也忘了怎樣說話，她好似受了催眠術。

她的心跳得很快，可是也很有力，很痛快，就像看着要真刀真槍的武戲時，刀或槍刺過去，而並未真的刺着的那樣。她覺得她也有了事作，她自己會跳上台去，要一套刀槍。她已不是夢蓮，一個沒辦法的，可憐的夢蓮，而是一個必須作些什麼的角色。抗戰的熱氣充滿了她的全身。

二十二

石隊長甚忙，可是也很自在。他的心裏極忙，忙得像剛開春的蜜蜂。他的臉上和身上可是瀟灑的像個老牛。王宅所有的人都喜歡他。他不常說話，可是只要一開口就招人笑。他的嘴很甜，一張嘴不是『二叔』就是『四大媽』。他的手又很勤，人家的眼睛向茶壺那邊一轉，他馬上端過茶去；人家剛要欠身，他過去把火添上。他有力氣，又不偷懶，他一個人作了三個人的事。

他並不教大家起疑心，因為他替他們作事，並非故意的討好，而自有他的打算——一種狡猾的誠實。他常常念道：「噫可就是吃的多喇！」大家放心了他，他的熱心幫忙，敢情是為多吃一口。於是，四大媽在餐室，還給他藏起兩個大餅子來。

他不愛多說話，可是抽冷子也會說個頂放肆的農村開的笑話，招得大家把肚子笑疼。別人笑，他扳着臉。女人們臉紅了，他滿不在乎。連男帶女都善意的指着他說『真是活寶！』

在他的種種工作中，他最喜歡挑水。自從他上工，王宅的水缸，罈子，罐子，永遠是浮着沿兒的水。一看缸中空了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馬上他挑起水桶就走。他不僅到離王宅最近的井去汲水，他各處去找井，他的理由是試一試各井的水，看看哪一口井的水最甜。

當他挑水桶在街上走的時候，他的眼睛給同他來的弟兄們點了名。他們誰也不招呼他，大家

的眉毛往上一挑便彼此會意。有的面向南，手抓抓頭，他知道了：「這傢伙是住在南門外。有的用手攢攢鼻子，他知道了：這傢伙已住在城內。他不用向他們作暗號，因為他的水桶上有很顯明的『王宅』兩個字。他把水桶換換肩，他們知道了：要小心。他把水桶放下，休息一會，他們曉得等候命令。

他真勤，真愛挑水，王宅的人都曉得了他有挑水的纏。看他，當挑出空桶的時候，他故意的教水桶左右的搖擺，口中哼唧着又像老鷹叫，又像是一種什麼古怪的椰子腔，他的快活簡直像每頓都吃肉餡的餃子似的。當把水挑回來，雖硃漆大門不遠的時候，喝，他一手扶着一頭的繩子水桶紋絲不動他的大脚像在地上彈似的，快步如飛。直到晚上入寢，他才摸着肩上紅腫起來的肉，偷偷的說幾聲：真要命！

他不敢早睡，也不敢晚起，他怕夜裏說夢話，教別人聽去。別人都睡了，他才睡；別人都起來，他先起來；這樣，他才放心自己。他很疲乏，有時感到焦燥，可是他須管住自己的脾氣——真要命！

在井台上，他遇見了李德明——也挑着一付水桶來打水。石隊長一邊汲水，一邊下命令：你回去報告這裏的情形，趕快回來！不容易進城，就到老鄭那裏去，他會幫忙！」

李德明邁步就走。石隊長急切的說：「水桶！真要命！」

文城的人這幾天頗有點死而復活的樣子，而敵人的檢查與防備也就更嚴了，所以石隊長告訴李德明「不容易進城，就去找老鄭。」

文城的人們不曉得軍情，但是敵軍一調動，他們便想到國軍來反攻。他們的苦痛無去解除，他們恥辱無法洗刷，他們的生命無法得到安全，除了國軍反攻。在最初，他們怕敵兵。後來，他們恨敵兵。現在，他們覺到敵兵應當被殺死的東西。敵兵的調動多半是在夜裏，文城的人們在晚上九點鐘就不敢出門，可是他們的耳朵並沒有聾。他們聽到城外火車的不斷的響聲，城內路上的馬嘶與車聲。他們不能入睡，不約而同的想到「裏應外合。」假若國軍真攻到，他們願意破命去參加戰鬥。他們覺得唐連長雖死而並未會死，他永遠活着，光榮的活着。他們才是真死了呢，雖然還帶着一口氣。

他們收納了石隊長帶來的人，冒險！但是他們願意冒險，只有冒險才能救活他們自己。他們沒有打聽，而自然的認識了王宅的新來水夫。他裝得那麼像；但是他瞞不了大家；大家久希望來一個英雄；現在，英雄來了！

像螞蟻相遇，彼此碰一碰頭上的鬚，像蜂巢有什麼危集，蜂兒們馬上都緊張起來，文城的人們雖然沒有任何顯明的表示與動作，可是全城都有一種不活動的活動，不言而喻的期待，安靜的緊張。像聽見樹葉飄落，便知秋巴來到似的，王舉人的心裏也有些不安。他知道的比大家更多一

點，可也就更多一些不安。他知道敵兵是出去消滅山下的軍隊，可是他知道出去的敵軍已經有不少已經回來——帶着彩，或已經一聲不出了。

他常常無緣無故的出一身冷汗。假若國軍攻到，他怎麼辦呢？是的，他是爲保護他的生命財產才投降的；但是，這是個可以邀得諒解的理由嗎？他覺得自己是已立在懸崖上，一陣風便能把他吹下去——粉碎他沒有從什麼氣節，名譽上着想而懺悔，他只後悔投降了敵人而仍不能安全。這種後悔慢慢變成憤怒，恨老天爺爲什麼把他放在這個地方，這個時間，教他前怕狼，後怕虎的受罪！

正是在他這埋怨天尤人的時候，石隊長把帶來的信交給給他。

「怎麼？你——」王舉人的臉上白得像張紙。

「我是石隊長，請你寫回信！」

「寫回信？」

「到了你將功折罪的時候了！」石隊長的話像預備了許多時候的，簡單扼要的。

「我並不知道多少他們的事，你看……」他說不下去了，他的喉中被一股怨氣噎住。

「從今天起，你得設法多知道點他們的事，告訴我！」

「幹什麼呢？」

「我們好反攻！」

「反攻？又打仗？又——」他以為日本人既攻下城來，文城就從此不會再有戰事，一直到他整整齊齊的入了棺材。他死後，日本人是永遠佔據着文城呢，還是國軍再打回來呢，便與他一點不相干了。

「當然！快寫信！我給你半天的限，你要是想陷害我呢，我還有許多同伴呢，會在一點鐘內要你的老命！我挑水去啦！」石隊長很有禮貌的走出來。

王舉人足足的發了半個鐘頭的愣。弄來弄去，原來他自己的家裏就是個戰場——兩邊的人都，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動手打起來，怎麼辦呢？

他不敢多在家裏，雖知道什麼時候石隊長一變臉，就把他打死呢！

他也不敢多到維持會去。平日，他只截三跳兩的去一會兒，有什麼要緊的公事，自有人送到他的家裏來。現在，假若他天天去，而且東看看，西問問，豈不教日本人疑心他麼？沒辦法！

這時候，夢蓮來了，他吓了一跳。他彷彿已經不大認識了她，他很喜歡看見她，可是又覺得她很疏遠，疏遠了已經好久好久。

她很瘦，眼上有個黑圈，好像剛才病過一場似的，可是，她的臉上帶着一點琢磨不透的笑意。

「爸爸！」她的確是笑了。

「幹什麼」

「二狗這兩天怎樣？」

「什麼怎樣」

「那件事！我想啊，爸爸，一山大概是死了！」她低下頭去。

「怎麼？」

「老沒有來信了！」她抬起頭來，趕緊又低下去。

「噢！」他燃着了火紙，想了一會兒。「你想明白了？二狗不壞！」

「我是這麼想，咱們跟二狗親密一點，他好多幫你忙！這兩天，」她望外打了一眼，把聲音放低，「外邊好像又亂。他要是多告訴咱們消息，兵來將擋，咱們好有個準備呀！」

「好孩子！對！」舉人公要笑，但只抿了抿嘴，表示出自己有涵養。

這時候，大門內有人發威——二狗的聲音。

二狗進大門。石隊長挑着滿滿的兩大桶水也進大門。他往旁邊一閃，爲是讓開二狗，可是水桶一歪，酒得二狗的皮鞋與褲腿上全是水，二狗的小眼瞪得無法再大一點「混賬！混賬！」

石隊長放下水桶，解開破襖，脫下來，跪下，給二狗擦鞋嘴中嗒嗒的乾出氣，他說不出什麼

來。

二狗的氣消下去一點，口中還罵着，可是沒有前兩聲那麼有力了。「滾開！越擦越髒！」

「我叫石頭，鄉下人！」石隊長羞漸滿面的慢慢往起立，輕輕抖着破襖。「老爺！你要教俺賠，」可賠不起咧！」

夢蓮在二門裏向外探了探頭。二狗立刻擺出寬大與漂亮：「誰教你賠？賠得起！」說罷，疾步往裏走，希望追上夢蓮。她已經走出相當的遠，但是忽然立住，回了頭，二狗的眼暈了一小下。

二十三

真要命！就是那麼故意的把水洒在二狗的皮鞋上，石隊長教二狗認識了他。

拿好了時候，他又找到夢蓮：「給我個戒指，要金的！」他指着她的手。

她把小手垂下來，像要把牠藏起來似的。她手上的戒指是一山給她的。

停了一小會兒，她極快的打開梳妝台上的小抽屜，拿出個金戒指來，交給他，她完全信任石隊長，不想細問什麼，她是書香門第的女兒，她丟得起一個戒指，即使石隊長是有意騙她。

石隊長用手掌拈了拈戒指，笑了一下，走出去。

借了一件乾淨的藍大褂，石隊長去拜訪劉二狗。到了劉宅大門，他很客氣的求門上給他傳進去：「王舉人那裏來的人，王小姐派我來的！勞駕了，你老！」

二狗的臥室很大很低很黑。屋子很大，但是沒有什麼空氣。門關着，窗戶都用厚紙糊得嚴嚴的。屋子很大，可是幾乎沒有下腳的地方。床上，地上，桌子上，全亂堆着東西，而且應當在地上的是在桌上，應當在桌上的反倒在床上。在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中，頗有幾件玩具，什麼鬼子王，鐵片作的小砲車，和走馬燈，都佔據着較比重要的地位。二狗喜愛玩具。他也喜歡動物，壁上掛着四五個鳥籠，有碧玉鳥，小黑八哥，和畫眉；鳥們由食籠中彈出來的穀粒和穀皮酒滿了地

。桌上，有一玻璃缸金魚；缸上扣着二狗的一頂帽子，小金魚因為缺乏空氣，都斜着喘吸着最後的呼吸。地上，在癩孟夜靈果子皮臉盆之間，爬着一條大狼狗。這是個有家具與玩物的小動物園，腥臭，雜亂，黑暗。這裏的最重要的動物是二狗，穿着洋服。

石隊長一進門坎，眼前一黑，幾乎嘔吐出來。他還什麼也沒有看清，手上已覺得有個什麼濕綠綠的東西在舐他。

「夜司！」二狗的聲音，在呼叱那條大狼狗。他只知道說「個英國字，「夜司」。狗是外國種，當然得有洋名子，因此牠便成了有毛的「夜司」。

夜司——假若「狗像主人」的話是真的——是狗中的壞蛋：牠永遠先舐人家的手或向人搖尾求憐而後冷不妨的咬住一口肉不撒嘴。牠連三歲的娃娃也照樣的咬。

「夜司！」二狗趕過來。

夜司向牠主人翻了翻白眼，喉兀兀的響了一陣，才又爬在盆子罐子之間，端詳着石隊長的大脚。

「你？」二狗沒想到夢連會派這個愣傢伙來。

「就是俺！那天俺太對不起咧！」

「你出去！誰稀罕你來道歉！」二狗指着門，夜司的耳朵又豎起來。

『王小姐教俺來的！你看！』石隊長用戒指恍了二狗一下。『王小姐跟俺姑父好，俺是她的
心腹人咧！』

『你坐下！』

『俺不敢咧！』可是，石隊長把倒在地上的一个凳子扶起來，大大方方的坐下了。『俺家小
姐可想你咧，這不是她的戒指？』他把戒指端端正正的放在手心上。

二狗混身的每一個汗毛眼都炸了一下，伸手搶那個戒指。

石隊長的大手一扣，把戒指扣住，『你老坐下！聽俺說！』

二狗被催眠了過去，乖乖的坐下。

『丁一山是怎麼死咧？』石隊長的黑眼珠像釘子似的，把二狗的靈魂釘牢。

『她知道了？』二狗問。

『她怎會不知道呀！她沒疑心你，她是她的好朋友咧。』

『一定不是我！』二狗心中鬆了一口氣。

『她愛的是你和丁一山；一山死啦，她不愛你還愛誰？可是，你得告訴我，誰打死一山的？』

『我，』

『你聽着！』石隊長越來越起勁。『你聽着！你要是知道誰是兇手，把他逮住，給一山報了仇。教城裏的人都知道一山死了，王小姐才好大搖大擺的跟了你，是不是？看，』他把大手打開，又露出一次金光，『王小姐說咧，把一山的尸首找到，好好的發送，她就跟你定婚咧！』

二狗沉默了好大半天，他決定犧牲田麻子。

『夢連是真心實意嗎？』他問。

『給你！』石隊長把戒指拿起很高，手指一鬆，戒指落在二狗的手掌上。

二狗覺得手掌上似乎落了一滴燒滾了的油！

『想想吧！』石隊長繼續訓話：『人家一位千金小姐，把戒指給了你，是鬧着玩的事嗎？』

二狗看看手上的金戒指，看着看着，手指一拳，緊緊的握住牠。『好！田麻子！』

『開烟館的田麻子？』

二狗點點頭。

『好！俺走咧！』石隊長立起來。『俺走咧！』石隊長立起來。『俺走咧！』石隊長立着不

動。『俺走咧！』石隊長反倒湊到二狗的身旁。『大爺！不給倆酒錢嗎？你大喜咧！』

二狗掏出來一塊錢。石隊長笑着把錢放在桌上。『俺走咧！』二狗把一塊錢收回，換了一張

五元的票子。『給你！』

石隊長邁往外走。二狗趕過來，塞給他兩張五元的票子。『道謝咧！』石隊長走出來。

在路上，石隊長看見一位弟兄，石隊長和他碰了個滿懷，把兩張鈔票換了手：『買幾斤肉吃，不准喝酒！』

石隊長把田麻子調出東門來。在關廟外大槐樹那裏，他埋伏下兩個人。

田麻子很有些武藝，十年前，他還能客串武戲呢。酒、色、烟、毀壞了他的身體，但在必要時，他還能手急眼快的應付兩下子。高身量，長臉，三角眼，臉上有些細麻子，他的嘴唇老在顫動。

一見石隊長，田麻子的心裏就明白了一半。他知道，假若不跟着這個傢伙走，馬上就得出岔子。他的三角眼是不揉沙子的。

快到了大槐樹，田麻子的長而黃暗的臉上出了汗，嘴唇顫得更厲害了。『你到底要幹什麼？』他煩躁的問。

『到時候告訴你！』石隊長的大手握住麻子的手腕。

麻子是練過工夫的，他想用技巧補助力氣，抽冷子翻過手腕來。但是沒有用。石隊長的手像個扣緊了的錘子，殺得他的肉生疼，麻子無可奈何的笑了：『鬆鬆我！我走就是了！』

到了大槐樹底下，石隊長鬆了手。

田麻子一個箭步，躡出去，把身子半掩在槐樹後，要掏出傢伙來。石隊長哈哈的笑了。兩個弟兄從後面把麻子的腕子和脖子同時攔住。槍被奪過去，一擡，田麻子的嘴，顫動着吻了地。兩個人又藏起來。

『起來！』石隊長抓住麻子的衣領往起一提。

田麻子坐起來，長臉像犯了烟癮似的出着汗，顏色變成暗綠的。

石隊長指着樹下，『田麻子，我的朋友把血流在了這塊！』

『不是我！不是我！』麻子的憐而黃的手指也顫起來。

『二狗都說了！骨氣點，好漢作事好漢當！』

田麻子的三角眼向下扣得更厲害了，自言自語的：『二狗賣了我，好個王八蛋！』

『你有兩條道好走：一條是教我把手彈放在你的髒臭的腦子裏一兩個。別以為你在日本人手下，我就斃不了你；正因為你給他們作事，我才要斃你，什麼地方我都能斃了你，另一條是改邪歸正，跟我作事。你自己挑吧！』

麻子半天沒說話，最後，他出了聲：『還有第三條道，我去打死劉二狗！』

石隊長搖頭，『沒有那麼便宜的事！打死二狗，你偷偷的逃跑，太便宜！你是哪國的人？』

『嗯？』麻子好像沒有聽明白。

「你是哪——一國——的人？」

「中國人！」田麻子低聲的說。

「完了！中國人不給中國作點事？」

「我能幹什麼呢？」麻子啃了啃指甲。

「他們倆，」石隊長指着樹後，「從今天起，就住在你的烟館裏。給你，這是一百塊錢，他們倆的房飯錢。你探聽來的消息，告訴他們倆。可以吧」

「探聽什麼呢？」田麻子的臉上鬆潤了點，用又髒又黃的手指數着鈔票。

「聽着！日本人在哪裏藏的軍火最多，先去打聽明白！你能進到司令部去？」

「跟二狗進去過！」

「他們都認識你？」

田麻子點點頭

「去偷作戰的地圖！」

「那？」田麻子的三角眼瞪開了。

「有你的好處！三天內地圖到手，有你五百塊錢！」

「我，我，」田麻子嚥了兩口吐沫。

「你試試？」

「我，我，試試！」

「好，你同他們倆走」看田麻子立起來，石隊長又把他按下，手指指着他的鼻尖，「你要是
要壞，不好好作，我隨時教你的血也流在這裏，給我的朋友報仇！」

二一四

攻城有空襲警報，天空來了十一架中國飛機。城裏的人們聽着那空中的有規律的響聲，心裏跳動的很快。石隊長的心跳得最快。他覺得在他腰中睡覺的手槍應當馬上醒來，作點什麼了。

由田麻子的情報中，他知道了小城隍廟裏的軍火最多，而且守衛的人很少。由城外的弟兄們的報告，他知道車站上有大批的棉花，就要往北運走。他下了命令：在城外的就住在城外，不必進城來；什麼時候聽到城裏動手，都焚燒棉花和其他值得消滅的東西，工作完成，他們在城外接應由城內往外衝的弟兄們。對城內的弟兄，他的命令是四門同時放火，分散敵人的兵力，而後一小股包圍司令部，而主力去偷劫城隍廟。假若敵兵太多，不易得手，大家應當都集中到城隍廟一帶，隨時聽候命令，他自己必定在那裏。王舉人的，劉二狗的，和別的兩三個地位較高的漢奸的，房子，都是放火的地方。他要教漢奸們知道點國軍的厲害。

全佈置好了，他的心中成了一片空白。買了一大堆煮地瓜，連鬚帶皮的吃下去，吃得他胃中直冒酸水。他等着李德明回來，才能發令教大家動手。他覺得他的佈置非常的週密，必定成功，所以不願再去多想。他只盼着老李快快回來，好快快動手，痛痛快快的打上一場。

天黑了，李德明還沒有回來。石隊長急得頭上出了汗。不是慌，是急。他怕夜長夢多，不定

什麼時候就出了岔子。當兵多年，無論在怎樣危險的時候與地點，他都不懂得害怕。但是，他怕誤了時機而損失了自己的弟兄。他自己什麼時候死，他向無顧慮；可是他不能因為不謹慎而白白送了弟兄們的命。

對夢蓮的安全，他本應當不管；那不是公事。但是，爲了死去的朋友，一山，他在情義上又不能不管她。這很使他爲難。她是個嬌生慣養的小姐。假若不幸因保護她而使公事出了岔子，那可怎麼辦呢？想來想去，他決定只能給她個警告，教她趕快逃避開。她若聽信呢，算是他盡了朋友之誼；她若不聽從呢，也就無法。

可是，當他在街上辦事的一會兒工夫，王宅已發生了「不幸事件」

二狗戴着夢蓮給他的戒指，來向她求愛。他的永遠像肉蛆那樣扭動的身體，現在像中了電似的那麼活動；胳膊，腿，脊背，屁股，都在動，好像四肢百體都要分家似的。他的嘴張着，眼睛只剩下一條縫，滿臉都是笑紋，像一條野貓在發笑。

夢蓮，沒有忘了石隊長的話，想和他敷衍。她討厭他像討厭一條醜惡的蛇，但是她必須忍耐；爲了給一山報仇，她不敢發脾氣。

一看見他，她的臉上立刻發了白，臉似乎忽然縮小了一圈，眉頭擰在一處，滿臉上起着小冷瘡。費了極大的力量，她才把眉頭解開，勉強的一笑。她恨自己這樣擠出一點笑意來。可是，

爲了一山，爲了文城，她不得不這樣作。她已不是一位小姐，她應當作個對抗戰有用的人。心中這樣一算計，她心中平靜了許多，臉上的小冷疙疸都退了下去。她希望二狗好好的坐下，和她談一談；在談話中，她好探聽敵軍的動靜。

可是，二狗並不肯坐下；他混身抽動着向前走。

「坐下！」夢蓮的聲音很低，可是很有力量。

二狗的嘴角插到腮部去，扯成一條長縫。他抬起左手，用右手的食指指那個戒指。

「滾！滾！」他口中響了兩聲。

「你坐下！」夢蓮想阻止他的前進。

他還往前湊。腰部扭了扭，匆忙的用手抓了抓腰桿。而後，幾乎是一步，邁到她身前，他混身發着癢，發着燒，發着臭氣，逼近了她，像一塊放在火裏的生鐵，冒着臭味，發着熱氣。夢蓮感到一股臭熱撲來，她噁了一口。她要發怒。她又抑制住自己。把聲音提高，帶出厭惡與無可如何的神氣，說：「坐下！」

他的臉上不再笑，小眼睜開，身上顫動着，愣了一小會兒。忽然的，他的手抓住她的臂，從牙縫裏擠出：「你過來！」他猛的往前一拉，她的肩碰到他的胸。

夢蓮的血流灑了小臉。她不能再忍受。想往外奪她的臂，可是被他抓得很緊，奪不出來。他

的另一隻手摟住她的腰，頭低下來：「給我！」他向她求吻。

她往外奪胳膊，奪不動。他越握越緊，她感到疼痛。他的唇已碰到她的腮門上；熱，臭，似她惡心。她閉住氣，低着頭，拚命奪她的胳膊。但是沒用。他已經瘋了。他急，喘，一股股不好聞的熱氣吹到她的頭髮上，腦門上。她沒辦法。淚來到她的眼中，她咬住嘴唇，還拚命的掙扎。她抵禦，他進攻。他的臉紅起來，眼中發出含着毒素的光。像個摟住人的猩猩，他要把她撲碎。她的頭髮亂了，眼已被淚迷住。她盲目的掙扎。雖然已經筋疲力盡，她還不敢停止抵抗。她知道一鬆懈，她便丟失了一切。

「給我！給我！」他喘息着低叫。

幸而，她穿着皮鞋。忽然的，她想到脚下的利器。她掙扎着調動，把脚抬起，把鞋後跟像個小釘錘似的砸在他的脚指上。

「哎喲！」他像受了傷的野獸，叫了一聲。他撒開了手。

她急忙往外跑。

他顧不得用手撫摸脚指，極快的去擋住她。「哪裏跑！」像一座罪惡的十字架，他的雙手左右平伸擋住了門，他的洋服上全是摺縐，領帶歪在一邊。他的臉由紅而白，小眼睛狠狠的放出毒光。「給了我戒指，就得讓我×！」他喘息着說出實話。

她往後退，抓到剪刀，心中安定了些。不，她不刺殺了他，她的責任是敷衍他，套他的話。當他在他的手中的時候，她沒法子不抵抗。她本能的要保衛自己，保衛那比身體更重要的，那比歷史還久遠的，一點什麼近乎神祕的東西。現在，剪刀在手，她把那點顧慮減輕，而把注意全移到石隊長的身上來。她既要保衛自己，像任何一個女性所必爲的；同時，她也要敢于戰鬥，像一切在抗戰中英勇的女性那樣勇敢。她不大會作這些，但是他必須去作；私人的，文城的，全國的，仇恨，逼迫她必須去作。她把氣壯起來。

「不用擋着門，我不跑！」她隨便的用手理了理頭髮。

「跑？你敢喊一聲，我就鎗斃了你！」他垂下手來，摸了摸身上的鎗。他確是急了，像一條發了性的野牛那樣着急。這時候，夢蓮在他眼中只是一塊洩獸慾的。得不到這塊肉，他就打死牠

「我不會喊叫！」夢蓮輕蔑的一笑。「我給了你我的戒指，還能反悔嗎？你想想！」

「你想想」這三個字，在這種時節說出來，有多麼不合適；可是，唯其極不合適，彷彿才有些特別的，想不到的作用。他開始思索。

「你要我！」他愣了一會兒才這樣說。

夢蓮並不願和他多費話，可是唯有費話才能教他的野性慢慢的減退。「誰要你？我要你幹嗎

『？』
這些沒用，無聊的話果然教他心中痛快了點；他的智力只能欣賞這種沒用無聊的駁辯。他笑了。

他湊近來一點。不是強迫，而是央求：『給我！』他等了一會兒。見她不語，他找補上：『你要什麼，我給你什麼！你知道嗎？新近來的東洋官答應了我，教我作會長。以前的東洋官們要禮物，不要錢；新近來的這位要錢，也要禮物。我已經送過去這個！』他得意的伸出三個手指，頗像童子軍行禮似的。

『三萬？』夢蓮故意的擺出笑臉。

他得意的點了點頭。『反正你爸爸也老了，這不算我頂他。他退下來，我去；我是會長，你是會長太太！你要太陽，我都可以給你弄下一塊來！好不好？好不好？給我！給我！』他又慢慢的往前湊。『你已經是我的人了。何必呢，早晚不是一樣？』

夢蓮不敢假作媚態，那適足以引逗他的火。同時，她也不敢太強硬，惹翻了他。她只搖了搖頭。然後，她把眼釘在他的臉上，教他知道她一點也不怕他。『等一等！婚姻大事，哪能這麼潦草？我問你，這些日子，城外是不是打仗呢？』

『打呢！關你什麼事？』

「打的怎樣！」

「我不大知道！」

「你還會不知道？」

「東洋官不說打仗的事。」

「嗚！你一點也不知道？」

「嗯，知道一點。大概中國兵打了兩個勝仗，都退了！」

「都退了？」夢蓮的心沉落下去。她想：假若國軍撤退，石隊長就也必不久離開文城；一山的仇怎麼報呢？假若不能報仇，她何苦忍辱受恥的和二狗敷衍呢？她想立刻把手中的剪刀！

當她這樣橫心的時候，她的淚反倒無可遏止的流下來。她想起來一切。一山與她，都這麼年輕，可是一山已經死去，她也得結束她的性命！她不怕死；因為死，在敵人的魔掌下，已是家常便飯。她只是覺到一種孤寂——到死的時候，還沒有一個親人安慰她幾句。不錯，死後也許能和一山在一處。可是兩個魂是否還有青春所應有的愉快呢？

偷偷的把剪刀藏在背後，她看看二狗往前滾。

二十五

假若二狗再前進一步，雖然他不一定死，可是夢蓮的剪刀必會刺傷了他；自然，也許他的手鎗會打死夢蓮。

擱在平日，二狗與夢蓮無論如何也不會湊在一處，演一齣喜劇或悲劇。戰爭，可是，動搖了一切，改變了一切。牠使正與負會同時立在一處，良與惡同時昌旺。牠不但殺人也要消滅人間的正氣。人，在這時候，須勝過戰爭，才能使正義勝利被炮火燒殺恐嚇住的，一低頭，一屈膝，便把自己從國民的名冊上勾銷了。把一時的利益看成千載一時的機會的，便喪失了永生。夢蓮很弱，可是有一顆安正了的心。只要她的一點熱血沸騰起來，她便會勝過了戰爭。她未必能刺死二狗，但是她的決定是和正義一樣偉大的。

正在這個時候，田麻子來找二狗。

「你來幹什麼？」二狗發了脾氣，因為田麻子打斷了他的求愛的進行。

田麻子的三角眼往下扣了兩扣。「有要緊的事！請你老出來！」

「什麼要緊的事？就在這兒說吧！夢蓮不是外人！」二狗指了她一下。

「夢蓮」從二狗口中叫出來，使夢蓮的胃部向上翻了一下。可是，她厭住氣，勉強的擺出點

笑容，向田麻子說：「對啦，就在這兒說吧！」她要聽聽他們的話。

田麻子的暗黃色的臉上顯出爲難的樣子，他不願當着夢蓮的面談話。

「他媽的你說呀！」二狗對田麻子沒有好氣的說。他決定不離開夢蓮。『這？』他又指了她一下，『是我的太太！』

與其說是因害羞，不如說是因發怒，夢蓮的臉一直紅到了耳根，她嚙了一大口吐沫。咬上牙，她決定再忍耐。

田麻子的嘴唇顫動了幾下，而後將三角眼閉了一小會兒：「那麼，待會兒再說吧！」他要往外走。

「回來！你又鬧什麼鬼呢？說！」

田麻子無可如何的立定。

「說呀！你有什麼毛病吧？」

麻子也嚙了一大口吐沫。憑他當年的工夫武藝，他看不起二狗。憑二狗的出賣他，他恨二狗。可是大烟毀了他的身體，也消滅了他的志氣。他得服從二狗，巴結二狗。

「什麼事？」二狗急於聽完話，把麻子趕走，好繼續向夢蓮求愛。他心燒着一把慾火，而只有夢蓮的屈服才能使他心中平靜；他決定教她屈服。到必要時，他會掏出鎗來。

「那什麼，那什麼，」田麻子的嘴脣像秋風吹動的樹葉，一勁兒顫動。他老想作壞事，因為只有爲惡才能賺來大烟。他又老不能忘去當年的英勇漂亮，而當年的光榮是以義氣爲基礎的。英勇與衰頹，義氣與作惡，在他心中常常交戰；他常常後悔。可是，大烟使他的後悔失去改過的決心，他越後悔，越頹喪；結果，他常帶着悔意去作惡，後悔反給他自己一點安慰，他會繞着圈子原諒自己。

「到底是什麼呀？」二狗催了他一板。

夢蓮輕輕的坐下，揉了揉太陽穴，她覺得頭痛。

「那個——」田麻子又遲疑了一下。「你看看去吧！大概王舉人教他們給「請」了去啦！」夢蓮聽得出那個「請」字是另有一個意思。在文城，被敵人綁去的與被請去的都會永遠「失蹤」。她極快的立起來，想問個詳細，可是，她說不出話來。不錯，舉人公是她的父親，而且是極慈愛的父親；但是，山國家民族的立場來說，他是漢奸。她沒法不關切他，二沒法不怨恨他。她不能只顧父女之情，而把更大的事情忽略了。

「教誰請去的？」二狗問。

「東洋人！」

「什麼時候？」

「剛才！來了四位憲兵！」

「爲什麼？」

田麻子的聲動了好幾動，但是沒出一聲，他的三角眼往下扣着，不敢看夢蓮。

「爲什麼？」夢蓮湊近，問了聲。

麻子的嘴脣顫動得更厲害了。

「你去看看吧！」夢蓮假意央告二狗，「他是我的父親！」

「對！他是我的老丈人！」二狗得意的笑了笑。「我去，馬上去，馬上回來；你等着我！」

他用手摸了她的臉蛋一下。

二狗往外走，田麻子隨着。夢蓮一把抓住麻子的腕子，「你等等！」

田麻子的綠臉上出了汗。

殺一山的是他，他知道一山是夢蓮的未婚夫。現在，他又陷害王翠人，夢蓮的父親。他不怕殺人，但是他始終沒有完全殺死自己天良。同時，夢蓮是這麼瘦弱，純潔，正道，他覺得對不起她！

「來！告訴我怎回事！」夢蓮扯住他的袖口。

「姑娘！你快走！一刻別再耽誤，快走！」

「走？」

「逃命！」田麻子的汗出得痛快了一點。「我無惡不作，我是壞蛋！可是，我願意救你的命！快走！」

「到底怎回事呢？」

「不要再問，趕快出城！我對天鳴誓，我沒對你扯謊！」說完，他奪開胳膊，像條鑽出網眼的魚似的跑出去。

夢蓮想鎮靜一會兒。但是，一山、二狗、石隊長、父親、文城、敵人、戰爭……像同時燒起的火頭，她不曉得應當先去撲救哪一個。她想倒在床上去慢慢思索，但是二狗的壓迫，父親的蔑視，與田麻子的警告，已經使她感到危險；這已不是慢慢思索的時候了！她身上出了汗。東看看、西看看，她決定不了什麼。可是她的腳自動的往外走。走到門口，她又趕快走回來，她用力扯開抽屜，抓了一把戒指一類的首飾，塞在口袋裏。然後，她抓起件大衣，披在身上。披上了大衣，她更慌了。她彷彿已經看到危險。腿上的肉發着顫，她匆匆的走出去。

經過外院，她往父親屋中打了一眼，沒有人。她想進去看看，可是她的發顫的腿不敢停。她像被什麼惡鬼驅趕着似的走出大門。她着急，恨不能一步跨出城門去。但是，她不敢跑，恐怕惹起注意。她不快不慢的走，每一步都踏在針尖上。她覺到不能忍受的寂寞孤獨。她已經失去可以

作她的終身伴侶的一山，現在她又失去了父親，失去了家。她捨不得家，但是她決定不再回去，而且不敢再多想；她知道再往下想，她的腿就會軟得不能再走一步。

她切盼遇見石隊長。她的眼往四處瞧，希望能從行人中把他找到。找不到他。她的腳步慢下來；上哪兒去呢？

她的脚步又加快了：她想起松叔叔。她出了東門。松叔叔的家好像比她自己的家更美麗，更安全；松叔叔的家是她能得到自由的起點。她加速了脚步，她看見了希望。她想起當初爲和一山定婚而逃往松叔叔的家裏那一幕喜劇。那時候，她是多麼幼稚，天真，可是也多麼快樂自由。那時候，她的唯一的敵人是父親，而父親也不過是只要多管點閒事，並沒有，絲毫沒有，傷害她的意思。現在，她變了，變成了個沒有快樂與自由的人；她須用她的腦子、眼睛、手、腳、去對付真正的敵人——她自己的，也是全國人的，敵人。她感到孤獨、難受；可是也有點得意：人是要長大的，不能老是小孩子。她低着頭看了看自己的腳，鞋上滿是黃土。她覺出來，她已不是個孩子，而是個小婦人，一個沒有結婚就守了寡的小婦人，一個失去一切而還得掙扎奮鬥的，一個由無憂無慮而變爲家破人亡的小婦人。什麼前途？誰知道。她只知道她須向前走。她不能再退回去。生命、年歲、遭遇、都不能向後退。她得勇敢的前進；過去的不會再回來；眷戀、怨恨、是最沒有價值的。她覺得孤獨，可也覺出豈獨立的精神；她感到前途的空虛，可也感到一種渺茫

的充實；生命的力量會把空虛填滿，使牠充實。

這時候，已經是下午三點鐘。昏黃無力的太陽像要偷懶早睡似的，已離西面大山的山頭不遠。大地上薄薄的罩着一層比霧乾燥輕淡的烟。給山·林·房屋·一點寒意與淡淡的灰色。寒鴨成羣的緩緩的飛，彼此相憐相喚。夢蓮不敢往遠處看。大地上的寒·遠·荒·靜·使她害怕。她的身上已出了汗，而腳上更加了勁，她幾乎是小跑着了。她只盼快快到了松叔叔的那片松林；松林的茅舍會給她安全與溫暖。

離松林不遠了，她放緩了步兒，喘喘氣。微淡的陽光使松樹的綠葉發黑，朝西的樹幹上有點微黃。黑綠的松葉上是淺灰的天。她不願再看那天上的使人心寒的顏色，她願立刻鑽進松林去。那黑綠的松葉好像是一團團的最有力的什麼神祕的東西，會抵抗風雪冰霜。從前，她總以為這一片松林是一首浪漫的詩，是人們幽會低語的地方。現在，她覺得松林代表着力量，沒有半點浪漫氣息，而是老老實實的立在那裏抵抗着風寒。她自己應當堅強，像那些松樹似的。

她看見了松叔叔的草房。草房的頂子也是灰黃的，可是在她眼中却好像有些和暖的熱氣與金光。她向着那光亮的地方飛跑，希望立刻看到松叔叔的和善面孔。

離茅屋有五百多步吧，地上有三尺長的一塊紅的東西。天是灰的，山是灰的，太陽是灰的，四處的烟霧是灰的；在這灰寒的世界裏忽然看見一塊紅，夢蓮的眼睛昏花了一下，她立住了。她

猜不起那應當是什麼東西。眨了眨眼，她看明白，那是一個村婦的紅棉襖，那塊紅在動。她想出來：一定是鐵柱的媳婦在掘白薯或是蘿蔔。

那一塊紅的左邊有個小小的田埂。田埂的那邊蹲着一個男人。夢蓮只能看到他的頭與背的一部分，下面都被小土崗兒擋住。她猜：那是鐵柱子。

夢蓮不想驚動這小夫婦。她向右走，想擦着松林走到草房去。同時，她還有點不大喜歡這小夫婦似的，所以想躲開他們。平日，她因為愛松叔叔，所以對小夫婦也有好感。今天，她看小夫婦在田間工作，而她自己已是逃亡，不由的有一點忌妬。

離草舍有幾十步了，她聽到一聲尖銳的女人的喊叫，尖銳得像要叩靜靜的天空劃破！她立住，未加思索的向鄭家媳婦那邊看。那塊紅的東西已被一個敵兵摟住。她的心要跳出來。她往前跑了兩步，想去救那個媳婦。可是，她沒有武器，她的熱心只是教她去自投羅網。她又立定。這時候。那蹲在田崗後的人，像忽然從地裏鑽出來似的，手中拿着條黑的東西，撲了過去。夢蓮忘了一切顧忌，不由的喊出來：「打！」黑的東西落在敵兵的頭上，敵兵幌了幾幌，紅的衣服又全露出來。由田崗的後邊發出鎗聲，小鄭直挺着身軀，臉朝下，倒下去。又是一聲尖銳的狂喊。紅棉襖在動。又一聲鎗聲，紅衣服也倒下去。

夢蓮向草房狂奔，一邊跑一邊喊：松叔叔！松叔叔！沒有回應。她跑進了茅屋，沒有人。松

叔叔！松叔叔！極快的，她把茅屋都穿了一過兒，沒有個人影。外面，鷄在驚叫。

她又走回來，走到房門口，她看見三個敵兵都托着鎗衝着草房走來！

二十六

田麻子出賣了王舉人。

在石隊長威利誘下，他曾想到：從此改邪歸正，洗淨自己手上的血。雖然吃着二狗與日本人的飯，他並不喜歡他們。二狗會隨便的賣了他，日本人的拳腳也並不因為他的詔笑而不加在他身上。他想：假若給石隊長作點事，然後戒了烟，他大概可以將功贖罪，也去作個敢抵抗日本的人。他不十分喜歡石隊長，因為石隊長知道他的惡行。可是，他不能不佩服石隊長；石隊長是條好漢。他自己在從前也會充過好漢，他曉得什麼是好漢，什麼是狗屎。

他有知非改過的傾向，可是，沒能成爲決心。石隊長給他錢花光了，他感到比悔改更實際更迫切的困難。沒有錢買不來大烟；沒有煙就沒有了生命。他須活着。他不能教自己鼻涕眼淚長久的流着，身子像塊破棉絮似的攤在床上。他忘了石隊長給過他錢，而反恨給的不多。

——他聽說二狗遞給新東洋官三萬元，二狗有作文城維持會長的希望。他看不起二狗，懷恨二狗，他可是不能與最無情的實際爲敵。假若他自己有三萬塊錢送給日本人，他也可以作幾天會長；他既沒有，而二狗有，那麼他就無法不從新巴結二狗，好保險自己有大烟吃。他知道日本人接了二狗的錢，而未必準教他作會長，日本是犯不上對中國人講信義的。他想盡力促成二狗的高升，

而後好教二狗因感激他而給他個肥缺。他也知道日本人受了賄賂以後，發表了行賄人的差事，不到兩三個月便免了他的職，好去再另收一份賄賂。所以他願二狗快快的升官，而且也快快給他個有油水的位置。不管二狗能作三個月還是半年，不管二狗在這短短的期間內怎麼去搜錢，或是不搜錢，（二狗家裏有錢）：反正只要他得到個事便拚命的去搜，在兩三個月裏便要搜足了錢，搜够了大烟，而後他可以洗手不幹，自自由由的躺在床上享受一個較長的時期。

爲促成二狗的升官，他須從速的打倒王舉人。王舉人快快的下台，二狗才能快快的上台。他與王舉人沒有仇，但是王舉人可也對他沒有過好處，于是他下了結論；對自己沒過好處的差不多也就是仇人；他有充分的理由去陷害王舉人。

他知道石隊長在王宅。於是，他一方面供給石隊長消息，安全石隊長的心；一方面他報告日本憲兵：王舉人『通敵』。他並沒實指出石隊長——王宅的僕人——就是『敵』，因爲他怕日本人馬上去捉石隊長，而他自己的性命也要有危險；他知道石隊長手下有不少的人。他只說王舉人通敵。這就夠了。他曉得日本憲兵愛捉人，和狗熊愛吃蜂蜜一樣。日本人捉人並不要多少證據與考慮。

王舉人被憲兵『請』了去。

當田麻子計劃這一切的時候，他忘記了夢蓮。假若他記得，他一定不會漏下她。一來，多賢

一個人和少害一個人並沒有多少分別，反正害人就是害人；二來，他知道一山是她的未婚夫——他不曉得她知道不知道一山是他害死的，可是他自己總心虛。王舉人被請走，他急切的想見到二狗表功。他沒有想到二狗正在夢蓮那裏。看到了她，他發了慌，他忽然的明白了自己的計劃有個漏洞。及至他看清楚二狗是在和她求愛，他覺得他已經不能害她；害了她便得罪了二狗。他是來向二狗表功，不是來得罪他的，同時，他感到忌妬。二狗既要升官，又要得個年輕漂亮的太太，未免太多了；他不願教二狗福祿雙全。還有，看到夢蓮那麼純正，那麼脆弱，他覺得祇有釋放了她，才能教自己心中舒服一點。多害一個人是不算什麼的，假若他沒害過一山與王舉人；他覺得殺害全家未免太毒狠，他想給罪惡留一條縫子，好教自己有可原諒自己的餘地。他決定放了她。

由王宅出來，他三步改作二步的趕上了二狗。二狗真要去王舉人，他、不錯、是要把舉人公頂下來，取而代之。可是，他並不想陷害那個沒有多少用處的老人。況且，無論怎麼說，舉人公是他的明天的老丈人。爲取悅於夢蓮，他必須去營救他。

田麻子的一片話把他說服：『我給你辦的，我够個朋友不够？文城祇有你們王、劉、兩家、配作會長。王家不是劉家的仇人，也得算作仇人。舉人老壓着你們劉家一頭！有他、你永遠爬不到樹尖兒上去！你還去看他？看他幹嗎？他的老骨頭碎在獄裏，還不是活該！』

「夢蓮呢？」二狗問。

「舉人是舉人，她是她！」田麻子用破袖口擦了擦顫動的唇。「女人的心是朝外的，她丟了個會長父親，而得到個會長丈夫，還不心滿意足？再說，女人多的很，何必非她不可？她愛了一山，一山的鬼會跟着她；你想想看！」

二狗半天沒說說話來。他決定不去看舉人公。同時，地既捨不得夢蓮，又很信一山的鬼有跟她一塊兒來的可能：對付鬼還不是件很容易的事！他想不出妥當的辦法來。

二狗不語，田麻子忽然害了怕。假若夢蓮嫁了二狗，而又發現了她的父親與一山都是他——田麻子——給害的，她能不鼓動着二狗來收拾他嗎？他恨不能一拳把自己打死。一個作惡的人，他想，爲什麼要有時候後悔，而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荒唐事呢！同時，在二狗還沒有放棄夢蓮之前，他又便苦苦勸他把她捨了；那一定會得罪了二狗，而得不到他所希望的肥缺。他心中有些發亂，像烟癮犯了似的，頭上出了汗。

「那什麼，」田麻子擦了一把汗說：「王舉人要是無罪，夢蓮恐怕也得受點委屈。你知道，她從前不是和了一山定過婚嗎？一山是「那邊」的，日本人知道了，他們還會饞得了她？這麼辦，你把她交給我，我把她送出城去，不至於教日本人把她拿住。過些日子，事情都平靜一點，我再把她送回來！我幫人就幫到底，祇要我有大烟吃。」這末一句。他是向二狗要價錢。

二狗還沒有拿定主意。

『我幫着你作會長，幫着你得到夢蓮，二對一，你怎麼酬謝我吧？』田麻子乾脆的說出來。他心裏想；假若二狗能給他一筆錢，他就偷偷的溜了，或者比在文城作個小事——有油水的小事——更省事更安全。

二狗愛錢。他不但願講價還價，連錢字都不願意提。『你好好的幫着我！祇要我作了會長，還能沒有你的事嗎？』他不能掏自己的腰包，而祇能假公濟私的給田麻子一個位置。

田麻子到了該吸烟的時候。他恨不能當時把二狗殺了，可是精神已經來不及。他伸了手，『我先弄口烟吃！』二狗祇給了他五塊錢。他癩得難過，連再央告一句都懶得張口。接過錢，他急忙往烟館跑。

二一七

王舉人作夢也沒想到自己會有這麼一步惡運。他沒有什麼識見，可是他的老眼能看到的，他都苦心焦慮的思索，一點沒敢粗心。他不求什麼分外的功名利祿，而只保住自己已有的財產，只求八面都不得罪人，好保全住老命。誰想到日本人會這麼翻臉無情，會把他捉到司令部來呢。

他害怕得厲害。他怕日本人沒收了他的財產，怕日本人殺了他，怕日本人拷打他——最後，怕日本人糟塌了他的女兒。從一進司令部的大門，他便顫抖得像患着惡性的瘧疾。

當晚，他並沒有受審。在一間沒有窗紙，沒有燈盞，而只有一堆乾草與無限的潮氣的小屋裏，他被圈禁起來。這是優待室。優待室的左右都是普通的牢房，他看不見牠們都是什麼樣子，而只能聽見鎖鑰的響聲與酸心的嗚咽。

他自己沒有受過這樣的虐待，所以他永遠沒有關心過別人的苦痛。假若不是他自己被囚禁在此地，他決不會想像到日本人是這麼野蠻，無情，殘忍，而他的同胞們都受着這樣的地獄裏的毒刑與煎熬。他以爲，在他入地獄以前，大家的慘受刑戮，都是禍山自取。假若大家能像他那麼見機而作，處處順從，他想，日本人就不會無緣無故的給大家苦頭吃。大家吃苦，因爲大家無知，日本人並不是豺狼。現在，他知道了日本人的真面目。

但是，他還不肯十分恨日本人。他總覺得自己的不幸多少是命運的關係。他在表面上自居爲驚者；在心裏，他却相信鬼神，報應，命運。什麼都是運數：國家的興亡，個人的昌敗，都由命運管着，無法抵抗。日本人的侵略，在他想，是上應天數，理有固然。他不敢太恨日本人，而委屈含冤的認識自己的命運不佳。因爲不能決心恨日本人，所以他對四外的哭聲與哀嘆並不願予以同情。他只盼自己的厄運是個短時期的，不久他就會回到家中，享受着閉門悔過的清閒生活。至於那些哭號的囚徒是被日本人釘死在十字架上，還是被活活的斃死，就只憑他們的運氣了，與他無關。

這樣，他的心中安靜了許多，他坐在了亂草上。他還害怕，可是恐懼常常被希望減輕，沖淡。他希望自己的運氣不至壞到家破人亡的地步。日本人來捉他，也許完全是一點誤會。慢慢的——更往實際一點的事情上想——他準備自己明天怎樣去對付日本人。他極願意得到他的水烟袋，假若吸上幾口黃煙，他的思想必然的會更週密。

他準備好：對日本人，他應當對答如流，問什麼說什麼，教他們澈底了解他的態度：『我不肯得罪人，因爲只有誰也不得罪，我才能保住我的老命！我只希望保住老命，並不願爭權奪利！』他恰好這些話，並且覺得這些話必能教日本人相信他的態度完全是一個讀書明理的人所應取的。只要他們相信他的話，他們便會毫不遲緩的釋放了他。出獄以後，他也順手兒想到，他應當辭

驗，閉戶讀書，以度殘年。不過，日本人若是仍舊教他作事呢，他也不便太堅決；堅決廢足以惹禍。

潮氣四面侵襲着他，他的老骨頭僵結到一處。他想立起來走動走動。他的膝膝可是僵得已經像一塊磚。他抱着雙膝，把下巴放在膝蓋下。夜像死一樣靜寂，只有守兵的脚步聲與囚犯的悉窣時時給靜寂一些難堪的變化。王舉人想他的女兒。他落了淚。他冷，餓，骨節酸痛，寂寞，害怕；他想女兒。夢蓮在哪兒呢？幹什麼呢？她是不是正在替他奔走，教他從速脫險呢？他想不到她一定是幹什麼呢，他想發怒。聽一聽守兵的脚步聲在響，他不敢出聲怒罵。他須忍耐，像個饑鼠似的在牆角度過這一夜；一到天明，事情就會有些眉目的。他似睡非睡的迷下一小會兒。

醒過來，睜開眼，反到覺得是在夢中。四外的悲聲已改爲長嘆和粗聲的喘息或突然的短叫，每一個聲音都給黑暗中的靜寂一點有力的推動，而摸不著是在推動什麼。他什麼也不敢再想，他覺得四圍會隨時的過來一隻潮濕的，有血的手帶着聲音，把他推開，推到更黑暗的地方去。他冷，饑，渴；他止不住咳嗽。自己的嗽聲也奇怪，難聽，好像是有個鬼怪在咳呢。潮氣好像已經凝成露永，他覺得背上腿上已經濕透。

忍了好幾個鐘頭，他以爲應該天亮了，可是四圍的潮氣彷彿凝成了一張黑的紗，裹住他的身體，壓住他的胸膛。天不但沒有亮，反而更黑了。他在每一分鐘都感到永久的黑暗。

忽然，外面響了一鎗。隨着鎗聲，他吐了一口痰；那個鎗聲是那麼突然，那麼響，直好像是由他心中唾出來的。他忘了四肢的堅硬與骨節的酸痛，猛的了立了起來。外面緊着又是好幾鎗，鎗聲交織到二處，成爲一片，在空中蕩漾着。他跑到門口，摸到屋門，可是沒法把牠開開。鎗聲更密了。院中有人奔跑。他想想跑去。手在屋門上顫抖，他聽到院中開了鎗。離開門、他由沒有窗紙的窗子往外看，看不清什麼，只覺得彷彿有人，許多人，在院中跑。又開了鎗，他看見了火光，就離他不遠。院中確是有人跑，他聽見鎖鍊的響聲，和喊叫。一會兒院中好像已經擠滿了人。人的喊叫壓下去鎗聲與鎖鍊的響動。人都像發了狂，聲音在混亂之中好像還有層次：喊聲，吼聲，在上面；腳鍊唏哩嘩啦在下面，當中夾着鞭聲與肉聲；浮在一片之上是遠處的鎗聲，在天空上打着呼哨。他顫抖到不能再立住。彷彿爲給自己一點力氣似的，猛的他也喊了一聲，可是聲音是那麼微弱，連他自己彷彿也沒能聽得真切。他辨不清院中是作什麼，只知道大家是在亂碰亂打。他想堵耳孔，不再去聽。正在這個時節，街上起了更大的聲音。外邊進來的聲音像大浪壓住小浪似的，把院中的嘈雜壓得只剩了嗡嗡的一片。街上的喊聲是一種狂野，無拘無束的，像千萬匹野馬在長嘶狂奔。人聲中雜着鎗聲，有時候是一個單響，有時候是一串。舉人公的嗓子裏乾得要冒出火來。他越要想一想這是什麼事，他的腿越發軟。他須用最大的力量去支持他的腿，他已沒有餘力去調動他的腦子。

火——遠處的天空亮起來。看方向，火頭是在舉人公的宅子那邊！他拚命的推門，想跑出去，一直跑到家。他的宅子是祖產，萬不許燒掉！門推不開。近處也起了火，一會兒火頭冒過了房頂，照亮了院內的樹枝。這時候，他才看院裏；囚犯們全帶着『傢伙』和守獄的敵兵打成一團。敵兵的鎗已經不能射像棍子似的掄，杵，擊打。囚犯們用手上的銬，用口中的牙，向敵兵的身上襲擊。有的絆倒，有的狂喊，有的負傷敗退，有的流着血前進。高的，矮的，老的，少的，全是一團黑影，全在動，全在呼喊。幾個敵兵像瘋狗一般的掙扎突圍，囚犯們像黏合在一處的向前逼進，一步不肯放鬆。敵兵向東，一羣黑影向東；敵兵向西，一團黑的，帶聲的，亂動的人們向西。動，一齊動；倒，一齊倒；滾，一齊滾。火光暗了一些，亂動的一團團的黑影，變成了烏黑的一片，只有喊聲，鐵鍊與鐵鐐的響聲，分不出人形。火光忽然又亮起來，人們的面孔突然顯露出來；不是臉，而是一些發紅的，帶着亮的，活動的什麼怪東西。他不願再看，可是他的眼又不肯放棄權利。他盼望這醜惡的景色不久便會消滅，好使他心中安靜下來。他便希望囚犯都被日本兵打死，而日本兵連一個都不損失。他知道日本兵若受了損失，就必十倍百倍要求賠償，說不定連他自己也要罪贖官司。他恨那些囚犯爲什麼這樣的不度德不量力！『不要再打！不要再打！東洋人會屠城啊，混蛋們！』他顫抖着，用盡了力量叫喊。可憐，他的聲音是那麽微弱，沒人聽得見。

忽然，像天塌下來，一聲巨響。軍火庫爆炸了，王舉人昏倒在地上。

二二八

不曉得日本兵看見了她沒有，夢遺極鎮定的退回來。她並不知道自己是很鎮定，而是直覺的看到最大的危險，不能慌張。一個相當大的聲音就會要了她的命。

她忘了松叔叔的臥室有個旁門。可是，神經忽然像在夢裏那麼奇妙，她自自然的奔了旁門去。她已緊張到極度，可是眼前的危險不准她發洩感情。她全身的神經彷彿結成一個鋼硬的圓球，使她輕巧從危險中滑出去。她的心，眼，和每一條神經，都注意在橫在目前的危險；她的神經的全體動員使她過去一會兒便不能再想起她當時是怎樣行動的。她動作得極快，可是她並不覺得快，因為她爭取的是每一秒鐘，每一秒鐘，每一步，都是生與死交界的時間與地方。

出了旁門，好像不是她看到，而倒像飛到她眼中來的，她看見了一個有一房來高的草垛。他鑽了進去。在草垛裏，時間變成了極慢極慢的，彷彿永遠不再動的東西。這時節。只有敵人的聲音才足以教她感到時間的進行。可是，她聽不到任何東西。不知等了多久，她又聽到鷄的驚叫。時間復活了。隨着鷄叫，她聽見人的脚步声。危險是時間的隨從。她閉住了氣。她向來不迷信，現在她可是開始禱告。禱告並沒有用處，鷄一邊跑一邊驚叫，奔草垛來了！嘎的一聲，她覺得草在動；鷄飛到草垛上邊。假若敵兵來攀草垛，她就必定被他們發現，而……：……：她不敢往下再想。

閉着眼，停止了思想，她等着死亡。

沉重而並不慢的脚步逼近了。每一步，她覺得，像一回小的地震。脚步停在了草塚前。她幾乎要昏過去。草塚上的鷄尖銳的長號了一聲，飛走；翅膀聲和一串短而緊張的叫聲一齊走遠。鷄剛飛開，刺刀的尖兒刺進了草塚，離她的頭有二寸遠！她一動也沒動。刺刀很快的退出去，脚步声又響了，離開了草塚。她傾耳聽着，脚步聲越去越遠，她分不清那是她自己的心在跳還是敵人在行動呢。

沒有任何動靜了，一切都死去，夢蓮昏昏沉沉的從草塚中爬出來。太陽已經落下去。西邊的天空扯着幾條微紅不景氣的薄雲。她感到異常的疲乏和孤寂。她不敢進屋，也不知道上那裏去好。她走了幾步，又背靠着草塚坐下。西邊的紅雲更紅了一些，忽然的發出點亮光；緊跟着，光又收斂回去，紅雲變成灰黃的一片霧。霧色很快的越來越深，黃昏變成了夜晚。夢蓮忘了一切盤旋在心中的只是：「松叔叔上那兒去了呢！」

從松林裏來了一聲咳嗽，松叔叔！夢蓮立起來，飛跑過去。她不敢喊叫，雖然她想狂叫。她一切委屈與恐懼都忘掉，心中有了愉快的熱力。她的淚與笑一齊出來，一邊抽搭一邊笑的立在鄭老人的面前。

「蓮姑娘？」松叔叔的驚訝使她張着嘴立定不動。

她越要笑，也就越要哭。她說不出話來。慢慢的那種近乎「歇司蒂利亞」的笑漸次被悲泣壓抑下去，大串的熱淚淌下來。

「怎麼啦？蓮姑娘！」老人湊過來。

抽冷子，她尖銳的笑了一聲：緊跟着，哭出聲來。

「怎麼啦？」老人恭敬的，憐愛的，扶住她的右臂，注視着她。

她依舊說不出話來。

許久，她把淚洒淨，可是更不能說話了。她會訴松叔叔什麼呢？她自己有那麼多的委屈，已經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淨的，況且還有松叔叔的事呢！想到松叔叔的事，她覺得自己的委屈簡直值不得一說：她自己到底還是活着，而松叔叔的獨子，與新媳婦，都倒在田裏呀！她不能不告訴他，但是怎樣告訴呢？

「走吧，屋裏去！」松叔叔說。

她不動，屋裏去不得。一到屋裏，他能不問子鐵柱子嗎？有房，有地，有錢，那有什麼用呢，假若人是在敵人的腳底下！

「什麼時候來的？蓮姑娘，沒有見鐵柱子嗎？」松叔叔問。

她怎麼回答呢？她必須回答，即使抽慌也比楞着強。「他在田裏幹活兒呢，我沒驚動他

「嘿！」老人口中不說，而心中很滿意兒子這樣辛勤「媳婦呢？」

「也作活哪！」

「看！那個畜生！我囑咐了又囑咐，別叫日本鬼子看見她。他偏帶她下地！走吧！屋裏去！」

她不能去！天已經黑了，難道「那個畜生」還不應當回來？

「松叔叔！」她無可如何的，狠心的，說：「你敢進一趟城不敢？」

「什麼時候了，還進城？」松叔叔看了看天，「你要一定教我，我就去！」他就敢改了口氣，表示出他對夢蓮是絕對服從的，

「松叔叔！」她低聲的說：「你要敢去，就趕快跑一趟，告訴石隊長趕快準備！」

「準備什麼呀？」

「日本人大概已經知道了他是……你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知道！」松叔叔楞了一小會兒：「好！我去！教他趕急逃跑是不是告訴他我已經出了城教他也趕緊準備他是逃跑還是留在城裏，那就憑他自己決定了。」

「好，我去！」松叔叔開始往前走。「來，到屋裏來，等我囑咐好了鐵柱子給你們作什麼吃的，我就走！」

「不用！不用！」夢蓮又急又愧的拚命阻止他進屋子。「你快去！我會告訴鐵柱子給我作飯
松叔叔又往前走了幾步。

「你就由這兒斜插着走吧！松叔叔！我進屋裏去！」她怕松叔叔看見屋中爲什麼不點燈。

老人遲疑了一下。

「快去，松叔叔！我等着你吃飯！今天我住在這兒！」

「好哇！」聽說她要住在這裏，老人非常的高興。「我快走！七點關城，我不會關在裏城裏
！」一邊說，老人一邊放開了脚步，

見老人走去，夢蓮的心像一塊石頭落了地。可是她覺得自己太狠！地上擺着一對死尸，她還
教老人冒險入城，太狠！但是，假若她不這樣作，而教老人先看見死尸，他還肯去警告石隊長嗎
？她不敢再去細想；慚愧沒用，找出可以原諒自己的理由也沒用。這是戰爭的時候，一切事都似
乎另有一種邏輯。狠心或者是個必需！

他慢慢的走向鐵柱子躺着的地點去。她很怕死尸，但是現在她決定替松叔叔作一點事，好去
贖她欺騙他的罪過。

她能作什麼呢？去掩埋死尸？還是把尸首都拉到屋裏去？他沒有那麼大的力氣，胆量，與本
領。她恨自己這樣無能，這樣嬌弱。她或是抗戰中的廢物。廢物！廢物她叫着自己。

忽然想起來：死尸沒有人看着，會有被野狗咬壞的危險。她至少須盡這一點看守着他們的責任！這個決定，使她的心裏舒服了一點；她開始領略到能爲別人作一點事的愉快，也明白了點爲什麼那些英雄們肯爲國家喪命在沙場——人的最崇高的企圖就是以很短促的生命求得永生的榮譽！

她的痛快可是沒有保持得很久。松叔叔回來又該怎麼辦呢？他只有這麼一個兒子。看見兒子冰冷的臥在血裏，他還不得哭死嗎？她心中亂成一團麻。她慢慢的在離尸身不遠的地方走來走去，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她抬頭數着天上的星。那些美麗的，永遠眨眼含笑的星，把她的心吸到天上去，她覺得自己只是小小的一粒砂土，或是一點浮塵。她願忘去一切煩惱苦痛，像星那樣清閒自在。低下頭來，她可是又看見地上那三塊東西，山這三塊黑的東西，她想到松叔叔，一山，父親，石隊長，唐連長，和無數的死難的英雄與義民。戰爭把她的天真的心裏的秩序打碎，除非她能從新建設自己，她就不能再抓到生命的意義。甜美的記憶只能教人哭泣；彈去淚珠，挺起胸，才能得到新的生命。她體會到這一點，也盼望松叔叔能這樣；她和松叔叔還能用他們的一點生命力量走入新的世界裏邊去！

二十九

王舉人被捕的消息一會兒便遍了文城。飢餓的，受苦的文城人們互相傳遞這個消息像忽然得到一點食糧或布疋那麼興奮。他們恨舉人公比恨二狗厲害，因為多少年來他們給舉人公的是尊敬與愛戴，他們想不到他會那麼軟弱卑鄙，至於和二狗同污合流。他的投降不但是給文城，也是給孔聖人，丟了臉。不錯，他沒有像二狗那樣作威作福，狗仗人勢的欺侮人。可是，他們希望於文城的代表人的不只是消極的少作些惡，而是積極抵抗敵人。

消息傳到，他們不願得猜測誰來代替舉人公作文城的會長，因為誰作會長也是聽日本人的指揮，絕不會有什麼德政。他們要猜測的倒是王舉人為什麼被捕。假若他是為貪贓枉法，被日本人拿去，他們就不必再替他操心；他死，活該！反之，他若是裏應外合，潛替中國政府作事，而被日本人看破了，他們就一定還尊敬他，加倍的尊敬他！他們日夜務盼望的就是文城的要人還和中國政府暗通消息，有朝一日國軍攻到，好裏外夾攻，把日本鬼子趕盡殺絕！他們到如今還沒找到一個這樣的人，所以他們切盼王舉人也許在死去以前還作出一件體面的事！

不到一個鐘頭，第二個消息又流動開了：二狗將要作會長。大家對這個消息並不感到多少興趣，他們早已得到過二狗會有那麼一天更得意更厲害，整個的變成個日本人。對目前這個消息，

他們只撇了撇嘴，像聽說野狗又吃了個死人那樣。他們不希望二狗會作出什麼好事來，正如同他們不希望一條驢會變成駿馬。他們只盼望國軍來到的時候把日本人和二狗一齊殺掉。

老鄭進了城，馬上聽到關於舉人公與二狗的消息。他開始明白夢蓮爲什麼逃出城去。他立刻看到危險，他想趕快轉身出城。松林是他的家，家裏有他的兒子，媳婦。每一看到危險，他便毫不遲疑的想到：那片松林是最安全的地方，和有他在家，他的兒子和媳婦才不至於鬧出亂子來。他想趕緊回家。可是，他最喜愛夢蓮，又佩服石隊長。他必須找到石隊長，才能有臉回家。他不能只顧自己和自己的兒子，人家石隊長是爲國家大事才冒着大險來到文城的。老鄭不是個完全自私的人。

上哪兒找石隊長去呢？假若舉人公已經真個被捕，石隊長還敢在王宅嗎？假若他不在王宅，文城雖是個小城，可是黑燈下火的，豈不是海裏摸鍋嗎？想到這裏，他心中有些急躁。他必須在關城門以前出城，也必須找到石隊長，而石隊長究竟在哪裏又無從打聽！同時，他很願去看看舉人公，雖然他明知道無望闖進司令部去。舉人公既是他的地主，又是老朋友，雖然舉人公給敵人作事是個大錯誤，可是既然被捕總是可憐的。從那裏，他想到：假若舉人公真得罪了日本人，日本人便會沒收王宅的房子和田產；田產入了官，他自己是不是還能作佃戶呢？他自己那點積蓄還不够買田的，一旦他若丟了王宅的地，哪能很容易就租到合適的地呢？難到快六十歲的人還去給

人家作短工嗎？況且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哪一家不是連婦女小孩都下地幹活，誰還雇人呢？老鄭聽動得很快很有力，口中出了酸水！沒了住宅的田，簡直是沒了活路。最迫切的是田地若被沒人，他一家馬上便沒有了住處；他的草房是和地連在一塊兒的。他自己還好辦，媳婦怎好呢？難的還能教年輕輕的媳婦天天去睡野地嗎？一生剛強正直的老鄭，身上出了汗，鬢有些發軟。他沒收法怨天恨命；這一切都是因為文城來了日本人！日本人比旱潦的災患還更厲害；旱潦不能，而這日本人能，教他沒有地方去睡覺！

一邊思索，一邊走，老鄭幾乎忘了他是幹什麼呢？走到一條小巷子口上，他忽然被的一隻手抓住，扯進巷口。他剛要張口，拉他的人已在他耳旁輕聲的說：『快出城！』

老鄭聽出來，說話的是石隊長。石隊長已經改了裝，嘴上還安了假鬍子。

『夢遊，』老鄭想極簡單的說明來意。

石隊長沒等老鄭說完，就問：『她怎樣？』

『在我那兒呢，她教我來告訴你！』

『好！我已經有了準備！你快走！』石隊長把老鄭從巷子裏推出來。

石隊長的緊張，謹慎，熱烈，教老鄭忘了剛才的一切顧慮與憂苦。他想：石隊長，無論情形如何，是必會偷偷逃出文城，而一定和日本人較量個高低的。石隊長是唐連長第二！有這樣的人

，文城就必定會重見天日！放開大步，他走出城去。

滿身是汗，他來到家門。沒有燈光，奇怪！『鐵柱子！鐵柱子！』老人連連的喊，心中很高興。『給蓮姑娘作了飯沒有？什麼時候了，還不點燈？』他不住的叨勞。房裏沒有一點聲音，他不敢邁步進去。『蓮姑娘！蓮姑娘！這是怎回事呢？』

從黑暗中跑來一個人。他定住老眼仔細瞧。他還沒能辨出黑影是誰，黑影已出了聲：『松叔叔！』老人帶着點氣，像斥責小孩似的說：『蓮姑娘！這磨晚兒，怎不進屋裏去呢！那個畜生呢？媳婦怎也不見了呢？』

夢蓮想問老人見到石隊長沒有，可是她說不出話來。她來到最大的難關！她不能再不對老人說實話了，可是她準知道實話會要了老人的命的！她已經預備了多少多少安慰老人的話，現在見到了他，却一句說不出了；安慰的話像什麼外敷的藥膏，只能抹在皮膚上，而不能治療心病。她知道，在敵人的魔手下，一個人的死亡是毫不足為奇的事。這可是不能成為使老人不動心，不哭死的理由。道理是道理，骨肉是骨肉。她知道老人沒有錢，沒有地，而只有這麼一個兒子。老人幾乎不曉得老那麼辛苦正直的活着是爲了什麼，假若不是因爲他有個傻兒子。有子便有了一切，有子便有了永生。他會死，可是他的子子孫孫會永遠活下去。她怎能告訴他：鐵柱子已經死去兩個鐘頭了呢？

「蓮姑娘！到底是怎回事？」老人有點着急了。

「進來說！」她扯着老人往屋裏走。

老人點上了油燈。在燈光中，他看見個臉色慘白，眼皮紅腫的蓮姑娘。

「蓮姑娘！說呀！怎回事？」

夢蓮立不住了；腿一軟，跪在了老人面前，攬住他的腿。「日本兵……」

「日本兵怎樣？老人幾乎」是喊叫着問。

「鐵柱子！」

「鐵柱子？」

「完了！」

「完了？誰？」

「鐵柱子！」

屋中沒有了聲音，燈花輕輕的爆了一兩下。

田麻子吸了幾口烟，忽了一個小盹。睜開眼，他看清楚：自己白費了一片心機，完全失敗！因他的報告，王舉人下了獄，可是二狗並不感謝他，而只給了他五塊錢！五塊錢？那麼大的功勞，真值五塊錢？可是，自己當時爲什麼伸手接過來呢？這五塊錢是一座山，擋住了他的去路。他真值五塊錢！以後，他每逢向二狗張口，二狗必不會給他添價，因爲他賣了這麼大力氣才值五塊錢！他得罪了王舉人，石隊長，爲是從二狗手中拿到一筆數目可觀的款項或一個肥美的地位，可是他自己塌了自己的台！他恨他自己！

待了一會兒，他原諒了自己，轉而去恨二狗。二狗已經出賣過他一次，這次也當然不會以德報德，二狗天生的長條狼，給狼作事，早晚叫狼吃掉，沒錯兒！假若他再去麻煩二狗，說不定二狗會二次出賣了他！文城有二狗在，就沒有田麻子！

他又除了兩口烟，極快的，狠命的，吸下去。抹了抹嘴，他找了二狗去。他決定取強硬的態度，他身上殘餘下的一點武藝至少可以降服住二狗，他不能再低三下四的央求，而必須理直氣壯的索要他應得的報酬！

『你又來幹什麼？』二狗沒有好氣的回。

「又——來？」田麻子把那個難以消化的『又』字扯得很長，像要把其中所含的味道都碾盡似的。

「剛剛給了你五塊錢！」

「五」字比「又」字還更難消化，他的全身都是硬刺兒！『我告訴你！』田麻子的綠面上發出一種豆綠色的光，『給我五萬塊錢！少一個，不要想完事！』

二狗的胆子本來很小，可是他善於軟的欺，硬的怕。他看不起田麻子，又不知道他曾經練過武工，所以沒把他放在眼裏。『快出去，我連五毛也不能再給你！』

『真的？』田麻子的嘴唇並沒有顫，頭上的青筋倒跳了起來。『真的？』他往前湊了兩步。『你幹嗎？』二狗的手去摸鎗。他的鎗不是為打人的，而只為壯自己的胆子。遇到軟弱的人，像老頭子和婦女們，他特別愛動鎗；他們越軟弱，他的鎗的威風越大。他以為田麻子不過是個大烟鬼；一看見鎗就會屁滾尿流的跑出去。

『約嗎！動鎗嗎？』田麻子冷笑了一陣。『告訴你，二狗！咱們都給日本人作事，全為的是得點便宜，你要把事情看明白了！你打算一口吃成胖子，不給朋友們留點份兒，請留神你的腦袋！』

『你滾出去！』二狗的鎗掏出來了。他沒有搬機關的意思，他怕鎗的響聲；他只想把田麻子

跑。

田麻子殺過人，不怕鎗和血。他不知道二狗是否真要打他，可是決心把鎗奪過來。把鎗拿在自己手裏，他相信二狗就會屈膝。他冷笑了一下，舉起左手去抓了抓頭。二狗的眼神被田麻子的手領上去。田麻子的右手輕快的抓住二狗的腕子，一翻手，二狗繳了械。

二狗慌了。像胆小的小孩子似的，他想往外跑。田麻子擋住了路。二狗急了，他想叫人。

田麻子不怕二狗和他相打，而怕他喊人。二狗有日本人派來的保鏢的。被他們看見，他們必定去報告給日本人，田麻子便不好在文城混下去了。

『不要出聲！不要動！』田麻子命令着二狗。『給我錢，我不會打死你！』

二狗很怕死，但也愛錢。他想用『計』：『把鎗放下，咱們商議。』

田麻子放下了鎗。二狗的心裏癢了一下，以爲田麻子中了計。他想伸手去搶鎗。

『手不要動！』田麻子又下了命令：『快拿錢來！』

『我有錢也不會給你！』二狗的手極快的伸出去。

田麻子不去搶鎗，而照準了二狗的太陽穴一拳打去。他的拳，因爲打得是地方，得法，二狗登時倒在了地上。他沒有殺二狗的意思，但是怕二狗再甦醒過來，去控告他，他把兩隻手一齊捏在二狗的頸子上。二狗翻了白眼。像手上有灰土似的，田麻子的雙手互相擰了擰。擰完手，他楞

了一小會兒。然後，他去摸二狗的口袋，沒有多少錢。田麻子照準二狗的臉啐了兩口。拿出他所發現的那點錢，裝在自己的衣袋裏，他又把二狗手上的金戒指掙了下來。最後，他把桌上的鎗插在自己腰裏。他鎮定的，緩步走出來。

李德明在剛要關城門時候擠進城來。費了半個多鐘頭的工夫，他才找到石隊長。

一見李德明，石隊長的黑棋子似的眼珠發出了光，不知不覺的擦了擦手掌。『怎樣？怎樣？』他口中的熱氣吹到老李的耳中，怪癢癢的。他切盼上級的命令是馬上動手，好去痛痛快快的打一場。他不能眼看着文城的同胞們一個個的都被敵人餓死，而自己的鎗彈還是在身上帶着。

『教我們馬上撤退！』李德明也很失望的說。

『撤退？』石隊長的心涼了半截兒：『真要命！真要命！』

『我們打了個大勝仗！』李德明把已經挑出來的大拇指急忙放下去。『敵人的右縱隊渡了河，教咱們旅長給解決了一半。剛才我遇見住在城外的賀國升，他說：敵人的野砲本來是十二匹驢子拉出去的，現在拉回來的只剩了六匹驢子；砲車的後半截和六匹驢子大概都教咱們旅長給留下了。頂可笑的是六匹驢子拉着半截砲車，敵人還在車站上操演呢！他們以為咱們連什麼叫砲車都不懂呢！』

『快說要緊的！』石隊長聽見別人打勝仗，又快活，又有點掃興——因為他自己沒能參加。

「右縱隊垮了，敵人的左縱隊沒敢渡河就退回來了。那天的空襲，就是咱們空軍來掃射往後退的左縱隊。」

「掃射得怎樣？」石隊長問。

「詳情還不知道。」

「往下說，真要命！」

「咱們既打勝仗，敵人當然一時不敢進攻西山。」李德明的話被石隊長接過去。

「他們不會死心，準保還得再攻！」

「是呀！所以我說「一時」不敢再攻啊！旅長已經回到王村，教咱們也快回去！」

「回去！」石隊長肚中的黃白薯要都翻上來，口中漾着酸水。

「咱們的任務原是來擾亂敵人的後方。現在敵人既停止了進攻，左縱隊也原封沒動的搬回來，我們當然無須攻取文城，那麼咱們三十二個人！」

「三十一個！丁一山已經死了！真要命！」石隊長矯正李德明的錯誤。

「嗯，三十一個人也就無須再白白的犧牲了，所以旅長叫咱們趕快回去。」

「真要命！白來一趟！」石隊長愕起來。

「命令是命令！」

『誰不知道命令是命令？』石隊長緊扯白臉的說。他抬頭看了星。『反正今天出不去城啦！』

『已經關了城！』李德明給我補上。

『明天一清早，你出城，通知城外的人。教他們等着，看咱們都安全的出了城，你們再走。過了河在李村集合。現在——』石隊長想了一下，『你吃了飯沒有？』

『沒哪！』李德明頓時覺得肚子很餓。『本想在老鄭那裏要兩個餅子吃，不知道怎麼草房裏連個燈亮也沒有！』

『老鄭剛剛出城。』

『他來過？』

『來告訴我留神！王舉人被捕，夢蓮姑娘出了城！』

『王舉人——喝！說不定咱們還不大好容易出城了呢！』

『他們要是今個晚上審問王舉人，十之八九咱們得動手，不管有命令沒有！』

『怎麼？』

『木頭腦袋，給他兩個嘴巴，還不都說出來？他一招，咱們還得了？快去，到烟館找點東西吃！吃完，警戒！今天夜裏誰也不能睡！留神！』石隊長一氣說完，把自己藏在黑影裏，預備一

夜不靜。

李德明離烟館還有十步，他變成了個石頭人。烟館的厚毡簾子慢慢的被掀起，出來個日本憲兵。簾子還沒落下去，兩個被綑綁着的人像被推出來的，很快的跌在房簷下，房簷下懸着個相當亮的玻璃燈。緊跟着，又出來兩個憲兵，簾子似落沒落的工夫，田麻子得意的扭出來。

李德明由石頭變成一股烟，一步躡到黑影裏。沒有命令，他不敢開鎗，雖然他已把鎗掏出來。

田麻子打死二狗，想逃出文城，到別處另起爐灶。可是，他不敢逃，便把事情弄明了。再說，逃到那兒去呢？到日本人管着的地方去，早晚是要落網。到中國地方去呢？又沒有大烟吃！本來他不敢直接出賣石隊長，現在，他急得發了昏，不能再細細的思索。他向憲兵告密。到王宅，他撲了空，沒找到石隊長。他領着憲兵到烟館來。石隊長手下的兩位弟兄奉命監視着田麻子，住在烟館裏。往日，他們輪流着給田麻子釘梢，隨時向石隊長報告麻子的行動。可是，今天田麻子告訴他們，他要改邪歸正，去暗殺二狗，所以他們給了他一點自由。他們正在烟館裏等他回來，田麻子却同日本憲兵由前後門包抄，把他們擒住。

李德明像箭頭似的，飛奔了石隊長去。

聽完了老李的簡單報告，石隊長只說了聲：「真要命！」帶着老李就走。他們的腳步像夜間

下山的雄獅子似的，步大，聲輕，而且很好。在一個小巷口上，他同老李等田麻子們過來。過來了，石隊長容他們走過巷口，而後跟上來。田麻子在最後。石隊長的小刀一下子插入他的腰窩，只留下一點木柄。田麻子喊了一聲，倒下。石隊長的刀子拔出來，賞給了憲兵的後心。同時，李德明的兩隻大手把另一個憲兵的脖子踏住，要活生生的把頭拔下來。最前面的憲兵轉回身來，開了鎗——王舉人在監獄裏聽見的頭一鎗。兩個被網着的弟兄向左右閃開，李德明一個濺腳把開鎗的憲兵摔倒，照着頭上還了一鎗。極快的把兩個弟兄的繩索解開，石隊長說了聲：「動手！」

兩聲鎗響驚動了全城。受盡壓迫與恥辱的文城早就想報復，再加上前幾天聽到日本人在河邊上吃敗仗的消息，與今天王舉人的被捕，人們已不再考慮自己有沒有良好的武器和嚴密的組織，而只想有個機會便去報仇。除了幾個漢奸，人人都拿日本人當作仇人；日本人不只殺了某家的男人，或奸淫了某家的姑娘，而且普遍的教文城的人沒有東西吃。文城每家都有餓死的人！

在從前，聽到鎗聲，他們只會把自己藏在黑暗的地方，像個半死的人似的那樣不能多管別人家的事；他們只有把自己的心變成麻木的，才能使自己在黑影裏多喘息一會兒。現在，他們知道了敵人有比鎗刀更厲害的武器——饑餓！他們必須不再怕鎗響，不再怕敵人，才能把自己從死亡裏拉回來。即使他們因抵抗而失敗，而死亡，這樣的死亡也比餓成兩層皮，在床上偷偷的斷了氣好。他們，現在，聽見了鎗聲，不但不往黑影裏躲藏，反倒拿起他們所能找到的武器走出屋門。復仇與雪恥的熱情開了閘。

石隊長的手下早已準備好，聽見鎗響，他們從小巷裏，人家內，被廟中，全拿着武器，小心而興奮的跑出來。石隊長帶着李德明往十字街口跑。十字街口的高杆上懸着一盞大煤汽燈，慘綠的光射出老遠。石隊長看燈，李德明看燈下的「崗」。雙鎗一齊響，燈碎了，燐的起了一團紅光

，然後暗淡下去，慘白的街變成黑暗。燈下面的崗位，隨着燈的熄滅走入永久的黑暗，血濺在欄杆上。剛被石隊長救下來的兩位弟兄，跑回烟館。烟館的對門是王舉人公館；他們的任務是在王宅放火。石隊長與李德明一個在左，一個在右，擦着牆壁與館戶的門臉疾行，奔向小城隍廟去。

給二狗家中放火的兩位弟兄來到。他們不甚得手。二狗糊裏糊塗的死去，馬上有人報告給日本人。日本憲兵來到，沒有管二狗，而先四下搜索——搜索的不是兇首，而是便於攜帶的珍貴東西。帶着在島國培養成的，與慣作海寇的眼，他們看什麼都是好的。他們願意把東西都拿走，但是無法不加以選擇；他們並沒有把賊船駛到文城來。他們興奮，貪婪，遲疑；看到價值十元的東西就好像看到了富士山。街上攔了鎗，他們捨不得停止搜索。鎗又攔了，他們不得已的胡亂把東西塞在衣袋與褲袋裏，一齊衝出來。大門變成了戰場。打了有十來分鐘，我們的兩位弟兄擲出手榴彈。不管敵人是都死在大門內與否，他們兩位繞到院旁，跳進牆去，放起了火。這個火頭比王宅的遲了十分鐘。

城內的火起來，城外埋伏着的弟兄把手榴彈投入了貨棧。爲牽制車站上的敵兵，他們散開，由四面射擊。

城內城外的火光在天空接聯成一片，城外城內的敵兵立時四下裏散開。他們摸不清我們的主力在那裏，不知道我們一共有多少人，他們只能給各處以同等的注意。他們提着鎗沿着牆根向各

處疾走，沒想到城中的百姓們會向他們襲擊。牆梁旁，樹後，小巷口，街門中，隨時的砍出菜刀，鐵錘，或打出木棍，使他們無法前進。他們上了刺刀，見人就刺，四圍的人越來越多，有的赤手空拳來奪他們的鎗。他們狂喊，百姓們也狂喊。火越燒越旺，人越打越多，閃動的是火光，飛騰的是肉血。敵人衝殺，我們圍裏，每條街都有多少團人在喊，在打，在廝殺。

敵兵調了機關鎗。敵兵有了據點，我們的百姓漸漸分散，仍舊藏躲在門後，樹後，或爬在地上。街上伏着許多不能動的人，有的已死，有的痛苦喊叫；我們的兵與百姓之間也有敵兵，頭拚着頭，或手揆着手，躺在一處，分不出誰是戰勝與戰敗者；侵略的野心與復仇的狂熱使大家的血流在一處，把街道流紅。

百姓的自動的助戰，加大了我軍的聲勢。我軍去救火，打開監獄，選定了隱蔽襲擊敵人。有百姓的到處截殺，敵人始終沒有發現我們的零散的，分佈在四處的，小據點。我們的擇定了的小據點可是始終不動，石隊長有命令：『各守據點，非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不准移動！』這樣，我們佈好了的旗子才在紛亂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分散得合適，集合得容易，聯絡得迅速。火大人多，鎗密，石隊長却清清楚楚的知道哪裏有幾個人，哪個人是幹什麼。他極忙，極沉着，他像一根有力的鞭子，抓動着戰鬥的陀螺。

敵兵有了據點之後，百姓們漸漸後退，敵兵開始去找我們的據點。火光更明了，城內可是比

較的冷靜了一些。我們的每一個小據點，只有一兩隻鎗，牠從暗中極準確，冷靜，每發必中的，射擊，敵兵找到了我們的據點，而找不到我們的人，他們開始用機關鎗向房屋，樹木，鋪戶，發狂的掃射。掃射過一大陣，他們以為我們的人已經死在掩蔽物後邊，忽然的一個手榴彈飛來，炸在機槍的附近。他們再發槍，我們又藏起來。這樣，我們的小據點，在交戰的一個鐘頭內，始終沒有移動，沒有減少。

這樣四外拖住敵兵，石隊長親自指揮，幫攻小城隍廟的火藥庫。

石隊長撕去身上的假鬚，把脚上的大毛窩——在王宅挑水時穿的那一雙——甩去老遠。脚上剩下四大媽給他做的棉布襪，跑起來又軟又不出聲兒；他跑，他跳，活像一條去交戰的豹子。不，他自己並沒覺得像條豹子。他已經忘了自己是肉作的任何活東西。他變成了一股極熱的氣，或是一顆燒紅的，碰着阻礙就會爆炸的，鋼彈。他什麼都忘了，連『真要命』也不再說。他只記得他須前進，不管前邊有刀山還是油鍋。只要他前進，他覺得，就沒有東西能擋得住他，他是飛着的，帶着呼哨的，能把山打破一塊的，砲彈。他的七稜八瓣的臉好像剛剛用刀從新雕刻過一回，稜角越發分明。他不醜了，他的臉上的稜角，不論是在黑影裏，還是火光中都有一種戰爭中特有的美。這種美的小註應當是威嚴與壯烈。

他可是並不一味的蠻幹。他的責任與經驗告訴了他，戰爭是要消滅敵人，而不被敵人消滅。

他要用他的胆子，力氣，四肢百體；同時，他也須用他的腦子。他像要跳過山澗的虎，跳的極快，可是也計算得極正確；閉着眼亂跳，必會教他自己碎身在深澗中。他閃動，他隱藏，是爲躲着危險，而且要把危險消滅。

到了小城隍廟，教李德明釘住了門外的兩個衛兵，石隊長自己像個旋風似的繞到廟後，看看他的弟兄們都埋伏好沒有。大家都已準備好。他又極快的跑回來。一聲老鷹叫，他與李德明的槍一齊開了火。衛兵倒了一個，李德明打偏了，那個衛兵一步躡進廟裏。廟後沒有響動，石隊長知道大家在爬牆。李德明往前趕，石隊長喊了一聲『找隱蔽！』他自己一躍，手扒住牆頭。李德明剛要往旁邊跑，門內開了槍，李德明扶住廟門的門框，慢慢倒下去。石隊長的手溜彈從牆頭投到廟門，廟內一聲爆炸，他的腳落了地，背靠牆，喘了一口氣。牆好像幌了兩幌。

廟後還沒有動靜——石隊長楞了一下：『難道出了毛病？』他可是不能離開前門，前門最危險，非他自己把住不可。他只好相信他的手下必能達到任務。院裏響了機關槍，他知道弟兄們一定不甚得手。他順着牆根兒爬，爬到廟門，摸到李德明的大脚。他的心痛了一下。用李壯士的身軀作掩護，他一邊低聲的叫『老李！老李！』。一邊往院中看，老李已不會回答！火光是山上邊射出來的，機槍安在殿前的松樹杈上——好能越牆打倒廟外。機槍稍停，他聽到廟後面開了槍，他心中說：『壞了！他們進不來！』他是不是應當跑到後邊看看呢？不，他得引返那架機關槍

！拍！他向松樹開了槍，機槍又發了狂。他不再動。他想怎麼處置老李。沒辦法。他不能爲拖走朋友的尸身而離開崗位。他身已和死的距離也不過就像他離老李這麼遠。軍人不考慮死！軍人都該像老李這樣死！尸身算什麼呢？軍人要留下的是『軍人魂！』

火藥庫必須拿下來，否則大家的犧牲便沒多少代價。而且，必須馬上拿下；敵人增援來到就只好辦了。石隊長決定爬進廟內。非進到廟內，找到合適的地方，他不能把手榴彈準確的拋到樹上去。他不能再等。他開始爬動。每移一寸，他就覺得離死亡近了一寸，但是他必須朝着機關槍前進。不但要前進，還要安全的達到目的；只憑一股勇氣去犧牲自己是會連累到衆兄弟的。他的汗流濕了他的厚棉襪。他緊緊的爬在地上，可是他的心像飄蕩在空中。他須控制住全身的任何一個動作，而且不能稍微喘一喘氣。他累得慌，他的鐵的手指已經有些發顫。不知爬了多久，他才爬到廟門內，滾到一叢迎春底下。他慢慢的，提著氣，座起來；迎春的枝掩蓋着他的頭。他掄臂，扔出他的手榴彈。他成了功。

眼睛一亮，他滾到牆根。牽着身，貼着牆根，他往後跑。在殿後，他看見了敵兵，他開了槍。隨着槍聲，學了一聲老鷹，吱，吱！噍噍噍！抓住大殿的牆角，他探一下頭，開一次槍，後面牆頭上露出來了人頭。敵兵顯出慌亂，不知脊背朝着哪方才能躲開槍彈。牆頭上落下人來。石隊長停止了開槍。黑影與黑影在肉搏。敵兵慢慢的減少。牆上的殺聲微弱起來，火光可是更亮了。

一個敵兵，已經丟了槍，往外跑。石隊長等着。敵兵跑到他身旁，他一拳打碎了矮鬼的腿。又是一聲鷹叫，幾位弟兄奔到正殿，後面還在撕打。石隊長的命令：

『孟長發，進去澆油，錢大成，投手溜彈！』命令發下，一聲鷹叫。石隊長領着未陣亡的弟兄一陣風似的跑出廟外。

離廟有半里地，文城的天塌了下來。火藥的爆炸，壓下去一切聲音。灰，瓦，磚，像雨一般打下來。石隊長的耳朵聾了一會兒。

『趕快出城！能爬城的爬城！能找到敵人的尸的，剝下他們的軍衣，換上，明天早上混出城去。逃不出去的，找可靠的百姓家裏藏起來，等機會出城！願意還繼續幹的，打！』

大家一致的喊了聲『打！』

『好！分頭增援各處據點』說完，石隊長首先衝入槍聲最密的地方去。

三十一

天快明。城外的八位弟兄，燒了貨棧，打死三十多敵兵，炸壞了兩尊野砲。他們退走，只失蹤了一位。貨棧還冒着煙，殘破的野砲在站台上躺着，敵兵在殘夜的清風裏發愣。他們不曉得這到底是怎一回事。他們作着夢——那侵略的，搶奪的，發財升官的夢——而來，現在又走入一個渺茫的，危險的，生與死的界限不分明的，夢中。那些死尸像是夢的餘渣，冰冷的躺在曉風裏。多麼大的中國呀，牠是永遠用尸身填不滿的海！

城內，火也漸熄。到處都流動着黑煙，躺着死人，充滿了火藥氣。屋瓦，牆壁，門窗，全是洞。小城隍廟的本身與附近是一片瓦礫。王舉人死了，二狗死了，田麻子也死了；愛惜性命的，錢財的，與大煙的，都在戰爭中胡胡塗塗的結束了他們自己的性命與慾望。抗戰是硬性的，軟弱與敷衍得不到勝利，也逃不出死亡，敵方官兵死了一百五十多人。他們並不像打仗，而是忽然的落在死亡的深淵中。他們的兇狠，殘忍，橫暴，使他們自己的腳不能在大路上立穩，他們自己把死亡喚到頭上來。小風兒很小很尖，似乎專為吹寒了還活着的敵兵的心。

全城靜寂起來。文壇的人們沒有哭聲，雖然死去幾百人。死去的得到了永久的自由，因為他們是為抵抗敵人而喪掉生命的。活着的預備下次去死，他們手上的血是敵人身上流出的，敵人的

血並不是什麼不可觸犯的東西。文城的人少了，而文城的心却堅硬起來。文城雖小，而無可壓服。文城的心開始與西邊大山上的砲聲，與全國抗戰的雄心一致的跳動。

石隊長的手下只剩了五個人，其餘的全含着笑死在文城。

石隊長的手臂上受了傷，藏在老百姓家裏。在一口壽木裏睡了三夜後，他忍着痛爬城牆，帶着末一顆手榴彈。已經腳落了地，他被城牆外的衛兵發現。他不能為消滅一個敵兵用了他的最後一顆手榴彈；他的手榴彈的價值不能那麼低廉。他須把更多的敵兵，誘到適當的地方，而後扔出他的寶貴的利器。敵兵的哨子嚮了。他往前跑。敵兵開槍了。顯然的，敵兵一個人不敢追他，而開槍不過是示威，並沒有準確的瞄準。他拼命往前跑。跑出老遠，他回頭看了看，後面有七八個敵兵追來。石隊長心中覺得很得意——前兩天的舉動，已教敵人胆寒，現在他們得用七八個人追逐一個。喘了口氣，他再跑。他的臂上極疼，他咬上了牙。他須忘了自己，而把自己只當作引誘敵人到死地的，像捉鳥獸的『招子』似的。敵人必須消滅，他自己也必須犧牲。

只顧跑，只顧找消滅敵人的適當地方，他幾乎不認得方向，忘了自己是在哪兒呢。跑着跑着，他認識了路，他是向老鄭的松林那邊兒呢。敵兵是不是要追出他那麼遠呢？松林是好地方，可是敵兵敢去不敢去？他又立住了。敵兵又開了槍。他伏在地上。極快的立起來。回頭看了一眼，敵兵好像遲疑了一下，才又追上來。他再跑，他看見了松林。天快亮，松樹非常的黑。那些黑的

樹教他心中感到高興。好像見到了許多老朋友。可是，他立刻想起來，他是不是應當到松林裏去，而給他的朋友老鄭惹禍呢？他幾乎要緩了脚步，想一想。但是，他不能思想，後面的槍彈不許他思索。他只盼老鄭全家聽到槍聲，已經躲開。他奔到了松林。草房的門開着呢，是否是老鄭早在前兩天的戰事裏已經逃走，或被敵人殺了呢？他本不想跑進屋中去，但是，屋中若沒有人，就一定比外邊更容易引誘敵人。他若躲在林內，敵人必定散開搜索！他在屋中，他們一定會一齊上來。而手榴彈的用處不會加大。他撲進門內，幾乎摔倒。屋裏還相當的黑。用手去摸，尸身！他以爲老鄭，或者夢蓮，已經被殺。死亡已經不是什麼可稀奇的事。他反倒痛快了——他找到了很好的棺材。極快的，他抱進四五捆麥櫓，把燈油灑在上面。敵兵到了，他笑了笑，喊了聲『殺』，把手榴彈擲出去，他把火柴割了，點着了麥櫓，一捆捆的拋在四下裏。他知道一個手榴彈不能把敵兵完全消滅，他決定不作俘虜！敵人至少還活着兩三個，從離門有十幾步地方放槍。

麥櫓燒起來，右隊長看清楚，地下躺着的是鐵柱子和媳婦。他沒有了武器，聽着外面的槍聲，無從還手。他愕愕的看那一雙良善無辜而慘遭屠戮的小夫婦。因禍成，因疾跑，他臂上的傷口，本來就沒裏好，開始往外流血。他坐在尸身的旁邊。他等着化爲灰燼。他完全無憂無慮，只覺待生命隨着鮮血往外流洩。慢慢的，煙充滿草屋，迷住他的眼。他覺到驚悶，心中可是很平安。他完成了他的——一個軍人的——任務，而且在已經不能抵抗的時候，決定不作俘虜。屋裏四下

裏吐出了火舌。在煙與火中，他昏昏忽忽的，光榮的，倒在地上。外面的槍聲停止。由窗戶，由屋門，由草屋頂，伸出紅亮的火舌，舐着發出香味的，翠綠的松枝。煙向上升，東方有一片片紅的曉霞，霞上射出金光。草房上的煙還往上升，像要升入那片丹霞去。

x

x

在王村，夢蓮要求旅長收容他，在軍隊中服役。她告訴旅長，她是丁一山的未婚妻！一山死了，她必用工作去紀念他。旅長派人把她送到師部去，師部裏有政工大隊，男女兼收。

松叔叔跟着她到師部去。師長聽完了老人的故事，給了他一百元錢，教他去作小買賣。老鄭搖着頭說：『鐵柱子！不，師長！我老了不能當兵，還能作個火夫！』師長派他去在政工大隊作勤務。他還很朗硬，很辛勤，只是每逢說話，不知不覺的老先叫一聲『鐵柱子！』

晨光世界

十一

- 1 現代美國文藝思潮 卡爾林代譯(文學批評) 3.40
A. Kazin: On Native Ground (上下二冊)
- 2 海上歷險記 愛倫坡作·焦菊隱譯……(長篇小說) 3.40
Edgar A. Poe: The Narrative of A. Gordon Pym
- 3 密西失比河上 馬克吐溫作·畢樹棠譯 (長篇小說) 6.00
Mark Twain: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上下二冊)
- 4 珍妮小傳 德萊塞作·朱葆光譯……(長篇小說) 6.20
Theodore Dreiser: Jernie Gerhardt
- 5 康波勒托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長篇小說) 2.60
Ernest Hemingway: Caporato
- 6 漂亮女人 陶樂賽·派克等作·羅稷南譯(短篇小說) 3.00
Anthology of American Short Stories
- 7 愛倫坡故事集 愛倫坡作·焦菊隱譯……(短篇小說) 2.80
Edgar A. Poe: Selected Tales of Poe
- 8 溫士堡·俄亥俄 安德森作·吳岩譯……(短篇小說) 3.70
Sherwood Anderson: Winesburg, Ohio
- 9 在我們的時代裏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短篇小說) 2.00
Ernest Hemingway: In Our Time
- 10 沒有女人的男人 海敏威作·馬彥祥譯……(短篇小說) 2.20
Ernest Hemingway: Men Without Women
- 11 華爾騰梭羅作·徐遲譯……(散文) 4.80
David H. Thoreau: Walden
- 12 現代美國詩歌各家名作·袁水拍譯……(詩) 3.40
Anthology of American Poetry
- 13 草葉集 惠特曼作·高寒譯……(詩) 5.20
W. Whitman: The Leaves of Grass
- 14 朗費羅詩選 朗費羅作·簡企之譯……(詩) 2.90
H. W. Longfellow: Selected Poems
- 15 悲悼 奧尼爾作·荒蕪譯……(戲劇) 3.50
Eugene O'Neill: Mourning Becomes Electra
- 16 傳記 勃爾曼作·石華父譯……(戲劇) 2.90
S. N. Berhman: Biography
- 17 林肯在依利諾州 夏爾烏特作·袁俊譯……(戲劇) 2.90
R. Sherwood: Abraham Lincoln in Illinois
- 18 人生一世 薩洛揚作·洪深譯……(戲劇) 2.40
W. Saroyan: The Time of Your Life

明司公本按價基列上

保留本



0.80



晨光出版公司印行

上海四川路一五號

0.00